

新俄學生日記

譯者弁言

本書著者 N. Ognov, 真名 Mikhail Grigoryevich Rozanov, (1890—) 蘇維埃俄羅斯人。他在俄國帝政時代, 曾參加過幾次革命運動, 幾次被捕入獄, 也曾到外國亡命過許多時候。他曾在工人及兵士中做過宣傳工作; 他也曾經嘗過新聞記者及學校教員的生活。半素用了很多假名, 也許是到一處換一個罷。N. (gnov) 是一九一二年當新聞記者時, 第一次夾雜在各種別號用着。到一九二二年, 再在著作上用這個假名。

原著俄文本係于一九二七年出版，第一次在諾烏依米爾雜誌上發表。他不但在國內受很大的評譽，在世界文壇上，也佔了新地位。各國作家爭先介紹他，讚賞他，一年之中，各國記者都就知道這部時代的作品。他的譯本，據我所知，已有德，英，日各國的文字。原著的書名是“高斯他，賴勃茨夫的日記”，德譯依此，英譯本改為“一個共產主義學生的日記”，日譯本改為“蘇維埃學生的日記”。“新俄學生日記”係從日譯本改定。因為書中所描寫的，係一九二三——二四年間，俄國大戰方止，開始建設時的狀況；在教育上是在創造新學校，在社會上還多着舊代的殘遺物。風雲時代中長成起來的自由國民，個性的發達，活動力的強盛，創造性與革命性的豐富，正是表示新俄的精神，而在新時代之初，亦正如鸞鳳鳴，行崎嶇，各種困難，仍須艱苦的去奮鬥。英國倍乃德稱此書為認識蘇俄最良之本；日本藏原維人稱其為在社會的真相及藝

術的優美中，含有真實意味的問題文學的代表作品。現在改名為“新俄學生日記，”即係這個旨趣。

中國在七八年之前，即施行道爾頓制及設計教學法，國民革命成功之後，黨化教育，更是當今學校的新方式。中國學校的秩序，實在已是三變四變，不復是昔日師道尊嚴的時候了。本書主人公——高斯他賴勃茨夫廉斯坦丁；不僅是一個胆大敢為的多血兒，亦是一個謹飭自勵的青年。他的行動思想是向上的發展，不是旁枝的錯出。從實生活中去瞭解人生的意義；用自己的努力去克服環境的困難。這決不是幻想的追求，失望的徬徨，與苟安偷生，或蠶世自利的人生觀。此種偉大的教訓，正可糾正今日中國學生的萎靡頹廢之風，使其忠實于黨國，努力到創設的道路上去。我以為蓬蓬勃勃的生氣——勇敢有為之精神，忠貞不撓之志氣，是社會興盛之本。無論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當其成一蔚大的時代，必須有此種生氣。

否則就免不了滅亡。今日蘇俄的政治社會制度，雖非我國所需要，而此種可敬的向上生氣，卻是黨國建設時期所應有。我願以十分熱忱，祝此書能提起青年們的生氣。

本書譯事係一八二八年暑假着筆，在寒假中完成。全文部以英文本 (Alexander Werth 譯 1928 April 出版 Victor Gollancz Ltd. 發行) 爲準。中間日譯本亦從英文本譯出) 刊行，曾取以參照，惟無所更易。譯筆粗劣，瑕疵自屬難免，惟對於原文意義，尚可自信無失。王君任叔，張君又新，對於此譯，頗多幫助，特誌此道謝。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丹荃于東京

第一抄本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五日

時候已經是九月半了，學校尚未開課。我們將在何時上學，也沒有一個人知道。有人說，學校正在修繕中，但今天早上我特地到那邊看時，卻見不到什麼動靜，並且也沒有人可探問。門開得很大，裏面卻沒有人。回家時，在路上向一個不認識的小孩子，費了三個‘來蒙’⁽¹⁾買來這册抄本。回到家裏，冷清得很難過，不知做點什麼事情好，以後，就決定開始記日記。以後我打算把各種事情都寫下來。

日記上。

我想把自己的名字改做‘烏拉特蘭’⁽²⁾因為叫‘康斯坦丁’的人太多了；其次也因有個土耳其王叫康斯坦丁，他曾經克服君士坦丁，正如西里斯克，勃林納夫所說，我能從十六層的樓房上，唾吐着他。第二天我到‘國民軍’⁽³⁾裏去辦變更姓名的手續時，他們說，要到十八歲，才有權更變自己的姓名。這真可憐，要再等二年半時間。

1. 在俄國革命後，經濟未恢復當時，一來銀（Lemon）值一百萬紙盧布。

2. 烏拉特蘭（Ulanen）係Uladimir Lenin的簡寫，欲表‘列寧’的意思。

3. 國民軍在俄國係國民警察的性質。

九月十六日

起初，我好像想不出有些什麼事可寫在這日記上，可整動筆以後，卻發現得很多。

今天上午，西里斯克，勃林納夫來看我，我們就一同到外面去走。他告訴我學校定二十日開課；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對於林娜事情的談話。他勸我不要和她一同玩耍，因她的父親是克爾(1)的傭人；并說，假使一個無產階級的兒子的我，因同她交際而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是一件可恥的事。我這樣告訴他，第一點，我同她的交際並沒有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其次，林娜是同在我們一組，還和我是同坐在一張書桌上，這是很自然的使得我和她做成朋友。但西里斯克仍說，在無產階級的意識上是不允許此事的，而事實上學校工作人(2)及學生會方面的意見，已經說我對於林娜有了不好的影響，即是說她辍過學習，同我一起到街上去浪行，消失了自己的階級意識。西里斯克再說，如果一個想加入 A. C. Y. (3) 的人，應該停止同女孩子玩耍。後來，我同西里斯克互相爭罵了，我就回家來。

現在我將沒有工夫去告訴他的話，寫在這裏：

在我的眼光中，並不將林娜看作女子，只是一個普通的同志。在全體上說，我看我們的女同學，實帶着蔑視的態度。她們全都是熱心于衣服，鞋子，跳舞等事情上，尤其歡喜鬥嘴饒舌。假如一個人爲了鬥嘴而要拿到監獄裏去，我們一組裏，不會有一個女同學留下來了。去年我常同林娜到影戲館裏去，這也是很簡單的理由，因另外找不到什麼人同去，林娜卻同我一樣的歡喜影戲。在這上面沒有什麼可驚異的。

我希望學校早點開課，我看學校同家庭一樣，不過學校更有趣味些。

(1) 克爾是一個習正的名字。

(2) 學校工人(School-Worker)即是教員。

(3) A. C. Y. 爲 Alliance of Communist Youth 之縮寫，譯名爲共產主義青年團。

月二十日

學校終於開校了。當時情形是可怕的喧嘩與騷動。我們一組仍是從前同樣的老朋友。不過新添了二個女同學。一個是美麗的，養着髮辮，在髮辮上插着一個暗輪機般的弓形髮梳。她叫沙爾菲達，是一個純粹的俄羅斯人。同學們馬上就改叫她為沙麗華。她的姓是杜勃寧。

另外一人是黑皮膚的，剪了髮，穿着黑衣服。不知怎樣，她全身的服飾，都是黑色，而且永不發笑。你如同她說什麼話，她總是像火車機頭一般“哐！呼！呼呼！呼呼！”的響着。她走路不是一直走，轉來，彎去，像是影子般的擺動着。她的姓名叫查亞，托拉維尼考凡。

九月二十七日

道爾頓制要應用到我們學校裏來了。在這個制度之下，學校工作人什麼都不管，一切事情都要學生自動去尋找。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同時，也

不再有上課的事，只分給學生們一張工作表。這工作表在一月以前發出來，可以自由攜帶到家裏，或是在學校中預備。工作做完，便要到作業室去受試驗。作業室替代了教室，每作業室中，都有一個這特別學科上的專門指導人。譬如阿爾馬克斯是常在數學作業室內，尼克彼得士常在社會作業室中等，他們做成蜘蛛，我們變為上網的蒼蠅了。

我們決定把各學校工作人的姓名都縮短起來。“阿來克塞馬克西密基非舍”縮為“阿爾馬克斯”，“尼高萊，彼得羅維基，奧寺岳夫”縮為“尼克彼得士”(1)。

近來我不同林娜說話，她要搬到別的書桌上去坐了。

(1) 縮寫字，簡潔等是那邊學生間流行的風氣，同時也很愛起綽號。阿爾馬克斯的本名為 Alexey Maximovich Fisher，他們將各字的首個字母抽出，另拼成

一新名字爲 Almak'ish (阿爾馬克斯)。尼克彼博士 (Nikp tozh) 係 Nikolay Petrovitch Czhegov 所縮成。上面所說的沙麗華 (Sylva) 係沙爾菲迪, 杜勃寧 (Sylphida Dubjain) 所改編而成。

十月一日

道爾頓制開始實行了。所有的書桌都擠着放入一間屋子裏, 那裏作爲講演室。我們都將長桌子長凳子代替書桌使用。范格, 彼得可夫和我爲這些作業室, 搬移了一全日, 我已覺得很疲倦。怎麼樣去實行道爾頓制的作業, 雖是學校工作人也不十分明瞭。在他們中, 一向是尼克彼博士籍最聰明的, 他也不過是走進作業室, 照例的上課。只是我們不用書桌而坐長凳子卻是變化了。沙爾菲迪杜勃寧坐在我的旁邊, 杜娜坐在對面末尾的一位子。好, 這傢伙, 隨她去罷。

今天查覈, 托拉維尼考凡引得我們大家發笑。

她同女同學們說起一死人的事，說他們如何在夜裏起身來，過他們的生活。幾個男同學也跑過去聽着。范格，彼得可夫問道：

“你自己親眼看見過死人麼？”

“自然，我看見過。”

“他們像什麼呢？”

“他們的面色都是青色或灰白色，看來好像長久沒有東西吃過似的。他們常常哭泣着。”

這時，查霞裝起可怕的面孔，用手在前後很怪異地搖動着。於是范格說：

“這都是謊話。我想死人都已爛成灰色，棕色，朱色的。他們噓！噓！噓！的叫着。”他一邊說，一邊裝起豬叫的聲音。查霞生着氣，同平常一樣的呼呼吸聲幾聲逃走了。男同學們就滿堂大笑。

十月三日

邁爾頓制真是一件討厭的東西。誰都不懂得

牠的事，不僅是學校工作人。他們每晚都開着會討論此事。最新奇的，是我們坐在長檯子上，再沒有地方放書本。尼克彼得上說，這是無需的，因為在各作業室中將有特別書櫥，放着各科目的書籍，各人都能拿到自己所要用的。但在未有書櫥以前將怎麼樣呢？

男同學們都說，這個制度是一個資產階級分子，道爾頓貴族所發明的。現在我不懂得我們要這資產階級的制度幹什麼鬼？他們還說，當這位貴族熱中于發明時候，吃了一肚子的鵝肝和果醬等。我卻完全想像着，他發明這制度時，一定窮得只有一片麵包屑可吃；或者像我們到鄉間去時，向村裏求乞着一般。有誰能吃飽了鵝肝醬有所發明呢！

沙爾菲達的身體常此搖動着，坐在她同一的長桌子上，真是不安寧。我幾次叫她不要如此，她轉身過來，罵我畜生。我探問她的社會地位，發覺

她的父親是一個排字工人。這事情卻有點爲難。如果她是一個資產階級者，我就要顯點顏色給她看。

十月四日

今天爲了自治的問題開學生全體會議。他們討論着去年的錯誤和最好的改進方法。最大的錯誤是‘懲罰簿’。所有的學生會委員，就是其中最優良的，也常要用這‘懲罰簿’來威嚇你。無論從那一面說，牠都沒有一點好處。討論結果，決定把牠先停止一個月，看工作的成績如何再說。大家都很快樂，歡喜得喝采。查霞，托拉維尼考凡同平常一樣，弄得自己變成一個厭物。她立起來用很沉重的口氣說：“在我的意見，那些男學生應該分別關到暗房中去。除此沒有別的方法可處置他們。”於是男同學們都發怒了，吹着口笛。開頭就有一個大聲的責問。她謝罪說，她只是說玩。我覺得這真是笑話。她從頭到腳都是黑色，大家就都叫她爲黑查霞。

大會之後，舉行新的學生委員會。這些委員是一個月選舉一次的。

十月五日

我們一組今天都非常憤慨，事情的起因是如此。大家所叫爲愛爾尼克太這個教博物學的新學校工作人愛侖娜，尼克西娜，加羅凡今天到校了。她發出工作表後，向全組同學說：

“孩子們——”

我就立起來說道：“我們不是孩子。”

她回答說：“你們自然是孩子，我不能叫你們旁的名目。”

我再回答她說：“請你說得客氣一點。否則我們將使你後悔！”

在那時候，全組的人都站在我一邊。愛爾尼克太紅着面孔說道：“你不願意，你就走出教室去。”

“第一點，”我說，“這裏並不是教室，而是作業

室，並且，無論怎麼樣，你沒有驅逐任何人出去的權利。”

她說：“你是一個無禮的人。”

我回答說：“你完全像一個舊式學校中的教員，你這樣態度，只有在他們時候是可以的。”

事情到這樣為止。愛爾尼克太像被火燒着一般跳出了房子去。

現在有些熱鬧要來了！學生會要討論這事，其次是學校工作人會議，最後是學校評議會。在我方面，這種事情完全不成什麼意思。愛爾尼克太真是一個可憐的“阿木林。”

在舊式學校中，學校工作人可以隨自己歡喜，使學生受任何痛苦；但現在我們卻不允許有這事。我記得尼克彼得士為我們讀過一節“施明納的故事。”(1) 依這書上所說，雖是長大的人也常在教室的門口被鞭撻。我也讀到過學生們如何被逼迫着勉強用功，如何替他們取起各種綽號。但那時候的

態度

態度

學生沒有我們所生活着的時代的意識。我們遭遇過饑饉 寒冷，擾亂。我們要奔走幾千里去找得麵包，我們要俱養着全個家庭，有幾個人還參加過內戰。戰事結果以來，至今尚不滿三年。

同愛爾尼克太爭論以後，我反復想着這件事情；爲要使得自己的觀念無誤，我乃去看尼克彼得士。可是那作業室中擠滿着人，他又是很忙着，我就轉到數學作業室去看阿爾馬克斯，談着對於人生的意見。他說，我們全體都是生活着去實驗“在量上說是時代的過剩，在質上說是在于善惡之上”的話。

我完全沒有想起這些話過。不過我想去告訴他，沒有一個人有權利將我們作爲‘小孩’或‘木偶’看待。可是我們沒有工夫談到這點，因爲有幾個學生跑進來了，并且要問他關於數學上的問題。不知爲着什麼，阿爾馬克斯仍舊喊着“善與惡”。所謂善與惡，在我看來，並沒有這樣的事情。對於一個人

是好的事，儘可以對於另一人是壞的，反過面來，也是如此。商人在他的貨物上賺一倍的利益，對他自己好的，對於購買人消費人都是壞了。這是在政治教程上所說的。

(1) 一八六〇年初波米洛維斯基 (Pomialovsky) 所作的小說。

十月六日

唉，我要做這許多工作！在一個月內，其實還不滿一個月——在十一月一日以前——我要弄完一大堆書，作十個報告，繪八個圖表，此外還要預備口頭試驗的回答。在事實上不僅是回答，而要全都說出學習的東西。除開這些，還有關於物理，化學，電機學上的實習工作。在物理作業室中，要足足關一星期才行。

今天我和沙爾菲達都被叫到學生會中去。西夏斯竟，勃林納夫和其他幾人坐在那邊。這似乎是

她報告他們，說我像一個下流人一般罵她。我沒有做過那樣事情。退出來時，我用手去拍她的髮梳，她就叫着逃走了。不行，不行！坐在女子的旁邊真是聰明主義的事！明天我得搬移我的坐位。

十月七日

學校工作人會決定將愛爾尼克太事件移交學校評議會，並提議將此讓學生大會去討論。這個大會定明天召集。我不知道這事將如何結束，但我們一定不允許有人叫我們為孩子。

今天叫‘赤色學生’的壁報第一號貼出了。初看，大家都感得很有興味，但過後卻覺得沒趣。所有的文章都是討厭的東西，什麼關於學習的，關於善良行為的等等。西里斯克勃林納夫同其他幾人是編輯委員。

我收到了一張條子：“你的得意是無用的，女同學中沒有一個人願意同你做事了。”我不知道

‘得意’二字是什麼意思！我猜是林娜寫的。她同這個新來的女子黑查霞很要好，她們一起坐在火爐旁邊，不斷地相互交頭接尾的談着，就是別人大家出去遊藝時候，她們也坐在那邊。我知道她們是切盼着有人走到她們那邊去，可是男同學沒有一個人去看她們。

十分對呀！黑查霞已經被人叫爲‘法西斯帝’了，因爲法西斯帝常常是穿黑衣服的。這足夠使她苦惱了，雖然她不懂得這名字的究竟意思。女子總比男子要少知道些政治上的人事。

十月八日

我此刻才從學校回來。討論我與愛爾尼克太問題的學生大會也才終了。尼克彼得士是最和氣的討論者。他說，這完全是毫無意思的事，並且說，每個教員都應得知道說話的正軌，愛倫娜尼克西姆爾沒有懂得這一點，但慢慢地總會懂得的。學校

工人中，多說我是一個無禮貌的人，並以為要施用強制的道德訓練才行。大靖拿大（也叫靖巴拿）我們的女校長，說我是一個很有思想的孩子，但還不很知道如何去控制自己的感情。很確實的，當她稱我為“孩子”時，我真不容易控制着我的感情。我不能忍受這個稱呼。但同她去辯論是沒用的，因她會立刻叫你到教員室去，使你受一頓苦難。碰到這樣事情，真會全天不愉快。

現在再回過來說學生大會罷。那個法西斯帝，查霞，托爾維尼考凡，毫無理由的，突然立起來說道，沒有方法能使得我溫順，~~這~~是作弄着女子。那時，我氣極了，立起來說道，第一我從來沒有同她說過；第二她也不能說出一些證據來。我們一組的人都罵她，在全體大會上責難自己一組的同學。是違反了子組的道德。大會的結果，是決定要我向愛爾尼克太謝罪。我說，她應該先謝罪，因她叫了“孩子。”現在這事又提出學校評議會去。我

想愛爾尼克太以後一定會使得我的博物課落第。她們能做的事只有這着。

我同范格，彼得可夫一同回家，他說讓步是一件壞事，我應該堅毅的做下去。范格是賣紙煙的，但沒有得到許可證。國民軍不知多少回數在街上驅逐他，但後來，國民軍也覺得倦了，現在范格遂得自由在街上做賣買。范格不能不做這小賣買，他有一個病廢着的叔母，有一個妹妹，在他們家裏，他是惟一能做工作的人，也是惟一進學校的人。我欣幸得我的父親是一個裁縫，家庭中只有我一人；否則我也要賣紙煙哩！

十月十日

今天愛爾尼克太在講演裏解釋她的‘作業表’，沙麗華坐在我的旁邊，好像在發什麼狀。我的手膝偶然碰着了她，她就喊了起來。愛爾尼克太問有什麼事，自然，沙麗華將這事說了出來。愛爾尼克太

叫我‘浪子’。我問她什麼是‘浪子’，這名字含有什麼意思，但她不能明白解說出來。後來我去問尼克彼得士，‘浪子’是什麼意思，才知道‘浪子’好像是自己毫無利益而去傷害他人的人。然而，我有什麼傷害過沙麗華呢？我沒有睡過她的食物，我可有睡過麼？

十月十一日

今天一張新壁報‘E. X.’貼出來了——我不知牠從那裏來的。在‘E. X.’上，大家都被議論到了一學校工作人，道爾頓制，善于跳舞的女學生，尤其是‘赤色學生。’從學期開始以來，各作業室都是空着。社會作業室中，關於‘政治教程’的書都被拿走了。養魚器及各種標本都移到博物作業室去。倘使各作業室要有些用處，應該放些各項專門學科的書籍與參考品，然後學生們才能得到他自己所要的書，真正能夠預備得他們的功課。

十月十二日

在中飯休息時間，我們在大廳上玩‘木鞋’戲
(I)。木鞋戲是冬天的遊戲，頗有幾處地方像是足球。我們平常將鞋放在樓梯底下，要玩時去拿出來。大家圍成一個圈子，盡力將木鞋踢到對面去。一個人立在圈子的中心接牠。倘若他接住了，就將木鞋還給最初踢出的人。我們玩得非常有趣，木鞋像飛行機一般的飛躍着。忽然一次，我盡力踢着木鞋，飛出了圈子，一直打在靖巴拿的面孔上，那時她正向大廳走來。她不是發狂了麼？她跳着兩隻脚——這是她老脾氣——大聲喊道：‘停住！是誰踢的呀？’大家都靜默着，一句話也不說。她又沉痛的說道：

“我記得我們學校真是有這樣規則，一個正直的人應該承認自己的錯誤。如不肯承認，便是一個蠢夫。”這樣那樣的說了許多話。

我忍不住了，說道：“正直的人自然是會承認的，可是現在究竟要認的什麼呢？”

“這不是錯誤麼！”靖拿大說，‘你們的行為如此粗暴，要傷害人家的事情也不注意。’

于是我說，這是我做的。靖拿大跑近我，拉着我的手說道“請你來。”那時覺得她將有什麼方法來對付我了。我跟她走到教員室。她如何的教訓我！這是我所最恨的。我這樣對她說道：

“學校工作人什麼事都干涉，整天去引起糾紛，自治究竟做些什麼事？請將這事交給學生會去，他們會有正當的解決辦法。”

對於這話，她回答說：“第一件你應當知道的，你不是一個成人，不過是一條幼虫。你尚不能對你自己的行為負責。”她又給我一次苦痛。

我出來時，木鞋遊戲已經停止，休息時間也已經過了。倘若同從前一般，為與個馬里斯克，勃林的夫做朋友時，我要將自治的權，學校工作人的事

去告訴他，可是現在卻沒有一個可說話的人。范格彼得可夫怎麼樣呢？

我很早便想加入共產黨的小組，不過我們校裏的小組是不行的。小組是容易去牽制學校工作人，但也不能干涉學校的一切事情。

小組會議對於任何人都是公開的，但這是十分乏味，除黨員以外，沒有一個人要出席。只說些政治及產業的話，別的什麼都沒有，真是些太枯澀的功課。如果有人演說時，你真會要睡起來。

(1) 木鞋是鞣木皮所做成，俄國農民所穿的一種鞋子。

十月十三日

學校評議會爲着我與愛爾尼克太的事開着會，大靖拿大也將木鞋戲的意外事在那邊報告着。會議結果，決定對我施行強制的道德教育。尼克彼得士帶我到一間沒人的作業室中對我說話。他一

點也沒有說到我的個性，只是討論着道爾頓制。他說，對於教育的意見，學校工作人並不像舊時教員一般的見解。舊時代的教員以為能將各種事情裝進學生的腦子裏便是好的，學生走出校門，全體所學的東西，立即遺失在什麼地方了。簡單的說，他們只想裝滿一隻空瓶，至于裝進去的是什麼東西，他們完全沒有想到過。可是現在，學生像是‘煙火’，教員只要去用火點一下，他自己便會繼續發燃着。這個學生們用自己的腦子去工作的道理，就是採取道爾頓制的意思。

我說，道爾頓制是非常困難，想確在十一月一日以前，沒有一個人能完成他的工作。尼克彼得士說，這是不成問題的，到後，大家自然會知道道爾頓制的好處。以後我問他，在他的意思，以為我是一個浪子否。

他如此說。其實說，他並不以為我是如此，只不過粗暴些罷了，這粗暴也漸漸會減少的。我離開

尼克彼得士，覺得十分快樂，就到愛爾尼克太那邊去謝罪。我走進博物作業室時，她忽然跳到我面前，教訓我說，我自己不做工作，還妨礙了他人工作。我發怒着向她吐了舌頭就走。這件事怕也會去報告學校評議會，或者叫了我的父親來。啊，惡魔附着她！在我的意見，愛爾尼克太不是在點燃煙火，而是吹滅了牠。

我又收着一張條子：“雖然有個女子在愛你，但不要以為太得意了。不要厚罵人，否則不再有人同你說話。”

這一定又是林娜寫的。

十月十五日

昨天是星期日，我同沙麗華去看影戲。我和她同去的理由，因為她能拿到折扣券。映的影片是“破船之島。”我看見林娜與黑查麗在戲館休息室內。這幾天她們二人非常要好，時時刻刻在耳語

着。影片映完以後，林娜突然跳到我的旁邊說，“請你到這裏來一刻。”

我走到她那邊去，沙麗華立即回家去了。林娜說，“雖然你近來不同我說話，恐怕你就要不會再見我，我仍要同你說句話。請同你的沙麗華去說一句，我恨——恨她。”

我將背轉向了她，立即從坐着像石像一般的黑查霞前面走過來。她們爲什麼要這麼來煩擾我？

十一月二十日

‘E. X.’ 又繼續貼出來了，仍舊沒一個人知道是誰寫的。一定是高級生所辦的。這一回卻像‘輪讀報紙’一般的發出來。寫着特別注意的話，斷絕對不可給學校工作人見到。這就是‘S. T. X.’ 即‘E. X.’ 的附錄。這張‘S. T. X.’ 都是些污穢的東西，但也非常滑稽。

十月二十三日

不知怎麼樣，‘S.T.X.’落到了尼克彼得士的手裏。他走進作業室來，開始同我們談戀愛及男女關係等話，好像我們對於這些事還完全一點不知道似的。但當他說到戀愛像是美麗的花園，如有人進去做淫猥的事，那便成了花園的障礙物，我聽了覺得很感動。浮羅格，司幾滿士問他，這可是一個真正的花園麼？尼克彼得士回答說，是的，是一個很奇麗的花園，金與銀都閃爍輝煌着。男同學們都哈哈笑了起來，女同學卻噁噁的罵着。黑查霞立起來說道：

“不只如此，戀愛是到死不變的。

尼克彼得士問她說：“‘到死’是什麼意思？”

她回答說：“不但到死為止，而且還會繼續到死了以後。我知道有個男人愛着一個死了的女子”。

她說這話時，好像她自己已死了一般的，裝着

可怕的面臉。男同學又狂笑起來了。尼克彼得士說這是不自然的，死了的身體立即腐爛，變成泥土，決不會有什麼對於死人發生戀愛的問題。

十月二十四日

一張叫做“紡車”的新壁報發貼出來了，是‘低級生聯合會’所發行。因為上面有着這樣的問題：“我們校裏的男女同學可以做得朋友麼？”大家都立刻發生很濃的興味。我將貼在牆上那壁報旁邊的各種回答抄了來：

“(1)倘若他們的性情相合，他們就可以做得朋友。”

“(2)女學生不能與男學生做朋友，因他們的興味與信仰完全不同。”（這是那個法西斯帝所寫的。

“(3)我以為這是可能的，但不是絕對的。我們

學校中所起的情形是如此：男女同學做成朋友，立即在各方面起了談論，終于使得全都弄糟為止。這事常要被人從壞的一方面去解說。”

“(4)不能。女子是矛盾的結晶。”（這是我寫的。）

“(5)假使少數的女同學不如此侮辱的議論男同學，這一定是可以的。這種議論是成爲其餘的女同學與男同學間友情的障礙。”

“(6)這個問題很不容易回答。譬如說，我知道友誼是有二種。第一是集體的，即在女子與男子間的一般的友誼；我想這是可能的。但還有另外一種友誼——這是在個人之間的，這種友誼，只存在于特一的男子與女子間，在反面說，不能在任何男子與女子都有。一般的說，友誼是一件好事情，不能加之以非議的’。

“(7)在我的意見，這是不可能。因爲所有的友誼，遲早總是向着戀愛一方面發展的。”（我知道這

是林娜所寫的。)

十月二十六日

今天起了一件重大的事情。查霞，托頓維尼考凡被取起‘黑查霞’與“法西斯帝”二渾名，是已經許多時候了。這事除她自己以外，也沒有什麼人去注意牠。今天，尼克彼得士在講演室中將法西斯黨的首領情形說給我們聽，如何那些黑衣黨統治着羅馬，如何虐待着共產主義者等。說得很明白。當中飯休息時候，男同學們拉成幾個圈子，把黑查霞圍在內面。大家唱道：

“我們不怕法西斯帝；
射殺他們，射殺他們。”

在起初，查霞大聲喊着，後來她發抖了，我們仍舊舞着。忽然她跌倒在地上。我們立即停止唱歌去察看她。她躺在地上，好像完全死了一般，面色灰

白，牙齒緊緊咬着。大家都非常發慌。連忙拿水來淋激她，可是她仍不蘇醒。那時愛爾尼克太衝進來罵我們，叫我們到第一號救護箱裏去拿一冊亞母尼亞來。愛爾尼克太把亞母尼亞給查攪嗅了，她才回復知覺。愛爾尼克太再罵着我們，把我們驅逐出來。

事情過了以後，尼克彼得士，我們一組的指導人，召集我們到講演室，討論綽號的問題。他首先問我們有那些綽號。檢查結果，有些女同學一個人幾個綽號，男同學比較得少些。其中一個女同學有四個綽號：狗，大腸，老兵，黑牡丹。我們經過很長的討論後，決定如果本人不同意于這綽號時，應停止稱呼。女同學們立刻就鼓噪起來，一個一個都要求把她們的綽號除去。這些名字都寫下來禁止通行。

我以為這些都是聰明主義，他們都叫我為“山羊，”我一點也不在意。

十月二十七日

“赤色少年團”組織起來了。舉行一個莊重的宣誓禮，在大廳上走着圈子，禁止吃煙等等。歡騰出風頭的人都入團，掛着小孩們所用的紅領帶。我只存心等着加入 A.C.Y. 在信仰上，我已完全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查霞與林娜沒有加入赤色少年團，因為‘赤色少年團是反對上帝’的。這是她們自己相互所說，并告訴了別的女同學的話。這兩人都無理性的傢伙。世界是由細胞轉化而成，不是上帝所創造，已經是證實的話。愛爾尼克太解說十一月份工作時，我一定要將上帝的事情問她。她如果是一個博學的專門家，一定能回答得這些話。

十月二十九日

同西里斯克，勃林納夫談了一回話。他對我說

道：“我現在雖是學生會委員之一，我仍以為我們學校裏的自治是不行。假使我們仍是什麼都聽着學校工作人的話而做，自治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我們太模仿着舊時的學校了。譬如早晨強迫着行相見禮，每個學生在早晨遇到學校工作人時，必定要問一聲早安。這是錯的。其實，學生們完全沒有關心到早晨的安不安適。學校工作人進教室時起立的習慣也保留着，自然這對於現在已不是一回事，因為我們已沒有教室，講演也很少有的。”

我贊成他的意見。他問我能在他反對現在的自治形式時援助他否。我說能夠。因這事完全是對的——現在的不是真正的自治呀。學生會討論一件事情，他的議決案必要先送給學校工作人會，再給學校評議會去審定。學校評議會對於什麼事都有着最後取決權。此外，學校工作人都由自己的意見，隨便罵着學生。我從前不是也獨自想到這些事情過麼？

十月三十日

今天黑查霞又暈倒了，她同平常一樣，和林娜一起坐在火爐旁邊，二人好像在討論什麼似的，突然她跌下地板去。仍舊是用着水與亞母尼亞把她弄蘇甦過來，靖拿大帶查霞到教員室內，同她談了許多時候。查霞真是一個奇怪女子。她似乎是專在想着死人的事，所以常是暈倒。

十月三十一日

明天我們要開始交還我們的工作。我昨夜預備了一整夜，而且今天晚上還得再做。事情的最困難處是完全沒有書本。作業室和講演室中的書都被同學們拿完了。我能再從什麼地方去找書籍呢？我又沒有一點錢可以買書。今天我要作一社會學的圖表。

總而言之，是他們不應把舊制採用到我

們學校裏來。

第二抄本

十一月一日

數學物理二科，我自然是落第了，至于博物，更是根本沒有想去努力過。這樣的事可以叫做“欠債。”不弄及格，什麼都不行，而且也不到及格，不能得到學分。我們祖裏，只有一半人及格，怎麼都會是一樣的笨。自然我對於尼克彼得士的工作是做完成的，也交出了圖表。

我們開始預備十月革命紀念的慶祝會，我被選為籌備委員。沙爾菲達也由我們一組選了出來。

十一月三日

我們決定將全體房子都用旗及柏枝裝飾起來。學校工作人說，他們一點也不來干預，什麼都由我們自己去辦。這樣正好我們也不願學校工作人來動手腳。沙麗華似乎並不像我所想像的那麼呆笨，也不像那麼聰明。她不歡喜跳舞，只戴着一個弓形髮梳，因為她的母親要她戴的。昨天我勸她不要過于迎合她的母親，但她說，因為她愛母親，所以才服從她。這真是我所不懂的事情——怎麼一個人能違反了自己的信仰而戴弓形髮梳呢！在我，無論如何不能戴那樣的東西，我也是很敬愛我的爸爸。明天我們停課到鄉下去採柏枝了。開心啊！

十一月五日

差不多什麼事情都準備好了。在正門入口處

几電燈排成一個紅色的星形。所有的作業室，講演室，大廳，都用旗子和柏枝裝飾着。大家都很欽佩我們的裝置，我真高興。

十一月七日

大家都出去參加慶祝遊行(1)，爸爸也出去了，只我一人留在家裏。昨天我爬上大門口的屋檐上裝置‘蘇維埃萬歲’的匾額時，突然跌了下來，跌傷踝骨。當時痛得很厲害，現在已好些了，但是尚不能起身。這事發生時，沙麗華正立在門外的石砌路上，她就跑來把我的靴子解下來，在我的腳上揉擦着。起初，我試着用腳踏一下，覺得沒有什麼，心裏就非常高興。後來，她叫范格，彼得可夫和別的人來。他們去尋一張牀兒來，抬我到家裏。究竟說來，女子也可做得好同志的。我當記住這點，以後去告訴范格彼得可夫。現在我沒有事情可做，就寫着各人的事情罷！

范格，彼得可夫是一個狡猾的狐狸。十一月一日，大家都去交數學問題。可是這沒有規定必須在那一天做的，那天他就沒有上學。後來他探聽得阿爾馬克斯只問着原理上的問題，他就在三日到學校受試，口頭試驗就得及格。別的科目他也是用這樣的方法。因此現在他把各科的“欠債”都還清了。可是我不會這樣做。我也不以為點‘煙火’的話是如此的。你如果把事情做完成，牠自然不會再釘在你的腦子上。可是現在卻大家都立在作業室外面，相互交頭接耳的問着：“問的是什麼？問的是什麼？”這正像在舊制度下的試驗。

現在再寫學校工作人的脾氣。

愛爾尼克太與我不相合；阿爾馬克斯是恨着沙麗華。他把沙麗華的物理與數學二科都弄得落第。自然她忍不住哭了。他是歡喜諷刺他人的人，當沙麗華在說明她的功課時，他在她的髮梳上拍着說：“你知道怎麼梳才戴髮梳的，你的數學是不

行，可就是爲這理由麼？”我覺得他沒有權利說這些話。他像一個舊式學校中的教員般說着話。

大靖拿大待范格很不好。因爲她的身體很高大，所以我們叫她爲‘大靖拿大。她走過大廳時，正像塞克哈爾夫塔一般，我們都做成她脚下的小賣人。有時候，我們玩着這樣的小把戲。當大靖拿大在我們前面時，我們立刻唱道：

“饅頭，賣饅頭！熱饅頭，甜饅頭，肉饅頭！”

“香煙啊，阿要香煙？當心國民軍！”

“好布疋，真好布疋，買一點罷，同志！”

“舊褲子，上等兩腳好褲子。”

大靖拿大走過大廳，很快樂的看我們的遊戲，她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她的嘴非常大，一個焦黃的牙齒伸出了口外。她看我們唱時一定是這樣在想：“看着小孩們玩耍真有趣！倘若中央執行委員會有 來看到，也一定很愉快的。”她完全沒有想到，她自己是做了我們這市場中的塞克

哈爾夫塔。

同時，我們大家都怕着她。當她有什麼話要向我們說時，總是跳着她的腳，喊着“靜些！”雖然我們不是服從號令的兵士，但我們聽到她的話，便大家都不響了。她不歡喜范格，彼得可夫，是因為他在賣香煙。在她的意見，只有浮浪兒才做此事，所以她也想像得范格是吃酒的，歡喜賭博，並且是吸“可格英”⁽¹⁾同女人一起住着。她對范格說：“你要使得全校都染成惡風氣。”自然，范格和我與西里斯克，勃林納夫所做的同樣的理由，有時也吃過香煙，可是大靖拿大常是引着西里斯克，說他是一個模範學生。至于其他的事完全是沒有的。然而浮浪兒知道范格也是事實，因為他們未曾讀過書，范格有時去讀些書給他們聽。在什麼夜裏，我也想跟范格到那邊去耍一下。他們是住在頹廢房子的地下室中。那些房子都已倒毀了，只是地下室尚留費，他們就住在地下室中。范格並不嫌怕他們。他說，毒

他們中間，也有些好人，事實上儘可以到我們學校裏來讀書，只不過是不認得字，不會寫字罷了。最初，他們常是給范格許多困難，追逐着他，踢他的腳，占了他的賣場，偷了他的香煙，有時還要敲他的鼻子。可是有一次，范格帶着書本到那邊去，讀給他們聽，告訴他們關於香煙的事。他發見他們同小孩子一般歡喜着神仙故事。從那時起，他們再不捉弄范格了。這些事情，大靖拿大一點也不知道，只是在咒罵他。范格有一次也和我共同嗅過“可格英，”自然這也不是好事情。嗅了之後，頭痛着，我們都生了病。討厭的東西。但范格說，無家的浮浪兒離開了牠是不能生活的。

尼克彼得上對於每個人都是好的，全組的同學也都信任他。他對我們說過，因我們有團體的意識，他以我們一組而自傲。在我看來，卻並沒如此。只在男同學中有一點團體意識，女同學中簡直是很少很少。

現在我卻要做點工作，我要去解答幾個阿爾馬克斯的小問題。

- 1) 俄國大革命紀念日是在俄舊曆十月二十五日，所以叫‘十月革命。’俄歷比公歷遲十三天；十月二十六日就是公歷十一月七日。
- 2) 可格英(Cocaine)是嗎啡的一種。

十一月十日

今天第一次出門去，一直走到學校裏。他們告訴我慶祝的示威遊行中非常有趣。而且說有一種赤着腳，穿着運動衣參加遊行的樣式流行着。女子也參加同樣的遊行。我想這事情倒好的，女子平時的褲子拖着地，蓋了垢塵，非常容易損壞的，女子穿短褲子却好。在示威遊行中，所有 A.C.Y. 的女子都穿短褲子的。

我到學校後，不久就接到一張條子：

你不在校裏，真是冷清。請猜——我誰？’

我不去理牠。

我將數學工作交給阿爾馬克斯，這是在家裏做成的。

十一月十一日

今天是星期日，我們開了一個很長的大會。舊學生會委員與新學生會委員交替。一切順序經過得好，直到舊學生會的主席西里斯克，勃林納夫突然宣佈他永不願再參加學生會，丟去他原來的候補資格時，發生了紊亂。他的理由是說，學生會是‘學校工作人杖上的病人。’西里斯克常把“學校工作人”誤作‘校工’⁽¹⁾許多學校工作人都提出抗議。靖巴拿⁽²⁾發言了，問着西里斯格，是否他以爲學生可以完全不注意到學校工作人，抑是他只把牠當作一個人類的名字看待。西里斯格勃林納夫十分動氣。他要繼續說下去，其餘的男同學都不許他說。于是他說，他以爲早晨的相見禮與教室中的

起立只是一種偏見，他不能遵守。靖拿大回答說，她常以為他是一個模範學生，她奇怪着，怎麼那一個蒼蠅突然來釘住他。她又問他，洗濯或梳洗自己的頭髮，是否也是偏見。西里斯克顯着不愉快的表情，不再繼續辯論。於是阿爾馬克斯走過來說，他對於這事一點也不發驚，因為“在量上說，是時代的過剩，在質上說，是在于善惡之上。”他和當我與愛爾尼克太發生爭論時一樣說着——結果，一點意義都沒有，談不着這邊，也談不着那邊。學校工作人儘管用盡力量說得很明白，可是西里斯克仍固執他的意見，學生多數都附和他。只有幾個女學生是站在學校工作人一方面——也包含林娜與查霞在內。每次西里斯克說話時，查霞都是“呼呼”的響着。

這回爭執過了以後，我們便開始選舉新學生會委員。非常使得我吃驚的，而且也違反了我自己的志願，我竟當選了。沙爾菲達，杜勃寧也當選為

委員，使我當選，似乎是她的策畫。也好，她與別的女子不同，是可以共同做事的。學生委員會是自治的最高機關，在牠下面，統轄着衛生委員會，文化委員會，和其他的幾個委員會。其實只可說是支配牠，實際上，其餘各委員會都可以由自己的意見去做事的。

愛爾尼克太在走廊上遇到我，向我說道：

“賴勃茨夫，你要什麼時候才將你的工作交來嗎？”

我回答說：“等我準備好了，我就把牠交來。加羅凡君。”

她說：“別的人都在開始做十一月的新工作了，你總是在最後一位的。

“這有什麼要緊。”我說着就衝了出來。我並不歡喜這個女人。

(1) 校工 (School worker) 是學校工作人 (School Worker) 的簡稱。

(2) 培巴拿 Zin-Polna) 爲 (Zinaida Pavlovna) 之簡稱，即是培拿大 (Zinaida)。

十一月十三日

我當選爲學生會委員後，就發生一件重要事件。自這學期開學以後，學校裏發生幾次竊案。一個月以前，一個高級生的書不見了，從此以後，即有幾次點心，金錢等失去。現在范格彼得河夫失去六個‘來蒙’的紙幣。那些錢，他是放在大衣室中外套的袋子裏的，當他回去時看，錢已不翼而飛。在一刻以前，西里斯克勃林納夫走過大衣室的門口時，曾經看到阿來司格契耿在裏面做過什麼事情。自然，那時我立即便去找契耿，問他關於這件事情，但在學校裏卻不見他。於是沙麗華，我，同另外第三組裏的一個委員一同到契耿家裏去。他也不在家。契耿的父親，那個老鞋匠，替我們開門。他酒吃得很醉。

‘你們做什麼？’

我向他說明這事件。他說道：

一點不錯，一定是他。我知道他是一個賊。等一刻我剝他的皮，這隻雌狗的兒子！’

那時我們懷恨着不該將這事件告訴他，如果這事不是阿來司格契耿所做怎麼樣。那個醉漢怕要十分兇惡的待遇他。因此，我同沙麗華留在那邊空地上，等待阿來司格回來。我們等了幾個鐘頭，直到天黑。他突然回來了，我走上他的面前對他說道，‘你今天怎麼這樣早離開學校？’

‘關你什麼事！’

“是的，有着我的關係，因為失了錢。”

那時阿來司格突然推着我的肩頭，說道：

‘我要到樓上去，讓我走。’

我說道：“我們沒有弄清楚這件事情以前，請你不要走，否則，怕你的父親要打爛你的臉孔。”

他就喊道：“你將這事請告訴他了麼？我同你

說，我沒有碰過那六個來蒙。”

他走近我的身邊，想來打我的巴掌，但沙麗華在後面拉住了他。我們把他揪住在牆壁上，問他：

“我們沒有告訴你過，你怎麼知道是六個來蒙呢？”

他的回答便是狂喊，咒罵，並唾吐我們。我同沙麗華發見他滿口酒氣。後來，他忽然閃走了，要去追他，可是天已完全黑暗，沒有辦法，我們就決定回學校來。全區學校工作人都在等待我們，我們就事情的經過告訴他們，雖然沒有確實的證據，對阿來司格卻有很大的嫌疑。愛爾尼克太是值日的學校工作人，她問我們為什麼不去搜查他的身體。我們告訴她不可能的理由，我們也確實沒有想到去搜查過，這問題就延到明天再說。

十一月十四日

阿來司格契耿像毫無事情一般的到學校通

來，他立刻被叫到學生委員會裏去。

‘你在大衣室中做什麼事情的？’

“到大衣袋裏去拿麵包。”

‘爲什麼你又離開學校這麼早？’

“回家裏去。”

‘但是賴勃茨夫和杜勃寧沒有在家裏找到你。’

“我又出外去了。”

‘你爲什麼有酒氣？’

“他們造謠。”

“那麼，你怎麼知道失去的是六個來蒙呢？”

“我並沒有曉得。”

自然，這些都是謊話，因爲我們一點也沒有告訴過他，他自己先說出是六個來蒙。啊，這是十分明白了，他偷了那些錢，我們就停止問他的話。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去處理這件事情。學校工作人現在尚沒說到這一點上，我希望他們不要來干涉。在

另外一方面說，這事又不能棄置不理。學生委員會討論很長時間，仍舊得不到一個決定。如果到明天我們尚不能決定時，就提交到全體大會去。西里斯克勃林納夫以為這事情是不會有的，范格彼得可夫把錢放在外套袋上，是他自己的錯誤。就是如此罷。但是總不會有許多賊在我們學校裏徘徊着的。如果學生會不能解決這件事，學生會有什麼意思呢？

十一月十五日

靖巴拿參與了契耿事件。她同他面對面談了二點鐘。契耿出來時，眼睛已經哭紅，他一直奔出了學校。學生會質問靖巴拿，她來干預學生們自己的事情是什麼意思。她的回答說，她是為管學校秩序的責任，她完全沒有干涉過什麼。她不過是對於柯索司格施行強制的道德教育。事情就是如此辦了，我們把牠提交大會。

當愛爾尼克太在作業室中用着顯微鏡研究鳳尾草的生殖時，我問她道：

“在你的意見，以爲人類的最初發源是怎樣一以及于一般的，全世界的？”

她的面孔立刻紅了。她說：“怎麼樣，自然是依着生物學的原理。”

“怎樣的生物學的原理？”我問。

于是愛爾尼克太開始說明細胞及原形質的問題。但這並不是我所要問的。我又問道：

“上帝是什麼？他是存在的，抑是沒有？”

她的面孔又發了一次紅，說道：

“對於一部分人是存在的，對於另一部分人是不存在的，這是個人的事情啊。”

這時黑查雷像狂人一般的喊道：

“我知道他爲什麼問這些話。他想證明上帝是沒有！我相信上帝，這是我自己個人的事情。沒有一個人能夠阻我。

我告訴她，沒有什麼人要禁阻她，我不過想解決這事情的原理問題。她不願意聽這話，我想她也許會再暈倒的。愛爾尼克太仍去研究她的鳳尾草，查霞靜下去了，我也不說什麼話。

作業完了之後，沙麗華來同我說道：

“你知道她們到教堂裏去的麼？”

“她們指點誰呢？我問。

“查霞與林娜。”

“你也去的麼？”

“不，我不去的。我不相信上帝，雖然母親爲了這件事曾經罵過我。”沙麗華說；“我的母親是一個抱着舊信仰的人，但父親是現代人。我愛父親，也愛母親，可是他們常是互相鬥嘴，毆打。父親拿下了聖像，母親卻又把牠放好。在起初，我常是幫護母親，後來我終于被父親所感化。”

“你的父親是誰？”

他是一個排字工人，請你注意，他起初是頁

色的，曾罷工反對過蘇維埃政府，但現在他已完全赤色的了。母親就爲此事常常吵鬧。我們家中的別的女子都反對父親，她們一同在庭中洗衣服時，她們的話真是討厭。”

“你從前也沒有到教堂裏去過麼？”

“當我尚叫做杜尼亞時，我去過的，從父親改叫我爲沙爾菲達以後，我就不再進教堂裏。母親不願聽到‘沙爾菲達’——她說，這是一個魔婦的名字。”

我想了一刻，我要沙麗華以後叫我爲烏拉特蘭，她答應了。

十一月十六日

今天黑霍霞將十月份的工作交給阿爾馬克斯時又暈倒了。這竟變成她的習慣，仍舊用些冷水淋她，用亞母尼亞給她嗅着，使她回復過來。在學生會議中，提出醫治時常暈倒的人的問題，我答應去

醫治查霞，他們都同意，但說我的醫治法不可妨礙她的健康，這是當然的。

十一月十七日

學生會開會討論阿來司格，契耿的事。問題是他現在不為學校來，也沒有回家去。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是到什麼地方去了。學生會議決定通告學校評議會，學生會沒有權力去要求國民軍尋找契耿。關於竊案一點也沒有談到。

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告訴尼克彼得上，我想加入 A.C.Y. 他很贊成。他說，如果他像我這麼年輕時，他也要加入。

十一月二十四日

我聽到人家說查霞又暈倒了以後，便立刻奔出校前空地，很迅速的跑來，臥她在那裏。他們

說，她在講演室裏，我就一直跑到那邊去。她同平常一樣，挺直躺在那邊，面孔灰白，牙齒緊閉。“請把她扶起來。”我說。同學們扶着她起來，我就將一把雪塊塞進她的背脊裏去。我立刻看見她像一個狂人般跳着喊起來了！男同學們大家笑着，愛爾尼克太卻拿着一瓶亞母尼亞連忙衝進來。

“事情怎麼樣啦？”

“查霞暈倒了，高斯他賴勃茨夫才醫好了她。”

“他怎麼醫法？”

“用雪醫的。”

那時愛爾尼克太對我說，這是不人道的，也不是合于友誼，她要把此事去報告大會。同時，大靖拿大來了，看看查霞，看看我說道：

“愛倫娜尼克西娜，請不要擔心，查霞不再會暈倒的了。”

查霞看她一眼，呼呼的響着逃走了。於是靖巴拿對我說道，“以後請先來關照我一聲。”她說着就

走出去。

爲什麼我先要關照她？我是學生會的委員，我不必如此做。

十一月的工作不久就要繳了，我還沒有把十月份的工作做完。學生會分去我的時間不少。而且編輯委員會又要我替‘赤色學生’撰稿。我實在沒有工夫做事情。

十一月二十六日

A. C. Y. 的入團表送來了，沙麗華與我就請求加入我們的小組做團員。他們說，我們的小組將與更有活動力的他一小組合併。這是很重要的，我們一小組的開會，真像溝水一般的遲滯。

十一月二十七日

范格，彼得可夫帶我去看浮浪兒，發生的事情是如此。我是非常歡喜神秘的，但這次的事情卻做

得非常當心，假使給學校工作人知道，一定要成爲一重大問題。因此范格在九點鐘光景，普通到影戲院去的時候方來叫我。天氣非常冷——大約是零度下二十度。當我們走到那邊地下室時，他們起初不許我們進去，後來，終于讓我們走進裏面去。地下室非常大，可是同外面一樣的冷。他們在角隅裏有些柴在燒火。他們在周圍圍着碎木片的堆子，所以在街上見不到火光。范格和我爬進那碎瓦磚塞着的破牆時，覺得真同影戲中所見的偵探情形一樣。起初，他們不來作弄我們，因他們知道范格待他們很好，同自己的人一樣。他們穿着破碎的布片，有了像廁所一般的臭氣。寒風也吹不散這些臭氣。地下室中有許多人，都圍着坐在小小的火堆旁邊，只有一堆火實在是不够。范格進去的時候，他們都跑來向他說道：“說一隻故事給我們聽。”

范格坐在火堆旁邊，讀了一首‘銀碟子與紅蘋果’的故事。是一隻很乏味的故事。我想不到那樣

壞的故事也值得寫在書本上。這些無家之兒要求再說一首，范格沒有答應。以後他們便拿出一瓶濁酒來勸我們吃，范格少許吃了一點，我沒有吃。他們玩着紙牌。當我們預備走時，其中一人突然拉我到旁邊去。我抵抗着不去，他便拉我到火堆邊去說道：“諸位都來呀，這是一個小竊！”

我仔細看他，正是阿來司格契歌，不過十分污濁破碎，我幾乎不認得他。

“你到這裏來嗅什麼？你這個狐狸！”

“放你娘的屁！”我喊着用力脫出他。自然范格是做我的助力，于是我掙了出來，急忙奔走。他們後面追來，我們就躲在一旁。忽然有一件很硬的東西，撞在我的眼上，痛得很厲害，我忍不住大聲喊了出來。後來我同范格設法走出黑街，衝過街去。起初，他們還想追來，但是有着燈光，國民軍巡邏着的大街很近了，他們就停止。我的眼上傷得很重。范格和我驚慌得不知要怎麼辦才行，對於契歌

的事，也不知要不要告訴人家。後來，我們決定守着秘密，他的狀況十分可憐，他不能回家去，怕他的父親要殺死他。

范格告訴我，有幾個“白日撞”也住在那地下室中。他們去搗東西時有着二個人，一個躲在黑暗的街堂內，另一個人在街上徘徊着，好像是等他的情人一般。有太太們拿着手袋獨自走過時，那在徘徊着的人就很兇暴地向她撞過去，倒在地的腳下，把她也弄倒了。躲在街堂中的人此時奔出來，搶了她的手袋就走，另外一人也跟着跑了。此外尚有些專門偷大衣室的摸袋賊和剪綵賊也住在那邊，他們中有幾個完全不懂俄國話，只是在說蹩腳語，但他們偷東西的本領卻不比別人壞。

當我回家來時候，眼上的傷痕，腫到兩頰上了，父親立刻就看出，問我怎樣受傷的。我騙着他，說是在街上跌了一交。他在我的眼上貼了一張很大的膏藥，腫稍為好一點。明天，只有帶着這個傷

痕到學校去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

自然，同學們都問起我這傷痕。特別是沙麗華，執拗地問我的究竟。愛爾尼克太很懷疑的看着我，別離笑着。但我沉默着不去理她，否則怕又要起一陣騷動。

在“赤色學生”上，登載着一篇我所作的關於我們的社會活動的好論文：

“我們學校裏，已經採用道爾頓制了。每項科目都已做過一個月的工作，我們都是獨自去學習的。教員告訴我們什麼書可供參攷，可是我們卻不能到什麼地方去弄到這些書。去購買麼？那自然是問題之外的事。

“在學習以外，我們向有着社會活動的責任。因着這個目的，最適任于這些工作的被選舉出來了；可是結果，所有一切社會工作都放在他們手裏。

而別的人卻沒有做一點事。

‘我又要說到我們的作業室異常喧鬧，不能集中思想來做出一件事情，因此，我們只得將工作攜到家裏去。學習到下午七點鐘完畢，沒有特別社會責任的同學，就得愉快的回家去，然而學生會委員及其他委員會的工作人却仍得留在學校裏。他們也不能在晚上做什麼工作。當第二天上午，第一班學生在工作時，又有什麼會議要舉行。等到第二班的學習開始時，在作業室中已沒有工作的可能，因為喧嘩已經起來。每天都是這樣的情形。到一個月的末尾，你應該交進你的工作，但是沒有一樣是完成的。沒有社會責任可以靜靜地在家中工作的人則什麼科目都做好了。’

另外還有許多事情。然而只是這些話，已足夠表示得學生會委員會的要說而無暇說的不干嗎了。這些以外，還有編輯委員會，裝飾委員會，級務委員會，同着學校工作人商談各組的事務……。

渾蛋，渾蛋，渾蛋的道爾頓！

十一月三十日

明天要交十一月份的工作了，但我什麼都沒有準備過。怕只有天才能知道我在什麼時候能做完。另外也有幾個和我是同船的朋友。幸得我的學生會委員的任期將要完了，否則我將永遠不再做這事情。我惟一的希望是冬假。謝謝學生會，沙麗華也一樣科目都沒有做完。渾蛋的道爾頓！

放學以後，沙麗華同我走着一個很長的散步。她告訴我關於她生活上的一大堆話。她的父親似乎已提出離婚訴訟，她不知道以後要同誰去住。她的父母常是爭罵，毆打。于是她乃問我人生的目的是什麼。我說，真正的目的是要對於自己，對於他人，盡些責任，參加着共產主義世界的爭鬥。她說，她覺悟自己是十分錯誤，她曾經想去自殺過。我說，這是獅子做的。有些人比我們還要悲慘着，譬

如那些浮浪兒等。所謂自殺，是聰敏主義的事，在舊式學校中，教員們總是驅逐學生去自殺，但我們卻已有力量同他們奮鬥，那就是 A. C. Y. 我們都是無產階級的分分子，要去加入，立刻便會通過的。談話之後，沙麗華覺得好些了，我送她回到家裏。

原书空白页

第 三 抄 本

十二月三日

我同沙麗華的 A.O.Y. 候補資格已經被承認了。這是很好的事，只是要去參加小組開會有些討厭，我現在實在沒有時間，然而，好的！我無論如何總去做。

十二月四日

正好在工作中間，國民軍來了。他找着靖巴拿，對她說道：“阿來司洛，契耿是你們的學生麼？”

她說是的。

“那麼請你給我一張收條，把他領回去。他不肯將住址告訴我們，我們也沒地方收容他。”

“你們怎樣捉住他的？”靖巴拿問道。

“在搜捕浮浪兒時捉住他的。”

靖巴拿忽然問道：“那不行，我不能收受他。帶他到‘浮浪兒之家’去。”

幾個學生聽到她說這些話後，立即傳遍了全校。召集大會的鈴聲響着了，大家立刻散亂的丟下書本，在作業室中口頭試驗的人，也回答了半句跑出來。學校工作人都很驚異。平常召集大會是有預先通知的，這回卻是突然召集，而且正在作業中。全體學生都跑進大廳，呼喊與怒罵，喧嘩得很厲害。靖巴拿面孔青白着走進來，別的學校工作人也都帶着不可思議的面顏。

“是誰打着召集大會的鈴？”靖巴拿問道。

“是我。”西里斯克勃林納夫說。

“爲着什麼原因，我問你？”

“爲着這樣原因，”他喘喘的說着，面色也轉了青白。“我們知道了這個殘酷的無道，大家都要抗議。”

“什麼無道？”靖巴拿問。

“你不肯收領契耿。契耿是我們的同志，你有同我們相商的義務。”

大家都狂喊起來：“不錯，勃林納夫不錯，打倒學校工人！”

靖巴拿在洶湧的鬧聲中舉起她的手，兀然立着，過一忽，她說道：

“在你說無道以前，應先將此事仔細分析一下，我怎麼能領他回來？這裏不是孤兒院，他不能住在這裏，而且他還是在浮浪兒中住着，也許他從那邊染了什麼疾病來，不是要傳染給你們麼？他有着父親，應該把他送回家去。”

那時我立起來說道：“你不能送他回家去，他

的父親要殺死他。那個老人是吃酒的，倘若契耿是去同浮浪兒一同在留蘇的地下室中住着，一定是在家中受不起苦痛的緣故。”

“額麼的地下室是什麼？”靖巴拿問。

“同平常所見的一樣。”

“你怎麼知道牠。”

“因為我到那邊去看過。”

於是全體同學都喊道：“好呀！好呀！額勃笑，你是一個好人呀！”

我說道：“你們毫無理由的這麼騷擾。因為我是學生會委員，所以講這些話。”

西里斯克勃林納夫說：“女校長沒有同全學校相商，即把契耿送回浮浪兒之家，現在全學校都提出對此事的抗議。立刻同國民軍去交涉，把契耿領回學校來。”

“怎樣去處置他呢？”靖巴拿問。

“以後再說，我們到他家裏去，叫他的父親不

要打他。”

“自然，他會服從你們呀！”愛爾尼克太諷刺的說。

“比之對你們，他卻更能服從我們。”西里斯克勃林納夫回答說。‘無論怎麼，我們要問學校工作人一個問題：自治是有意義的，抑是沒有？’

“回答呀！回答呀！”大家都喊着。

靖巴拿說：“我很奇怪，你們這樣無組織的行動，阻礙着學習，中途召集大會，假使有什麼特別情形，那也可以。但現在看會議的收穫是怎樣。沒有主席，又沒有書記，問題都擾成一堆。提出了契耿的問題，可是在什麼都沒有決定之前，你們又另外抓出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我不願再參加這樣的會議，在我看來，這正是學校的不名譽。”她說了就走出去，愛爾尼克太跟着她出去，阿爾馬克斯也逃走了。只尼克彼得上一個留着，坐在那裏一聲也不響。羣衆鎮靜了一刻，不久又喧嘩

起來，西里斯克拍着桌子說道：

‘在我的意見，會場中要有主席的話，完全是資產階級的偏見，沒有他們也是可以開得一個好會。諸位同志，現在我提議，只有不贊成我們目前自治形式的人請留在室內，我們來決定我們的辦法。其餘的人，自然學校工作人也在內，都講出去。’

尼克波得士立刻立起來走了。幾個年紀很輕的人跟着他走。女同學，林諾與查麗等，也示威一般的走了。其餘人都留着討論新同盟的規約。

“同盟決定不承認自治，製定自己的規律去統帥會員的行動。強制的早晨相見禮與教室中的起立都廢除。進作業室及講演室時戴帽或不戴帽都可以。規約中的其餘各條都交給西里斯克勃林納夫和其他幾人起草。”

我非常覺得愉快。偶然的，我的學生會委員的職務也因此結束了。

十二月五日

現在學校裏分成二派——“學校派”與“同盟派”。這表示尚有不少人是站在學校工作人方面。

今天“學校派”選舉新的學生會委員。學校裏的半數人是參加這會議。我們的“同盟派”也開會，在會議中把“同盟的規約”議定了。依照這個規約，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一切事情都依照自己的紀律去做。所有無意義的事如強迫的早晨相見禮等都禁止。但每個“同盟員”必須檢束自己的行動。譬如說，不能在學習時爭鬥或喧擾。西里斯克勃林納夫當選為外交委員，辦理我們和學校工作人及“學校派”的關係事務。西里斯克的第一件任務，是要去使學校工作人將阿來司格契耿從‘浮浪兒之家’領回來。

以後，我們又開一次會，在會場上大家都發言。

開會以後，西里斯克引我到旁邊，對我說道：尼克彼得士最歡喜我，要我去看他，并同時到別的學校工作人裏去一次，探聽他們對於同盟的意見怎樣，自然，我是答應的，不過我不十分明白學校工作人的意見對於此事有什麼關係。然而我終于是去的。

尼克彼得士說：‘你們的試驗是有趣的，但我很覺得不可越出紀律外去做事。’

我說，我們有着自己的紀律。

“自己的紀律。”他說：“那是二個頭的手杖了。在一方面說，這是很對，他脫離了強制。可是在另一方面，却是比外定的紀律要難實行得多，我正憂慮着你們如何去時時檢束着自己。怕立刻就發生大破綻。”

于是我再問他對於峭巴拿事件的意見如何。他說：

“我想你們看錯了她，你們以為她要攔住學校

的全權力，所以她成爲學生之敵，這是不對的，她很愛全體青年。有時她拿起紀律來說，也不過是她感到自己的責任重大。對於你們的同盟，她並不干涉，她說：『讓他們去幹罷，他們立刻會認得這事的愚笨。』”

我將這些話全都告訴西里斯克，他雖然聽得很仔細，可是沒有回答。

放學以後，我送沙維非達回家，以後她又送着我。在路上，我們談到同盟的事。她不相信同盟能長久維持下去，她說，她只是爲了同志的友誼加入的。她今天對於什麼都很感愉快。我說，我也如此。分別時候，我們握了手，這在以前我們是沒有過的。

十二月六日

似乎萬事都是平和着。學校工作人假裝着不理睬同盟，我們也輕視着學校工作人。

同盟決定不可玩弄“學校兒童，”我們不去接近他們，特別是他們多數的尙是小孩子，但比較大的一些，在主義上是不能和我們相合的。

我竭全力做着，想把我的工作都做完，使得假期中可以自由。尼克彼得士的功課給我及格了，我感到博物和數學是一等的難。

十二月七日

范格，彼得可夫近來沒有到學校來，我到他家裏去看他。我在那邊見到他被浮浪兒打得半死，他們以爲他是國民軍裏的人去破獲他們的。他們也把他的香煙盤偷去了。他想去進工廠，他說，現在青年很容易進去。“你對學習怎麼樣呢？”我問他。他說，青年工人一天只做六點鐘，在廠中沒有各種教育。他的家族都有癲狂病，他要贖養他們。我覺得非常傷心，就回來了。

十二月八日

我走過大廳時，正好“學校派”的人與“同盟派”的人在毆打着。他們打着浮羅格司幾滿土來挑惹我們。這多少是一件玩耍——完全不是一件真正的毆打。

忽然，大靖拿大跑進來，踏着腳，狂人一般喊着：“停住！停住！”我們自然停下來，她就跳向我們這邊，說我們把學校當作街道，這樣的仇視是不能允許的，偉大的同盟的自己紀律就在此表示得牠的價值是什麼。

我忍不住了，回答她說自己的紀律于此並沒什麼關係，我們並沒有毆打，只是互相在背上敲一下罷了。但她停止我，說要到學校評議會中同我說。

我們看着罷。我終於把十月份的數學弄及格了。現在已沒有多少欠債，我將開足馬力做一下。

十二月十日

我們想在長期的休息中享樂一下。“同盟”的分子跑出庭中去踢球。天氣很熱，雪都消壓下去，足球很便利。“學校派”的人很妬忌的看着我們。他們似乎也很想玩，但他們的校規，不到春天，不得玩足球，而又絕對不許在庭中玩的。他們可以玩別的遊戲，但足球可不能。大靖拿大以為這對於學習上是不好的。

休息時間過了，我仍繼續玩着，時間黑得很忙，真是討厭，否則我們要一直玩下去。我得了十點。在起初，女同學也一齊踢着，但以後我們在正式比賽時便被刷出。

十二月十一日

前天我見林娜與查霞從教堂裏走出來。昨天在小組會議上，決定擴大大學校中的反宗教宣傳。當大部的人尚在博物作業室中時，我就趁了機會跑

進去問愛爾尼克太。

“愛倫娜尼克西娜，請你告訴我上帝的問題——究竟他是存在的，抑是沒有？”

“我曾經告訴你一次過了，賴勃茨夫——對於一部分人是存在的，對於另外人則否。這完全是私人的事情。”

不，對於一般人怎樣？”

“對於這問題上，沒有一般人的見解。”

“在博物學上說，上帝是沒有的麼？”

“博物學沒有說到宗教的問題。”

白費了精神，在她那裏得不到一點什麼。然而我總有一天要使她說。

當我走到走廊上時，黑查霞追着我，喊道：“請等一等。”

我立下來，她帶着討厭的面色，幾乎發顫的，輕輕說道：“我恨你，我不把你當人看待。然而，我可憐你，所以我警告你，你將為她付了重大的代

價。”

“我要爲誰付？”

“以後你自然會知道。聖潔的安琪兒怒着
你。”

“這就當作禮物，給你的聖潔的安琪兒罷。”我
說着，在她的背上重重打了一下。她脹着面孔走
了。自然，我並不去追她。討厭的女子！她是嗅了教
堂及復活齋的臭氣！

二月十二日

今天我分別了親愛的同志范格彼得可夫。他
要進工廠去，今日最後一次到學校來。我將學校
裏的事都告訴他，但他似乎不感到什麼興味。他的
受傷已經好了。他一天將得二十三盧布六十戈
比 (1) 的工錢 賣香烟他是不能得到再多的錢。

他走了，我覺得十分難過。像他這麼好的同志
是不多，他是一個聰敏而有友情的人。同男子做朋友

友，和同女子——雖然像沙麗華的穎慧——交際是完全兩樣的。自然我也同沙麗華討論過許多事，但不能是全體的事，因為有些事情是她所不能懂。到浮浪兒那邊去是不能和她同走。自然，她也是歡喜去，不過他們要打碎她的面孔，她也不知如何防衛自己。而且女子們無論如何強壯，足球總不是上手。她太歡喜哭了。從各方面考慮着，同她們做朋友是有許多不好處。同男朋友是完全不同的。

對於范格的走，我真覺得難過。自然我們還是能相互見面。但是不能同從前一樣。

(1) 一九二三年，金盧布與跌價的紙幣並行。幸運的范格，他的二三。六〇是金盧布！一百戈比為一盧布。

十二月十三日

今天，同盟中又起一次騷動。阿爾馬克斯使得沙爾菲達的十一月份工作落第，雖然她將問題都

回答出來，定理也全部證明了。她對阿爾馬克斯說：

“你因為我加入同盟，所以使我落第。”

阿爾馬克斯發怒了，罵她為“無禮的淫婦”，並把她逐出作業室。

對於這件事，全組人都非常不平，我們派代表到靖拿大那邊去，要求阿爾馬克斯向沙爾菲達謝罪。我也是代表中的一人。當我們走進教員室時，見阿爾馬克斯也在那邊。他聽到我們的要求以後，說道：

“不錯，我要向她謝罪，因我發怒了；但她應先向我謝罪，她用着不正的動機來推察我。”

于是我說道：“我不知道她對你有否什麼不正的動機，但全學校的人都知道你侮辱了她。”

這時阿爾馬克斯又發怒，叫我為“粗魯的無禮的驢子”並且恐嚇着說，如對我沒有相當的處罰，他就要離開學校走了。他將書本丟在桌子上走出

教員室去。

靖拿大留我在教員室裏，同我說話。她說，倘若事情再鬧下去，一定要使得全學校的人都不能工作，“同盟”使我們忘了自己的主要目的——學習。對於這點，我也同意于她。我回答她說，學校工作人太容易忘了我們和他們是同樣的人，只不過年紀輕些，或者也少些經驗罷了。但這不能就說是可以叫我們為“小孩子”或“無羞的驢子”等名稱。

結局，終于決定我應該去向阿爾馬克斯謝罪，也同樣去勸沙爾非達去做。

在小組會議中，提議今後“同盟”與學校工作人應該組織一個仲裁委員會，執行雙方爭執事件的最後決定。西里斯克勃林納夫反對此案，中央派來的代表問他是否要使得學校裏分成二派，才使得他無言。

十二月十四日

仲裁委員會——小組也派有代表參加——決定廢止強制的早晨相見禮及教室中起立的習慣。增加學生會的權力，今後關於學生的事情，只由學生會自己去解決。學校評議會學校工作人會只是解決學生與學校工作人相關的事項。足球是允許了。

“同盟”于是就取消。

十二月十六日

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在放假之前，學校工作人作成個一張學生的‘個性’表，每個學生都可去看自己的一張。我不但看過，還把牠抄了來。

“高斯他，賴勃茨夫，年齡十五歲。他一般的發育比年齡很顯然的落了後，對於學習非常感到困難。自信心甚重。對於社會活動持有特殊的熱心，但很易失去興味。因在春情發動期中，現着很大的

精神的困惱與行動的不平衡，異常的粗糙，暴亂，易生意氣。他的感覺中樞，與運動中樞的意外有力的活動，使他成為病的急性的自我中心性。對於將來成人生活的半自覺的態度，助長了他的知能與不為情感所影響的工作。這工作的結果，在現時尚不重要。一個模範的司打來好爾青春期的青年。’

‘司打來好爾’是誰？怕也是像道爾頓一般的資產階級罷！“自我中心性”是什麼意思，我可尼克很得上那邊去問。依他說，這與‘自我’差不多意思，不過更壞些，這是說我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了。我完全不承認我是一個利己主義者；可是同學校工作人去爭論卻也是沒好處。這不成什麼問題。所成為問題的他們以為我對於學習感到困難，這也是事實，但他們沒有說出原因來。啊，這就是道爾頓的作孽呀，如果不是道爾頓，我的工作將不至比別人壞一點，好一點，我也有些時間可以讀書。現在因為道爾頓制，弄得沒有一點空時候。

沙麗華的“個性”表也有一部分像是我。我同她談了許多話，她和我同樣覺得這完全是道爾頓的罪過。

十二月十八日

大家很喜悅！阿來司格契耿已由浮浪兒之家帶回學校來。他的面顏非常青白，非常瘦，一句話也不說。他必定在浮浪兒之中，或浮浪兒之家中受了很惡劣的待遇。放學以後，我們帶他到他的父親那裏去。今天這老頭十分嚴肅的坐在那邊做鞋子，他的母親正忙着縫線，她看見阿來司格哭了。

西里斯克勃林納夫對老契耿說：“噲，契耿公民，我們把你的兒子帶回來了。學校保證他以後能好好的學習，並很規正的做人。不過學校叫你以後不要打他。”

老契耿將他的錐子放在桌上說，“我自然知道，你們完全不必來干涉我個人生活的事情。我將

由自己的歡喜，隨便殺死他或讓他活着。倘若他是曾在你們學校裏做過賊，也就是你們學校所教他的。”

“偷東西的事情 學校裏是不教的。”西里斯克很快的回答說；“雖然他曾做了錯事，但不會再做了 不過你要記住，公民契耿 假使你用小指兒打他一下，我們全學校的人都要壓到你的頭上來，並且還要送你到法庭裏去。”

於是我們走了，但仍在窗外立着，看事情是不是很安全的。我們望進去，見阿來司格的母親給他東西吃，他的父親同他談着話，似乎沒有什麼問題了。

十二月十九日

今天上學去的時候，在路上碰到林娜。她走上我的近旁說道：

“我最後一次問你，你願意不願意同我談話？”

“我也最後一次告訴你，我正同別的女同學一般的願意同你談話。”

她立刻跑走了。

這個渾蛋！突然跑來向我說“最後一次”她以前並沒有問過我。不是她自己把位子從我的旁邊移開去麼？現在卻同我這麼說！這一定是受了查復的影響。有幾個女子真是狂人！

到學校裏時，見大家都在作業室中用功。同學們大半還沒有做過十二月份工作，其中一半人尚在做十一月份的，

我同幾個男同學一起到盥洗室去，我們在那邊吃煙，並商議一個計劃。

十二月二十一日

本來我可以住到五點鐘，但我必須要將此事的顛末確實記下來。

事情是如此，二天以前，我們決定推翻道爾頓

制，昨天就忙了一整天去準備這件事。今天早晨同學們到學校來時候，即在所有的牆壁上都貼起標語，上面寫的是：“打倒道爾頓！”請資產階級的道爾頓歸天去！”等語。同學們都非凡高興。我們圍着鋼琴，唱一首我所作的歌：

我們聽到他們在呻吟，
我們聽到他們在號呼，
“打到資產階級！
殺死道爾頓！”

當學校工作人走進來時，我們用這歌去招呼他們。他們一點也不注意，都各自到自己的作業室去，但沒有一個去交出他的十二月份工作，雖然有幾個人是預備好了。全體同學都擁到校庭上去。我們在那邊已預備着一個戴着破帽子的草蓆人，在他的頸上吊着一張紙，寫着“這是貴族道爾頓”的

字。我們把這草蓆人放在校庭的中心，使全校各室的窗口上都能看到他。於是大家圍着他跳舞唱革命歌。我們以後還把他點了火。管房子的人見到火光跑進來，但他看到沒有什麼危險，就立着發笑。草蓆人的火光照明與爆裂的聲音非常有趣。我們圍繞着走着，唱着歌。我們又唱另一隻歌：

“資產階級的道爾頓，
現在你化成了灰燼！
請滾進地獄門去，
永不再回來！”

我們一面唱着歌，一面走回校裏來。全體學校工作人都已在那邊等候我們。靖巴拿在大廳上問我們要開大會呢，抑是就此回家去？幾個年輕的同學說要回家去，我們卻搖鈴開大會。

在開會之前，我到大衣室去一次，在走廊上拾

着一張字條。上面寫着說：

‘請諸位都知道，我們倆厭倦着做人了。理由是如此；第一，每個同學都傷害我們，作弄我們。第二，我們中一人想到另一世界去，一人是苦惱于不調協的戀愛。我們竟怨你們的一切。我們只請求一個教式的喪葬。我將今日的晨餐遺留給高斯他賴勃茨夫。我也寬恕他。誰拾得這張紙，請勿給任何人看。我們希望一起葬在一具棺材裏，如果自殺的人不能用教會葬禮時，請用別的任何方法，但送葬的聖餐禮，却希望能做得。再會！

附註——我們的屍體，可向化學作業室去找。

林娜；查霞”

我連忙跑回大廳來，跑來時候，見到另外一張紙條貼在壁上。我扯下來看：

“再會，諸位，諸位，父母和同學們，全個學校。再會！我們的屍體是在化學作業室裏——林娜，查護。”

當我跑進大廳時，會已在開了。我就大喊道：“快點到化學作業室去，有兩個女學生在那邊打算自殺。還來得及去救她們。”

各人都跳了起來，轟進化學作業室去，我是第一跑進那邊的人——但在那邊却見不到她們。雖然她們是攢不進去的，我也在儀器櫃，書架中找了。忽然一陣聲音從講演室發出來說：“她們在這裏，二個都在。”

我們都跑進講演室去，見她們是在那裏，兩個都活着。她們躲在書桌後面，一起在哭。她們被拖出來時，我的喉頭覺得有些發癢，並也感到搜索時很是悶氣。

林娜和查霞都帶到教員室去，給她們吃什麼藥。全體學校工作人及同學都圍着我，問我怎麼發見這回事情，我自然把二張條子都給他們看，並告訴他們怎樣拾來的。于是靖拿大說：“這是一件奇怪事。她們把紙條放在那邊的目的是要使得人家注意。她們是沒真心去自殺的。她們二人應該退校。”當她說這些話時，我覺得很有趣，可是沒有一個人反對她。那時尼克彼得士來了。他說，他問過她們打算怎樣去自殺，她們說是預備喝死。所以她們把火爐的蓋頭關着，並把化學作業室的煙鹵口開了起來，坐在裏面。確實的，我在化學作業室中覺得有些煙氣。

“可是她們爲什麼不坐在化學作業室裏呢？”靖巴拿問。

“她們覺得難過了。”尼克彼得士笑着說，大家也都笑了。

靖巴拿又問道：“你們想像得一個自殺者是把

紙條放在衆人所經過的地方麼？而且還把他貼在壁上？”同學們都同意她的話，她繼續說道：

“很明白的這是一回騙局，她們很知道在這情形中，一定有人在她們着實未死之前會想到化學作業室去的，非得去叫她們的父母來不可。”

阿爾馬克斯一直坐着不響，現在他說道：

“在量上說，是時代的過剩，在質上說，是在于善惡之上。”我已經聽過他說這些話好幾次了，他似乎已變成一具留聲機。

這時尼克彼得士舉起他的手說道：“請諸位聽我說一句話，你們都已經聽到過，讀到過，舊式學校中的情形，與今日的是完全不同。可是在我們的新學校中，也同着一件新的計劃試行一般，有着許多困難，今天，你們做了反對道爾頓制的示威運動，你們不喜歡目前所試行的工作方法，倘若是在舊式學校中，你們不早已被手杖所打，打出你們的腦漿，脅服了你們的意見麼？我不否認在道爾頓制

下的學生是比較得困難些，我們應用這制度也有些錯誤，但漸次能匡正過來的。無論誰，在工作中總免不了有錯誤。新的學校也未能像我們所想像的，很容易發展。他發展得太快了，遂遇到許多阻礙。你們曾經反對過自治，你們又反對道爾頓制，這都是些阻礙物。但我們要把他一樣一樣的克服下去。這二個女孩最近又創造一個新的障礙物，但這只是因為她們的愚笨與無意識的緣故，最好的對付方法是寬恕她們。這是我所希望于你們的——你們是生長于革命後的年輕而自由的國民，是由草創多事時代中養育出來的。我們的女校長，靖拿大巴維洛維娜，似乎不肯寬恕這個女孩子。我同你們一同請求着，這是不必去叫她們的父母來，驅逐她們出學校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年輕的男女同學們，我相信我們能感化她們，使之不再想到自殺去，不使在這自由的新學校中有想着陰鬱，失望，死的餘地。所以，靖拿大巴維洛維娜，學生們與

我都請求你寬恕林娜與查霞。”

靖巴拿開口想說什麼，可是我們都喊着：

“寬恕她們！寬恕她們！”

靖巴拿用手掩着耳朵。等罵聲過了，她說道：“這二個女子應該驅逐出去的，我相信教育人民委員會也是這樣的意見。然而，我不願將這事看得如何重大，而且也可保證她們以後的行為，不過你們要依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我們一齊問。

“這條件是——你們繼續着好好的應用道爾頓制學習，不要再設法用你們無意識的示威來反對此事。證明道爾頓制的困難是很容易，但你却不能證明他的無用。並且以後假如你們要證明一件事，也要合理的做，無論怎麼，不能做燒草蓆人一般的事。這就是我的條件。”

我們聽了，靜寂着不響。

尼克彼得士說：“我以爲你們應當接受這個條

件。我們總要用合理的方法，來討論道爾頓制。倘若我們沒 過這樣的討論，便是徒費時間而生了其他障礙。同學們，是，抑不是，請說一句。”

我看了一周，全體的手都已舉着。我也無精打彩的拿起手來。

‘在這情態中，’靖巴拿說：‘我就寬恕林那與查波。我也將同教育人民委員會去討論這件事。’

“高讚！”

我們喊得耳聾。

‘舉起你，尼克彼得士，舉起你！’尼克彼得士被擎到頭上了。

原书空白页

第一抄本

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

假期中，我在工人俱樂部裏參加了 A. O. Y. 的耶穌聖誕節。我們的小組大概是併合在那工廠小組裏了。

沙麗華與我在晚上十點鐘到那邊，雖然尚未開會，大廳上已是十分擁擠，十分燥熱。十一點鐘時，演講者到會，就開始告訴我們關於上帝的種種事情。他繼續演講着，一點不覺疲倦，也不口啞，我依感得是一件有趣的事，大家都注視着他的吃水。

在演講的半中，他突然看着手錶說道：‘對不起，同志們，現在我要停止了，今晚我尚有五處以上的地方要去演講。’于是他從台上跳下來走了。他的演講尚未完結。這樣只開了一個頭的演講，很難說有價值，是麼？

此後隔着一個長時間沒有什麼事情，我呆坐費幾乎睡熟。忽然幕又開起來，就表演餘興。在劇中所表演的是說：有許多從各國來的和尚，爭執着誰的上帝最好；忽然來了一個拿着掃帚的工人，把他們都驅逐開去。在劇中另外還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劣手，不知什麼關係在台上撞來撞去走着。雖然從劇上看來，他是一個不需要的角色，可是卻表演得很滑稽，比其餘的人都要做得好些。最有趣的是他的褲帶拖到腳下面來；他時時剮剮去拉着它，但手放了，它又立刻跌下來了。滿場都轟着笑聲。

我相信在反宗教的宣傳中，總要帶點滑稽氣味才好。要不如此，怕就沒什麼効力。若只是談話

或演講，特別像今晚這人所演講的，差不多全都白費力。

昨晚（大除夕）：沙麗華與我也到我們學校裏去看過初等科生“紅星特拉”（Red Cinderella）的表演。這劇是關於二個資產階級姊妹及第三人的洗衣女的故事。不知這劇是誰編的，我不相信這種事有實際存在的可能。特別是說這三人是住在同一家庭裏。劇情是說，資產階級的二姊妹出去跳舞，紅星特拉留在家裏洗碟子。突然衝進一個穿着紅色襯衫的人，分一張傳單給紅星特拉。她讀了之後，便也穿起她姊妹的衣服跑出去。

第二幕是一個跳舞會，紅星特拉的二個姊妹和幾個衣服華麗的青年男子在一起跳舞。紅星特拉走進來後，也開始着跳舞。一個王子走近她的身邊去，但她發覺得逃走，失落了她的拖鞋。

第三幕是王子的家中，他在家裏試着穿那拖鞋。可是這拖鞋除開紅星特拉自己，誰都合不上，

于是王子說，他要同她結婚。當時穿着紅襯衫的宣傳者又出現，宣佈暴動已經起來了，他在王子的背上打着踢着。王子向着看戲的人叢中逃走，紅衣人從他後面追上去。正在這時，所有第二幕中的跳舞人及三舞妹都在台上出現，“大家唱着國際歌。”

就全體說，這事情到底是不會有的，但對於這些年輕人，卻不能有更大的希望。他們表演得非常好，我覺得自己也在台上一般。我們從來沒有演過一回戲是什麼原因呢？我一定要同尼克彼得士去說。我常到影戲院裏去，因為在那邊是不會動什麼思慮。但對於表演者說，我覺得舞台裏是好得多，因為在銀幕上，他除開自己的影子外，不會再看見什麼。

演戲之後，初等科學生開始跳舞，我跑到他們的女學校工作人 瑪麗，伊凡娜，面前說：“你可知道麼，同志，跳舞是禁止的。”

她回答道：“賴勃茨夫同志，第一件，于你無

關係的事。請你不必多費心——你們中等科的人都嫌惡着你，爲什麼你又到初等科來哼鼻子？第二件，如果你不歡喜跳舞，你就可以走的。我不知道你到這裏來是什麼意思。”

我真氣極了，但沒有說什麼話。我決計將此事去報告小組。

以後我看着跳舞人，問沙麗華也能跳舞否。她說，她能夠的，但她不歡喜。那時她的眼睛開得很大，面孔發了紅，她的髮梳和着音樂的節拍上下搖動着。我可斷定說：如果她不是和我在一起，她也去跳舞了罷。老實說，我對於跳舞一向有着不同的見解。室中非常明亮，所有燈都點着，音樂——雖然只有一具鋼琴——使得你失去了意識，使你好像在一種異常的情形中——說着動聽的演說，或是拿着旗幟在羣衆的先頭走着，最少也覺得是在翻筋斗。但除了沙麗華，我們一組沒有一個人在那邊——可是沙麗華又突然握着我的手說道：“烏

拉特蘭’——她同意着如此稱呼我——“我無論如何不能再坐了。你如歡喜，請你再坐一忽，我要走了。”

自然，我也走了。獨自坐在那邊是沒趣的事。沙盧華在路上對我說道：“我們所歡喜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可是我們若都去做了，我們的意思還能存在麼？這是十分對的。”

一月五日

我近來在夜裏幾乎睡不熟，什麼緣故？真是奇怪的事。在起初，我以為是因工作太過分，但在假期中我是差不多把工作全停止的。我的十一月份工作尚有幾科未做完，十二月份的更不必談及。我也常去散步，放紙鸞。我真不懂什麼原因，問了西里斯克勃林納夫。“你書讀得很多？”他問我。我回答說是的。于是他說，我的失眠大約就是這個緣故。

別了他以後，我想去試一下看。在假中我絕不多讀書，但過去所讀過，記得很熟的幾節，在夜裏常是要想起。譬如，我讀過一本小說叫“密會”。在這小說內，說着一個法國女教師給小孩子看她的腿。這小說是一冊在黃色的裝脊上印着‘普及叢書’的字。我們能夠同女子一起讀書，一起玩，一起鬧。什麼問題都沒有，但只看了這樣的小說，就立刻睡不熟。真怪呀！這是什麼原因，我真不明白。

一月十一日

‘紡車’上發表一篇‘學校慣用語’的表——呆大，阿木林，畜生，牛，驢子，白痴，豬灑，蠢豬，臭獸，惡鬼，勾鼻子，小狗娘，扒手，瘟生等等。在這表後，加着一句附註說：還有許多話壁報上恕不能發表，怕壁報本身也要紅起面孔。紙上說：‘我們留着讓‘S. T. X.’來說。’

我們在走廊上讀這壁報時，尼克彼得士來了，他就同我們說話，他以為壁報對下學校很好的。他問我們說：“你們對於革除這種罵人話的問題，有什麼意見呢？”

這時，我們中一人說，罵人是沒有什麼傷害，但另外一人卻說有傷害的。這就是尼克彼得士的意見。

“你們一定不會將罵人的脾氣立時改革掉，但只要你們會當心點，漸漸的都可以除去的。譬如說，我們在下次會議中，提議禁止‘到地獄中去’的話，使‘在地獄邊的’的話通行起來。”我們都笑了。我們都贊成“牛，豬仔，呆大，阿木林，地獄”等話仍舊可以用得。其餘的都使他“到地獄中去”。

這事情將來成效是怎麼，我很想知道。

然而這決議並沒在大會中通過，只是在走廊上說定罷了，這樣的決議案是不能強制執行的。

尼克彼得士叫我們幾人進作業室去。我們中

間，一個女生也沒有 他說道：

“我也必須同你們說着關於性的及其他猥褻的話。在我的意思，猥褻就指你們所用的污濁話，倘若你們中有幾人滿身帶着虱或糞穢上學校來，你們將怎麼說呢？”

我們都說：“這是絕對不行的。”

“是啊，猥褻話和這是同樣的東西。他是心裏的污物和毒虫。在舊式學校中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他們的組織是站在強迫的基礎上。使用那些猥褻的話就是抗議的一種方式，你們卻是在別一個情形中，沒有什麼要抗議的事情。”

我們沒有一句話可以回答。我知道這已不是尼克彼得士第一次所提出的問題了。

一月十二日

小夜會！這是何等有趣的事！第四組裏的范夏巴爾根，很秘密的將這事情告訴我。我不能將牠在

這裏明白寫出，怕要發生什麼困難。我只奇怪着，這不是違反了無產階級的意識麼？

一月十三日

今天課後，一個女同學坐在鋼琴上彈一隻舞蹈曲。全體女同學，不論大的小的，都驕然跑進房子裏，跳着舞音，好像她們是預先佈置定的。我很確實知道跳舞在學校裏是禁止的，于是也叫了些男同學進來，弄得她們都仆在我們腳上。她們都喊着，叫着。學校工作人跑進來了，召集着臨時大會，我對於臨時大會，比之對於依照法定的誦讀議事錄的會議，要歡喜得多。因為在臨時大會中，大家都是很興奮，一定有些新鮮問題來解決的。

靖巴拿問男學生們為什麼反對跳舞。西里斯克勃林納夫答道：

“牠只是表示意識抑制的缺乏。在跳舞中沒有一件是合于科學，合于理的，牠除相互的引起性的

興奮以外，沒有別的什麼。”

這時候愛爾尼克太跳了起來說道：“男孩子反對跳舞的真正原因，只是他們不懂得怎麼去跳舞。足球也沒一點是合于科學的，合于理的。牠真是相暴的行爲，然而男孩子卻歡喜足球。”

這時全體男同學都喊着，說足球是體育鍛煉。

“那麼，跳舞也是體育鍛煉。”黑查霞說。

“不，我不能同意這話，”大靖拿大說，“跳舞不是體育鍛煉。不過在別方面說，卻是一件愉快的娛樂。倘若跳舞要禁止的，那必須有旁的娛樂來代替牠。這問題怎麼樣？我將告訴你們幾種有組織的社會遊戲。我很願幫助你們來做這些事情。”

我回答她說：

“這裏並不是同女孩子去玩盲人遊戲的幼稚園。現在有着完全合理的遊戲方法，我敢說沒有一個人會反對的。最近我在初等科裏，看年輕的同學們表演戲劇，我覺得自己也跳上舞台一般。爲什麼

我們不能有舞台上的表演呢？我覺得這是一個重大的缺陷。”

“你的話很對。”靖巴拿說，‘直到現在，沒有人提起這事過。倘若學校工作中有人能擔任監督的任務，我就沒有一點反對的意思。”

我們很喧嘩着圍住了尼克彼得上，他就答應導演一戲。他也說要去找出一本合用的腳本來。於是我們就散會了。范夏巴爾根帶我到旁邊，使我賭咒不再做這事。

他說，今晚是舊曆的大除夕，他們家中，舉着小夜會的祝賀禮。他將地址告訴我。

我是定九點鐘到那邊去的，現在已八點三十分鐘了。

我告訴爸爸，我要到影戲院的頭等席去，他就給我三個來蒙。

(1) 俄曆比公曆落後十三天，所以公曆一月十三日是俄曆的除夕。

一月十四日

對於小夜會的事，我一點也不能寫。假使要寫，就要寫得山一般高的一大堆紙。

這是絕對祕密的事情。

我在那會上看到林娜，真是十分驚異。

一月十五日

學校裏的工作，卻照常進行着。我現在已不須出席學生委員會會議，真是一件好事。我已把十一月份工作都做完，也已做了一部分的十二月份工作。

今天 尼克彼得士手裏拿着一本書，叫我們全體到講演室去。他說道：

“賴勃茨夫提議做戲，我覺得這意思是很好的。不過找不出很好的現代劇本。我提議去表演一篇莎士比亞所作的戲曲叫 漢姆來德，’ (Hamlet)

的。我第一要告訴你們，這劇上沒有什麼革命的意義。但這也不過是表面的觀察，劇中實含有很大的精神上的反抗。”

于是他把這戲曲很重的讀給我們聽。他讀得很好，我很歡喜聽。不過劇中有許多呆話，自然這是可原諒的，因這戲曲是在三百年以前所作，而且莎士比亞是為皇后所作，不是為無產階級所作。

不過我現在所要聲明的，我要在會場上盡量指摘出莎士比亞的錯誤。

這劇的開始，就說明一個看守兵如何立在城外，陰魂如何出現。接着漢姆來德出來了，陰魂帶他到一處很遠的地方去，告訴漢姆來德，他是如何被“毒殺”的。這陰魂是漢姆來德父親的陰魂，他是被自己的兄弟所殺死——就是漢姆來德的叔父，他代替了漢姆來德的父親，同他的母親結婚，就了他父親的皇位。這裏面有二件事情是很荒唐的，第一，所謂陰魂這東西是沒有的。即是說有的話，假

使我是漢姆來德，我決不立下來同他說話，我要自己逃命了。因為自己沒有一樣武器保護身體，遇到陰魂突然來打你或殺你的時候，就不能反抗他。第二件，陰魂很仔細的說明他自己是在睡熟時被人用毒藥灌入耳朵去殺死的，我從沒有聽到人是被這樣方法殺死過。然而我也不能完全明白，也許在三百年前是可能的。

除了這些，莎士比亞還有着更大的錯誤。劇中尚有一個叫做波洛尼亞的老人，他有一個女兒叫奧夫利雅，一個兒子叫拉得上。雖然在劇中沒有說得很明白，漢姆來德同奧夫利雅是一同遊玩着，似乎對她很有些愛慕。拉得上是住在法國，老人對於他的少小的過度的行動，很擔着心。大家都以為漢姆來德的發狂，一定是為了什麼事情，他們就想像得是為着對奧夫利雅的戀愛。實在呢，他就是不故意裝為狂人，遇到陰魂之後，也真有幾分神經質了。他之所以要如此做，想去查出陰魂所告訴他

的，自己的父親是被毒死的話是真是假。這個狂人漢姆來德佈置着去演戲。在劇中他表演出他的父親，那位老王如何被毒死。新王，漢姆來德的叔父，同他的母親一同來看戲。這裏是最不合情理的。在今日，決沒有一個狂人會被允許上台去演戲，他只會立即被拿去關在瘋人院中。國王與皇后靜靜坐着看瘋狂的戲劇。當他們看到表演出來的情節，立刻就走了。於是漢姆來德比以前更裝得瘋狂些。不坐椅子，而坐在地板上，以及其他的奇怪樣子，做出種種無意識的表示和狂囂。忽然他跳着狂呼道：

“怎麼，那受傷的鹿兒在哭着……”

國王後來十分荒暴，這正是漢姆來德所希望的。現在他已經知道國王如何殺死他的父親。不管漢姆來德是否資產階級出生的，但他終是一個呆人。後來，漢姆來德同他的母親談話，似乎是她在請求他的饒恕，但那個無用的老人波洛尼亞躲在帷後偷聽着，漢姆來德看到波洛尼亞，就用劍揮進

門帷，像殺死一隻鼠子似的，把他殺了。爲了這事，奧夫利雅真的變成狂人了，她的兄弟拉得士從法國回來，要殺死漢姆來德替他的父親報仇。於是拉得士將他的劍煮了毒，要求漢姆來德“決鬥。”無疑的，漢姆來德是要被殺死的，國王更爲他預備了一杯毒藥。然而事實卻與預計不同，漢姆來德殺死了拉得士，王后吃了毒杯中的藥水。於是漢姆來德再伸出他的劍，戮殺國王，也用劍自刎而死。在這一節以前，有着漢姆來德與骷髏對話的一幕，這真是完全滑稽的話。只有狂人會同骷髏去談話，而事實上他並不是狂人，只是假裝罷了。

同學多贊成這腳本上演。我一句話也不說，我想：如果找一幕近代的劇本——防禦或革命的戰爭等事情，不更爲適宜麼？

黑查霞非常沉靜的在讀書，不知爲什麼，林娜今天沒有在校。

一月十六日

小夜會是絕對秘密的，我沒有向任何人說出一個字來過。范夏巴爾根說，大家都是守口不言，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然而我始終覺得很奇怪的，小夜會與我們 A. C. Y. 的意識能兩相並立，在一般上與共產主義的爭鬥相一致麼？這個問題我又有不能和沙麗華公開的苦衷。范夏巴爾根說，我一定不可將這事情告訴她，說她不過是我們的同道者。但除了她，我另外沒有什麼人可以相商了。范夏巴爾根不是 A. C. Y.。如果去問青年團的老團員，怕全個事情都會弄糟。我不知要怎麼辦才好。

一月十七日

今天我們反對道爾頓制的叛亂告了結束。一個親學員到我們學校裏來，他召集學生大會，在會場上討論學校的一般組織及道爾頓制的作業。這

是一件可怕的笨事，我全為繪一張廣告忙着，靖巴拿古訴視學員：我們怎樣燒了“貴族道爾頓”的草藍人。把不過是小孩子們惡嬉的事情告訴視學員，實在是不必要的事。然而視學員笑着說：

“你們是沒有遇到外來的干涉，一直幸福的過到現在。但你們現在不能立刻就有了見識。對於這事，全體學校工作人及學生都負有責任。在我看來，手術機器（即是我個人干涉的形式）的使用，似乎是必要。在以後，我希望你們的行事，不要再用此機器。噲 年輕的朋友們，我問你們，你們所見到的道爾頓制的缺點是在那裏呢，怎麼樣才能把他們除去？”

各種各樣的不平鳴，像陣雨一般的，從四方射到視學員的身上。作業室中沒有書本，工作時間不夠，以及其他等等。後來我立起來說：

“這並不是作業室的問題。最大的困難，是因着道爾頓制使得我們的頭腦粉碎，我們的手都在

發抖。”

他們都大聲地笑了起來。

“你們為什麼發笑呀？”我說：“特別當我們是學生委員的時候，全夜都沒有睡眠的可能，這有什麼有趣呢？我們都是同着命運的人。自從道爾頓制實行以後，事情都愈弄愈壞。從前在我們一組裏，總沒有什麼工作過期的，但現在卻是普遍現象了。”

“怎麼，誰的工作過了期呢？”靖拿大問。

“我的。”我說，他們又都發笑了。

“我已經告訴過你們，這並沒有什麼好笑。”我發怒說着；“道爾頓制像穀袋一般，圍壓在我的頭頸上。我無論在做着什麼的時候，總是心裏想着自己的工作尚沒有準備過。或是數學，或是博物，或是製圖，都是一樣。沒有時間，也沒有場所去做工作。讀書與跑冰的時間也幾乎沒有。”

愛爾尼克太閉着她的嘴，像貓叫一般的說：

“我在假期中，似乎很多次看見你在跑冰場裏。”

“我敢說，我全假期中都關在房子中。”我喊着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於是視學員問我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工作逾限。

“我當學生會委員時，從沒有一點空的時間。”視學再問靖巴拿，另外人的工作，是否也如此逾期。

“不，”她說，“他們大多是依規定日期做好工作。”

阿呀！我把腳伸到這裏面去，真壞透了。

道爾頓制仍舊留着，就是各人的工作，全都逾期做不成也是要把他留着。

我們學校，什麼事都由學校工作人所決定，學生們正像尼克彼得士對我們所說的農奴一般，他們只在獻納了主人的年貢以後，才得自由。視學員，以及其他從天降下來的人們，都是站在學校工

作人一方面的。我想在別的學校裏，一定不是如此。還有最討厭的事情，他們仍舊將我們中等科的人當作小孩子看待。最後，靖巴拿說道：

“現在學校已經回復到自然的軌道中了。我們學習，學習，學習着！你們記得這是誰說的話？”

“列寧！列寧！”大家都喊着。

大會就結束了。

一月十八日

戲劇的扮演人已經分配定當。西里斯克勃林納夫扮演漢姆來德。我不會比他做得壞一點，但只是留着去扮拉得士。自然，在我一方卻有些劍術要用，同漢姆來德所使用的是不同。啊，也好，我就扮演拉得士罷，比之什麼都不做總好一點。今天我已經試演過鬥劍和死亡。都演得很好，特別是下面幾句：

“就在這裏，漢姆來德 漢姆來德，你的生命就！”

要完結；

世上已沒靈藥可能延住你的殘命。”

其次便是以下這句：

“哦！我倒在這裏，
永不復能起來。你的母已被毒死；
我不能再說話；國王，國王是個負責人。”

最後“國王”這台詞，十分輕微的在耳語中說出來，好像是試驗中作弊的傳話一般。女子中分配扮演人非常不容易。若不把各種侍女計算在內，這劇中真正的女角卻只有二人——奧夫利雅與女王。女子們自然大家都歡喜扮演奧夫利雅。在各組中共有三十二個女子要扮演這一角色。尼克彼得士叫她們一個一個試演着，看誰是最適宜。可是在最後仍不能決定，只得再延到明天。他走了以後，她們就很怕的爭執着。一個人說：“你完全不能做，

你的聲調不配。”另外的一個說：“你身體太小了。”再一人說：“我如不扮奧地利雅，我就不願登臺。”全場都一齊喧嘩着，也聽不出她們的究竟來。我勸她們去抽籤，於是她們又都一齊跳到我前面來。我好不容易逃了出來。林娜不在那邊，她今天全日沒有到過學校。黑查霞很閒靜，一點沒有想去嘗試。她自那天與林娜打算自殺失敗以後，就非常喪氣。沙麗華也沒有參加這個會，她說，她很少舞臺天才。我勸她試試看，但她不願，她告訴我，她自己已試演過，可是結果不成功。

一月十九日

雖然他的父親是沙來哈夫街的商人，范夏巴爾根卻是第四組裏的第一名。學校工作人以爲他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人。這也是確實的，當我去要他爲我解決什麼問題，或在歷史科上幫助我時，他常是表示很有能力。他似乎有很大的想像力，去年

有一回，當他告訴我關於美國的事情時，他忽然說，他曾經到過那邊。然而我不相信他，因為他不懂美國話，這是他自己所說的。但那時我卻裝着很相信他的樣子，他十分秘密的告訴我，他想再到那邊去一次，也答應帶我一同去。

我知道這話完全是假的，不過我沒有說出來。可是他所說小夜會的事卻是十分真的，我心中仍舊存着這樣的感想，這不是十分合于我們的意識。

今天，再演習一次“漢姆來德”。下午，一期新的“紡車”壁報出來了。繪着一張畫：西里斯克勃林納揮着拳，一羣年輕人從各方面衝過來。圖的下端寫着幾句話：

“有着什麼事麼，公民諸君？沒有人被殺麼？爲什麼這麼鬧呀？”

“試演着‘漢姆來德’呀！”

確實是很騷擾。西里斯克有很粗糙的最低部音，像野獸一般的狂叫着。

黑查靈試演奧夫利雅 尼克彼得士說，她並不演得壞。實在，沒有壞，我的意思，她還是演得很好。我已經學會如何用劍（只是一支手杖），我想將我的劍術演給大家看，可是沒有把全劇演完就停止了。

一月二十二日

什麼事情都完了。黑霧滿佈了全世界，此刻是午前三點鐘，我也不能認識，也不能了解，只是一直呆坐在書桌前面。

在起初，我以為是自己弄錯了，然而不是，這是十分確實的，我們學校裏的事務，似乎都是十分微小與可厭的，我們自己也都是只在顯微鏡下才能看得見的很小的。小虫。

霜在玻璃窗上繪着小花朵，這些東西，在我看來都是棺材上的裝飾。悲哀的音樂仍在我的耳上響着，黑色的紐帶在我的眼前浮動着。我的腦子非常混亂，連一秒鐘的思考也不可能。

(註) 列寧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逝世。此係得消息後的悲感之記。

(以下的三頁日記，用墨水塗污了。)

一月三十日

我想將我所見到的事情，全部用詩寫出來，但不能表示得確切。詩以外的文字，實是必要。

從上星期來，我似乎大了十歲一般。我一句話都說不出，好像是一個幼兒，尚是不能說話的。

一月三十一日

學校尚沒有恢復常態。

烏拉特米爾依利杞，烏略諾夫 (1) 之死，如此深重地感動了我們；我們的日常生活，都爲了此事變更得如發狂一般，無論學習，無論娛樂，都沒有如平日的去做得。學校工作人也不會說出應做的工作來。大家都知道我們仍舊應該學習的，可是我們不能立刻去做得。在過去幾天，尼克彼得士很重聲的讀些書給我們聽，但女同學們仍時時在壁角裏哭着。墨查霞將表演奧夫利雅——這是已經決定了的。我們下午又演習一次，但誰也做得不合。大家都毫無興致，只是無精打彩的背誦着。

請拿大巴維洛維娜說：學習是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我們都應該盡着最善的努力，去克服一切困難。她是十分對的。

(1) 尼古拉·列寧 (Nikolai Lenin) 的本名是烏拉特米爾，依利杞，烏略諾夫 (Uladimir Ilyitch Ulianoff)；

第二抄本

二月三日

“紡車”壁報對於校裏前三組同學發出一個“人生目的是什麼？”的問題。

大家都持着很實質的態度，送進一大堆回答去。我把最有趣的一些抄在這裏。

第一組(甲班)

“(1)人生目的是學習，是去發見未知的事實。”(“怎麼這樣一個呆子!”——烏拉特蘭頓勃茨

夫)

“(2) 我們的目的是學習，享樂，吃苦，幫助他人，我們爲着生活而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

第一組(乙班)

“(1) 我們生活着，學習着，目的在創設一個有權力，有文化的國家，去救助我們的鄰人。我們必定要知道，海是由很小的水點積成的，每一個人也都是生活着，工作着，做着各種大，中，小的事情的小點。假使海水中有一小點怠惰了，就要影響到全個海，同時就沒有地位可以讓他在海中存在，必得把他除出去。所以我們必須獲得知識，擁護着蘇維埃俄羅斯，反對混賬的資產階級。”

“(2) 快樂是我們的目的。我們所以學習，是爲着我們在休息時候可以有適宜的生活狀況。我們在讀有趣的書，聽有趣的事中，得到快樂。完成各人自己的事業已是快樂的事。”

“(3) 我的人生目的是在學習與受教育。我不願成爲無教育者，因如此，我要被各方所壓迫。”

第二組

“(1) 我們的目的是在學習與效力于國家，一部分也爲自己。倘若我對於自身是無用了，我就可以去死，無須再活着。所以一個人應該有用。”

“(2) 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

“(3) 窮苦人生活着，工作着，爲着他自己的生存，消費了他的時間，一個資產階級者(倘若他是無良心的)也是爲着他的優美生活而生存着，負擔着社會責任的人，爲着要改良人類的生活而努力，有時雖毀滅他自己也不惜。所以人類的生存，是要使生活改良，假使不爲自己，至少也是爲他人的。我們現在的學習，即是使我們去改良自己的生活，也去改良他人的生活。我們最近去世的導師烏拉特米爾，伊利杞，已經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實例。”

“(4) 人的生活是要去滿足自己的慾望，”(我知道這答案是誰寫的，雖然紡車的主筆沒有說出來，像這樣的回答，表示得他完全沒有理性，與其說是一個人，寧可說是野獸之心——烏拉特蘭賴勃茨夫)

“(5) 目的是在為後代人創造一個堅實的未來。”

“(6) 人生只有一個目的——保護着無產階級，不問費如何的代價 努力去保持他的成果。”

“(7) 人家常說，人生目的是為後起的時代預備着新文明。這話完全不合于我的意見，我所想像的最善生活，是安靜的生活，無所憂慮，只不時有一點很少的刺戟”(怎麼我們學校裏有這許多悲慘的資產階級——烏拉特蘭賴勃茨夫)

第三組(我們一組)

“(1) 當他人在爭鬥着或克服的時候，不要分

離開去，或只徒手旁觀，是一件最要緊的。我們也要參加到戰爭中去。’

“(2) 不要求他人的幫助，只由自己去達成自己的結論。”（‘呵！呵！呵！’——烏拉特蘭賴勃茨夫）

“(3) 紡車編輯人提出這個問題，完全是想鑽進哲學的領域內，或是被人類生活的無意味所驚駭。若是爲前面的原因，他的動機是好的。若是後者，那便壞了。

“這問題的唯一回答——然而何等奇異，或是看作單方面的——即是‘爲生活而生活。’人生的目的與本質，即包含于人生的本身中，在生活的過程中，要去實現人生的理想，愛人生，與自身飛入人生的漩渦中，是比一切最先的事。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完全明瞭人生的意義，並理解得他的目的。人生是異于人的事業，並不需要何種理論的奇怪事情。倘若一個人能明白他的實踐，也就能明白

他的理論。這是在容易歸雜到政治的及社會的生活；或專力進行于選着的某一種特別有趣味的問題；及喜悅着圍繞在我們四周的最近創造成的有生氣的新理論的風雲時代，特別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在從前時候，教授是乾燥無味，學生也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于是去凝視月光，傾聽夜鶯，耽擱着推考人生無意義的詞句，到後來，就失去對人生的興味與慾望，留着遺書，說‘人生沒有什麼生活的價值’而去自殺。我們在革命以前的文學中，可以見到這種態度。只要讀契可夫的‘悲慘故事’及安特列夫的‘人的一生活’，你定會發笑，並奇怪着作者和書中人物怎麼如此遠離實際生活，如此無知，便會懷疑他們可曾實際存在過否。

“是，社會上確實有過這樣人，他們也生活着，也思想着；他們在理論中探求人生，而在那邊却是找不到。于是那些理想家便很悲慘的跌入悲哀的

深淵中。他們就是我們可憐的難船中的幻想家……所以，倘若‘人生目的’這樣的問題，如果是在悲觀的語調中提出來的，便是遠離今日充滿生氣的世界，是一個時代錯誤者。如果是在坦白的心地中，提出這個自然問題來，卻也不能否認他的價值。我不能同意于托爾斯泰，他說，這像是向着被主人鞭撻着的馬，問他自己命運，一樣的無意義，一個人去問人生的目的實在是不必要。在反面上說，我們必定要相信人類心的無限性。但雖在討論理論問題，我們必須轉向到實際的生活上來，因為精神的發展過程，只是一個人的精力，對於知識的各種部門的反應，就是說，是進到生活中去而成的。無論是誰，如果不贊成這些話，只信他的靈魂的深遠，輕視實生活，絕望在他自己無意義的思想上，在自己的靈魂中去追尋他的生活真意義，這樣的人，在現在的世界是不需要的，他的靈魂只是一個影子，因為深遠只存在于一致的生活中。為什麼？

這樣的人——倘若用一句杜司托以夫斯基著作中人物的話——他們最好是‘把到人生路上去的入場券，謙遜的交還上帝。’”(這一定是一個學校工作人寫的——烏拉特蘭賴勃茨夫)

二月五日

昨晚，我們又舉行一次小夜會。這事的全部都已嘗遍，我總感不到什麼真趣味來。我不絕的想着人生的目的。我見林娜也在那邊，問她近日爲什麼不上學校去，但她說，這無關於我的事。我就叫她‘笨鵝’。

二月六日

今天我們再演習一次‘漢姆來德’。演得很好，到現在我的身體尚在震動。西里斯克勃林納大像牛一般的喊着，在台上亂掃。他想出新真的妙技同掘墓人談話以後，不將骸骨推入墳墓中 而把牠

擲向掘墓人身上去，這可表示得他是一個真實的狂人。非常有效果。在決鬥的一幕中，我不依圍繞着他的方法做，却從他的手中，把他的劍打了下來。我們都這樣做着，直到尼克彼得士對我們說，應該依照莎士比亞所指示的做，才停止。爲什麼西里斯克的劍術沒有充分學習呢？黑查霞每表演一幕，都換了衣服。她說，公演時候，她將如此做法，所以現在先練熟牠是必要的。她在裝着狂人，唱著狂人的歌一幕最做得好。她用紙花包圍全身，披散頭髮，眼睛很兇的睜着，她唱得非常的，非常的優美，使得聽的人有身體發抖的怪異感覺。她比平常美麗得多，大概是換了衣服的緣故罷。

王后有了十個侍女，她們擠得我們的小台不成樣子，使得沒有轉身的地方。她們始終在喧嘩着，爭鬧着，幾次妨礙了演習。

二月八日

我向尼克彼得士爾來讀「大學生」這小說，已有一星期了。他曾經把這小說中關於加爾答蕭及高奈夫的事情，讀給我聽。其中話，我有一節特別記得牢——加爾答蕭回到家，如何看見一個女……如何——現在總在腦子裏想着這事，腦裏幾乎睡不熟，自然——這是討厭的事。然而我的腦子真像鉛一般，什麼事情都做不成。

(1) 大學生 (The Colledge Boys) 係Garin Mikhailovskiy所著

二月十日

‘E. N.’壁報貼出來了，上面有許多對於紡車壁報所提出的人生目的問題的討論。現在將他的一篇論文抄在這裏：

“我們學校裏的人生目的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我卻有點弄昏了。接着我們就談到性的問題上去。
他說：

“在工廠裏沒有這樣的問題。倘若你愛那一個女子，你很簡單的走到她那邊去同她說：‘我愛你，阿香（或是蘭英，）你願同我到外面去散步麼？’她如不願意，她就拒絕你，她如願意，就會同你去走。”

‘你說的是怎樣意義？’我問：“是真的意思麼？”

“怎麼，自然是真的意義。就是夫婦一般的。這與吃東西同樣重要，你不能離開食物而生活，你也不能離開其 的一重要事件而生活。”

“但是生了小孩怎樣呢？”

“你真是阿木林！當他們在散步時候，誰會想到生小孩子的事！”

“你自己怎樣呢？”

“怎麼 同其餘人一樣咯！”

這真是瞎說——至少在他自己的一部分是不對的。

二月十二日

現在戲劇正演習到中央部分。西里斯克勃林納夫因為喊得太起勁，聲音很沙啞了，但也很好，他發聲的印象卻比以前更好些。他總是在想發明什麼新的花樣。舉例說，當國王走下舞台時，今天西里斯格突然狂喊着：

“怎麼，那受傷的鹿兒在哭着……”

就衝上國王的後面，捉住他的喉嚨，想把他絞死。我真以為他是發狂了。尼克彼得士跑上舞台，拉住西里斯克的肩頭說道：“這是什麼——”

“啊，我一定要在國王前表示我的發狂。”西里斯克說。

“但在莎士比亞的戲曲中是沒有的啊！”

“那有什麼要緊，這是導演人的創意。”

“我是導演人，’尼克彼得士說，‘並不是你。同時在一本戲劇中只有一個導演。倘若我們依照你的話，漢姆來德將爬到牆上去，把房子放起火來了。’”

“扮演人也必須有些自由。”西里斯克說，“不是如此，那只是木頭人或傀儡。”

“我可以給你很多自由，”尼克彼得士說，“但不可去絞死他，請你。”

“這也不過是學校工作人要想依照自己的意思做罷了！”西里斯克不平的說。

我十分贊成導演人應給與扮演人以相當的自由。現在我扮演拉得士，主張由我的手把漢姆來德的劍打落地下。我想用這樣的方法去做：第一先把漢姆來德 劍打下，然後很從容的允許他抬起劍來，讓他再打落我的劍。

我回家來時，見到父親非常動着感情。我問他有什麼事發生沒有，他沒有回答，只給我一張紙。我看到他的手在震動着，紙上寫着：

“我現在請你對你的兒子康斯坦丁的行動有一個注意。他近來非常變得壞了。他結交着許多胡亂的朋友，一同去吃酒，吃得十分大醉，他也學着去吃烈性的煙草。高斯他很當心的把他的行動騙過了你。高斯他同其他許多男女同學付出二個來蒙去參加一種最不合理，無道德的會合。上星期六，那會裏的人都在一處相近于伊凡公園的地方開會，那一夜暴飲了，很暴亂的騷鬧着。高斯他對於那夜的外出，一定有很好的辯解。這封信也許會被看作愚昧的與虛構的誑話；但你卻很容易分辨得。高斯他已學會如何來欺騙你。只有你自己才能引導他歸到正當的道路上。”

我讀完這信，幾乎暈了過去。過一忽，父親向着我說道：

“高斯他，告訴你的老子——這是真的麼？”

“不，爸爸，這不是實在的。”我這麼說着，眼前迸出了火星。“假使這事是真的，你早就會發見了。我晚上回家來時候，可有一次有過酒氣麼？請你率直的說，我可有過如此麼？”

“不，我想這倒沒有，不過是我從來沒有特別注意你過的緣故罷。”

“但你還有眼睛，爸爸，你立刻會看得清楚的。我每日都住在家裏。我們在校裏每日都要開會，回家來時已像狗一般的疲倦了，我仍是要坐下來讀書。我曾吃過煙，所以沒有告訴你，只因怕你會爲此而難過。至于吃酒的話，完全是誑話。

可是老頭子仍舊不相信我。要如何才能取得他的信任呢？同時，另有一個思慮在我的腦子裏盤旋着：那一個混賬，寫這麼一封信？都是用大寫體

寫的，誰都不能認出他的筆跡。這一定是——”

父親搖着兩手，在房子裏來去走了好一刻，我覺得他的難過，比我所想像的要厲害些。我用兩臂抱着他說：‘爸爸，’你一定要相信我，這全是假的。我以前從沒有向你說過謊，怎麼我現在會撒謊呢？不要難過，請你去休息一忽。倘若你歡喜，明天到我們學校裏去問一問我們的女校長，我是不是像這樣的人。你可以如此辦麼？’

于是他看着我的眼睛說：什麼都不必去問他，相信我了。但我仍覺得難過。就是死也不管，我一定要去研究個究竟。這是誰寫呢？我夜裏一點也不能睡。在我父親這樣人面前，撒謊話有這麼不容易，我今天才第一次知道。

二月十三日

啊，原來如此，不僅我的父親，別的父亲母親也收到了同樣的信。他們有五六人今天到學校來

問靖巴拿。她把他們的兒女都叫去，在那邊過了許多時候。後來這些朋友出來時，面孔非常熱，非常紅，好像方才洗過澡一般。我立即走過去問他們，是爲什麼事情，但他們一個字都不說。今天范夏巴爾根面色灰白，喪氣的在走着。他以爲一定是小夜會的事情發覺了。他很恐怖，怕這事件將降在他的頭上。我完全不以爲這事有什麼可怕。倘若自己把這事體報告出來，當可得到恕宥，然而假如能夠，還是要守着嚴厲的秘密。

二月十六日

今天林娜突然上學校來。她好像是生過一病似的，我看到她時，她的眼睛全紅着，因爲她的父親也收到一封同樣的信。她哭了一天，後來我忍不住對她說道：“你的歌斯帝里將使我們大家都失了生氣。直到現在，大家都還不知道終究是什麼一回事，一切都仍是沒變化呀！”

她哭得比以前更厲害；含着眼淚說：‘這都是你的罪過！你應該獨自一人去替大家受譴責！假使這不是爲你，我——’

說到這裏，她差不多氣窒了。究竟爲什麼我要被罰呢？究竟我的罪在那裏呢？怕她最近去自殺的事也是我的罪過罷。這是什麼話！即使這是對的，她也是顛倒了事實，我有什麼罪呢？對於小夜會的事件而說，我不會比她要多受罰，她同我都是到那邊去過的——事情完全是如此。

二月十七日

靖巴拿叫學生委員會召集一次全體大會。她在會場上說：“我希望知道這些信的出處及信中所說的實在狀況的人，對大會有一個報告。現在顯然的事實，許多學生都痛心于此事，不能好好的做他們的正常工作。”

沒有回答。我對於此事感到非常難過。一方

面，我同別的人一樣，受着誓約的束縛，在另一方面說，覺得這問題無論如何不應如此放着不解決的。

“很好，”靖巴拿說：“似乎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情，倘若事情是如此，我們都把牠忘了罷。我相信這錯處完全是在寫信人的過分想像。在我一方面，深切希望寫這匿名信的人，把他的想像使用于別的方面去，不要再做有碍于學校工作的事情。同時，也希望你們能好好的進行演劇工作。‘漢姆來德’每天要練習，我希望這劇能使得我們的頭腦新鮮起來，洗去過去混濁的氣氛。”

大家都發笑了。但我心中比以前更難過，在父親面前所撒的謊話的羞恥，也懂映到心上來了。靖巴拿相信我們，常能救我們出來，但我們卻繼續着謊騙她——

‘漢姆來德’定二月二十日公演。（尼克彼得士也贊成。）

邀請小組來看戲，是我們所參加的一個工廠小組。

二月十八日

性的問題開始使得我感到十分痛苦。我要去找一個適當的解決法，因為十分興奮，今天演習戲劇時，在一幕許多人出演的場上，我把女子都捉壓到一隻角上去，她們穿着新衣服，頭髮結着不同的花樣。我不是爲着玩而如此做的。女子們都咒罵我。尼克彼得士說，假使我弄錯了劇，他將驅逐我出去，叫另外人來代替我的地位。他們大家知道這不是玩的。他們都說，我近來一時非常沉靜，可是一時又忽變成粗莽。但他們知道點什麼東西呢？

二月十九日

事情似乎使得我再要同沙麗華說話是不可能的了。我不知怎樣把這事情寫下來才好。沙麗華和

我，一向是要好的朋友，我現在對她仍抱着同樣的心意。今天我們做的事情，我真也是耐不住的緣故。沙麗華是衣裳委員長，差不多全部衣服都是她自己料理，別人誰也沒她那麼勤勞。在每次演習時，沙麗華都是來的，今天她也來練習衣裳的應付。她在化學作業室中縫一件我所穿的拉得士的衣服上的一個洞孔。我對她說：

“沙麗華，你願意同我出去散步麼？我這樣作爲一件主義的問題問你。”

“出去散步，你的意思是什麼呢？是說我們一同出去散步麼？”

“不，不是這麼意思。是一個真的意義。”

她停了縫，向我說：

“什麼，我們不是真的意義的散步麼？”

“你不知道，”我說，我覺得變得非常壞了，‘我的意思是像——夫妻一般。’

我想她一定要發怒了，但她沒有。她把眼睛轉

向下去，說：“怎麼，你要同我結婚麼？你要結婚的年紀尚未到呢，我也年紀太輕。”

“不是呀，沙麗華，你沒有明白，”我接着說，這時我覺得要逃走一般的，“我並不是說結婚。我只是說現在——我們尚是在學裏時候——你願同我出去散步麼？”

‘你以後要怎樣呢？’

“是，我想同你接吻。”

她想了一刻說，

“不，我不願同你這樣。但是，如果我允許你，以後怎麼樣呢？”

‘阿，要命的！’我喊了一聲，將她手中拿着的線，猛力地拉了一把，就逃出房子來。

二月二十二日

直到今天，我因為忙着偵查信件的事情，沒工夫寫過‘漢姆來德’的公演。

這劇演得非常出色。西里斯克勃林夫像雷一般的喊着，像輕氣球一般的在台上迴旋着，碰着的東西，什麼都打了下來。有一處，國王向他大聲地喊道：“靜些，惡魔！”范夏巴爾根扮演陰魂也很好。他用氈子包圍在身上登台來，他的面上，用粉筆塗着，他的聲音真像鬼一般，尤其是走進地板中的活門裏去時，十分酷肖。可惜那時活門上發生障故，走不通，他只得向台後下去。尼克彼得士比任何人都有精神。我們沒有後台監督的位子，他就坐在舞台的後面指揮。後來同學們說，這個位子與台太近。台下同時聽到二個聲音——一個從台上來，一個從台後面來。我把西里斯克的劍打了下來。他似乎是不大會用劍。雖然在沙士比亞的劇本中沒有這樣的做法，可是看衆也沒有覺得怎麼。黑查霞演得最出色——比其餘的任何人都好得多。有許多女子見了她以後哭了。

二月二十五日

今天黑查霞使得我非常吃驚。她自演劇中受觀客幾次大聲喝采之後，就非常自傲。她確實似乎變更了許多。她不再穿黑衣服，態度也很活潑，把她平時的一切行動都變更了。她不再談屍骸的故事，就是我們有幾人要她說時，也引不出這些話，她叫我到走廊上說道：

“我想告訴你一件秘密事情。”

“什麼秘密？我並不想要曉得什麼秘密！”

“但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我告訴你，我愛着你。”

“什——什——什——麼？”

“不要說什——什麼，不要假裝耳朵聾。沒有一個人是負了責任去造成戀愛，而是自然中發生的，不要以為我要做什麼可怕的事情，不過我會反復想過，並決定了，我告訴你這件事情，能使得我的心輕鬆一點。並不是給了你什麼對於我的優越

權。”

“去喝一杯冷水罷！”我說着就走。

二月二十六日

一件奇怪事情。今天那些女同學們出去談着那件秘密事情，同時我也發見她們想把這小夜會的事情重新復活起來。可是沙麗華也在其中，那真是壞了。自從那天將我一向看作主義問題一般的事情問她以後，我們就沒有相互說過話。而且看來，她似乎在避着我。我聽到這個秘密談話以後，即去同范夏巴爾根相商，我們決定預備一個反攻。

二月二十七日

我非常愉快。差不多將全二月的工作，都費在中國問題的報告上。尼克彼得士對於此事非常讚許。

我偵查出寫那些匿名信的人。他是開西加，哥

羅加夫，第二組裏的瘦長的陰私鬼。我所以疑心是他的原因是如此。我所有的惟一的材料即是父親所收得的信。我最初去偵查墨水，這事很困難，因為他們用過之後，都立刻把牠拿走。但今天，我想出一個妙法。當第二組在數學作業室工作時，（那時，阿爾馬克斯不在那邊）我閃入室內喊道：“請誰快些給我一瓶墨水，阿爾馬克斯要着。”我將第一映入我眼中的墨水瓶——這是開西加的，他坐在門邊，是我所預先知道——就拿了跑出來。開西加追來，喊着要墨水還，說他自己要用。但我並不是一個呆子，決不會就還他。我很快的跑進講演室，那裏我預先放好一隻空瓶，急速的將開西加的墨水倒一些出來，然後再跑回去，從容的將墨水還他。他很奇怪的看着我，但不說什麼話。近來我很嚴緊的偵視他，發見每次見到他時，他的面色都很奇怪的顯現着。他是第二組中來參加小夜會的惟一人。我將二種墨水仔細比較，見都是紫色的，相互很類

似。現在我必須再去比較二種筆跡，以後要去設法拿到一點。不過這是更困難，因為那些字是依印刷體寫的

三月三日

在種種苦心之後，終於得到一本哥羅加夫的習字本。我發見習字本與那信札中的母處類似點。于是我去看開西加，單刀直入的問他：“開西加，那些給父母的信是你寫的麼？”

“你再說！你這污穢的畜生！”他怒喊着，面色轉紅了。

我更進一步說：“把你對於這事情所知道的告訴我，快說。”

他握起拳來預備決鬥，我就裝着奇異的樣子奔了出來。照心理學上說，他一定要到我這裏來自白的。

三月四日

真要命，我這事性又做得失算了。今天我到尼克彼得士那邊去繳一月份工作，當打開歷史書時，見裏面夾着一封信，我拆開來看，幾乎使得站不住。

“高斯他，爲着老朋友的情誼，我特地警告你。對於小孩會的事，有一個攻擊預備反對你同范夏巴爾根。我將這事情告訴你，他們尚不知道。當心些！”

但給我最大的驚駭，並不是這信所寫的內容。這個筆跡 印刷體的字，這個墨水，同給父親的信完全是一樣。這決不會仍是開西加所寫的！在昨日的爭鬧以後，開西加決不會“爲着老朋友的情誼”，來“警告”我的！

于是我到尼克彼得士那邊去。我不問功課，先向他說道：“尼高策彼得羅維基，我想去偵查出那些匿名信是誰寫的。可以麼？”

“你怎麼做法呢？”他問。

“第一先去偵查，然後再做出我的結論來。”

“爲什麼你要做這件事呢？”

“因爲他寫那樣的信，暗傷了他的朋友。”

“但是你可有想過賴勃茨夫，”他說，“在你們的朋友中，自己有了偵探的行動，可真是好的麼？這件事情不是大家都完全忘了，不在懷中的了麼？你爲什麼還要把牠提起來？”

我幾乎要說出這件事情已經被我重新提起來了，可是我終于沒有說出口。

無論如何，我的搜查應該停止了，在開西加哥羅加夫的事上，我真着了一個迷兒。

但那些信究竟是誰寫的——第一次的及今天給我的這一封信？

三月七日

我讀了阿志巴綏夫的小說“沙寧”，全夜沒有睡得，而且，還——現在頭痛得很，我不知要怎麼

辦才好。將這事請去問尼克彼得士是沒有用的，他要說，他已經在博物學上同我們說了。我不能將什麼事情都同他去說。

這事的最壞處，是在使得我的精神非常痛苦。今天我又讀了日記上所記着人生目的那一段。把我所加于‘滿足自己的慾望’那條下的附句“真是一個阿木林！”的詞塗去。這是在生活時候，苦惱時候，有價值麼？當腦子中起這樣思想時，我自己問着：“這些思想是站在青年的前列，進軍的少年共產主義者所應有麼？”雖然我尚未加入A.C.Y.，只是一個候補者，我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共產主義者。然而我似乎已經做了許多壞事。參加小夜會，接着做許多虛偽，特別是現在對於性的問題。我所做的，完全是資產階級，知識階級所用以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我既不是資產階級，又不是知識階級，我應得用別的不同方法來解決這件問題。

三月十二日

我方才由工廠俱樂部開小組會議回來。雖然時候已遲，但我必須將經過的詳情寫下來，否則怕會忘了。大約有一百五十個團員出席，就中三十人是屬於我們學校中的，其餘都是產業工人。起初，與我們自己開會時沒有什麼分別——或者還要呆板些。他們聽過地方委員會的報告以後，就是事務報告。工廠中的少年，非常討厭。始終是呀呀地噪着，主席差不多每隔一分鐘就要喊維持秩序。但在緊急問題提出來以後，他們的嘴就立刻肅靜下來。

那邊有一個女子叫做辯爾肯娜，她向小組請求墮胎的費用。（我一定要去問西里斯克勃林納夫，這是怎麼一回事。似乎是一件使男子變為女子的方法，或者反一個面，使女子變為男子的方法，或者是使女子不會生出兒子的新的醫藥上的發明。）

當這個請求書朗讀以後，會場上就起一陣可

怕的騷擾，他們中有幾人說，應該給她錢，但另外的人說不可以。於是伊凡諾夫，一個很誠懇的人，小組的書記立起來說：“怎麼要這麼大驚小怪的騷擾着，我先要問你們，團員的團費，常是積欠到三個月以上，雖然我每次都同他們爭執，仍舊未能收得，你們究竟打算從那裏去拿錢給她？這裏究竟不是一家銀行，可是麼？”

那時一個非常粗野的女人立了起來。她無論對於那一個問題，都可以不斷的說一夜，常是十分興奮。

“假使每個人都給錢，事情將怎麼樣的？誰要生孩子？是普西根麼？我提出下面的一個具體提案——給她一本關於墮胎的書，讓她去讀一下。”

但另外的人又鬧起來了：

“給她錢！”

我覺得他們正是在玩耍，方才書記已經說過，沒有錢可付。

以後另外一個女子立起來說：

‘不，這不能的。沒有錢可給了。無論是誰都應該生下孩子。還有一層。如果墮胎，她會因此而死也未可知，或者也要使她受損傷。她的一生便不幸了。墮胎的事是少有成效的。’伊凡諾夫再立起來說道：

“我已經告訴你們過，小組已經沒有錢可以支付。然而，同志們，一點事情也不替她做，卻也不是一個辦法。你們不記得麼？以前齊爾肯娜曾經提出另外一張請求書過，她說沒有住的地方，請求給她一間房子，至少一間房子的角隅。所以我們一定要問明齊爾肯娜的地位，特別因她是住在市外的。墮胎是不行——讓她生下孩子來——我們並不是不去管她，我們一定要幫助她去找得一間房子等。”

以後舉出一個委員去調查齊爾肯娜的真實狀況。我們唱着“青年軍士”歌散會。

我回來時候，腦子中如何想像着工廠裏全夜

煌煌燃燒，閃閃輝耀着的另一種不同生活。現在我知道那邊的人也歡喜玩耍。在小組裏提出一個問題來，並沒有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難。

我覺得很奇妙的快樂。我認識我並不孤獨，我也能在我的階級上盡力。但同時性的問題又在我的腦子裏起來，不過是從別的角度來罷了。痔爾肯娜事件是一件重大的原因，范格彼得可夫說這事件是很簡單的，但一百五十人的小組碰到這樣問題，却似乎並不簡單。我現在覺得一個整個問題，總是連帶着許多困難。譬如說墮胎——爲什麼要使得一個女子終身不幸呢？

我以前沒有怎樣注意過工廠小組，實在是可憐。否則我已學了許多事情。我想到伊凡諾夫那邊去問一個問題。

三月十七日

我同西里斯克談了墮胎的事情，他很詳細向

我解說。不相信這樣的事不至傷害女子的一生。產生強壯的小孩，回復到古代的人類，在她們是最好的事情。

三月十九日

范夏巴爾根近來不到學校來，我覺得非常奇怪。我想這是小夜會的事罷，但好像還有另外的原因似的。這回，我不去干涉此事了。尼克彼得士說得很對，去偵查自己的朋友，不是一件好事情。沙麗華和我相互間不說話。我感到要同另外人去做朋友才好，近日去看了幾次黑雀霞。

她說，她以前是恨我，因我去戲弄她，但從在演劇時見到我打下西里斯克的劍以後，她的態度就變更了。

工作照常進行着，頭痛和別的困難事都沒有了。現在我每天早晨用雪擦着身體。

三月二十一日

今天沙麗華到我這裏來，向我說道：“高斯他賴勃茨夫，我告訴你，我觀察你的心思完全變更了。我以前以為你是個真正的共產主義青年，忠實于階級意識的人。現在我看你不過是一個假冒者。你的意識和 A. C. Y. 一點也不相合。”

“我從沒有假冒過什麼事情。”我說，“你知道我的真意識是怎樣？”

“我自然完全明白。我也知道你同范夏巴爾根所計劃的是什麼一種事情。”

“我並沒有計畫過什麼事情，不過到那邊去過罷了。那麼，寫那些匿名信的人就是你呀。”

“你敢這樣同我說麼？你這壞蛋！”沙麗華說，一直看着我的眼睛。“你說得很好呀。”她轉了身體預備走。

“請等一剎，”我說，“你十分確信麼，沙麗華，我沒有 A. C. Y. 的意識？”

“我不願再同你說話。”她說着就走。

我覺得十分傷心。我沒有什麼辦法，她所說的卻是對的。但‘裝假’卻從來沒有過。我將使這事實向她‘證明’。

三月二十三日

今天起了很大騷動，是爲什麼原因，我到現在尚不知道。

林娜的父親，克爾的傭人，今天到學校裏來，他來看靖巴拿，同她談了一個長時間，他的面孔上了血色，很興奮的，有什麼要向她說明似的。她聽了他的話後，似乎很發驚與苦惱一般。

事情全是在教員室內，我們完全不能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話。以後，靖巴拿非常興奮似的，和林娜的父親一同出去，直到放學時尚沒回來。

全種學校工作人都被叫去了，我們都放學回家來。

三月二十五日

寫下這件事情來，非常使我感到不舒服，但又不得不將他詳細寫下來。

今天我到學校後，靖巴拿立刻便來叫我到她的事務室去。

“你能照實同我說話麼，賴勃茨夫？”她說。

“是”我回答說，一直看着她。（我不願再撒謊了。）

“告訴我，你有否參加范夏巴爾根所召集的會過？”

“我去過。”

“你不知道這不僅是妨礙在學校內的學習，且是欺騙了學校麼？”

“我給你一個共產主義者誓言的敬禮，我不明白這點。”

“這事件與學校間的關係是如何，你可有想過

麼？”

“我想——這是沒有關係的，因為那些會全是在學校以外開的。”

“好，就算是如此。你知道現在林娜有什麼事？”

“我知道她不到學校來，但我很懷疑的，是否與這事——小夜會有關係。我給你敬禮，我實在沒有確實知道。”

“林娜，”靖巴拿說，“要退學了，她將到烏克蘭去。我希望你不要將現在的話去告訴別人，正像你將小夜會的事守着秘密一樣”

“我自然守着秘密，靖拿大巴維洛維娜，”我像有一塊鉛塞在喉頭一般。“不過，我相信女同學方面一定比我更能知道這件事情。”

“我已經同她們談過，你現在可以回去了。”

“只一分鐘，靖拿大巴維洛維娜——還有一個問題。可有什麼關係——林娜的事件——這可同

——性的問題有關係麼？”

“啊，有關係的。”靖拿大巴維洛維娜鄭重的說：“你可以回去了。”

我走了，但沒有到學校去，一直回家來。

(以下有幾頁被墨水塗去。)

四月五日

昨天收到一封林娜寫來的信。

“高斯他，賴勃茨夫！現在我一點也不願來責恨你，我知道這是我自己的過失。高斯他賴勃茨夫！這封信到達你的手時，我離得你很遠了，我不再羞恥。我已經開始一個新生活，所有陳舊的，黑暗的過去，都已丟棄，今後永久從我的生活上抹去他，我所以陷入于同范夏巴爾根的戀愛中，全是你的罪過。這無寧說我因為恨你，被你的粗暴的待遇所傷心，并恥于我們俗惡的自殺，才發生此事。但

現在，什麼事情都成爲過去的，我覺得非常愉悅，我勸告你改變你的生活態度，假使你如此下去，你將一無所得，除開墮入黑暗的不幸中。在你的生命與我的生命中，尚有許多的美麗，存在于未來的道途上。

“現在你可以明白知道了，寫那些給父母們的信就是我，我受着十分苦惱，我想把一切事情都中止下來，可是不知道要怎樣去做才行；然而我寫了那些信以後，心中更多一層痛苦。只到現在，我才脫離陰暗，進入自由，光明之中。我認識自己是如何的愚笨。

“你爲着那件事情——你記得在衣裳室中的那一天啊——不同沙麗華說話。沙麗華不是那樣人。雖然從前我待她很不合友誼，可是當我最苦痛的時期，她卻以姊妹待我。

“再會，高斯他賴勃茨夫！祝你幸福並同沙麗華和好。請永久，永久忘了我的一切！”

不知道怎樣的生活法，真是一件悲慘的事。

四月十日

今天在街上遇到范夏巴爾根。他穿着優美的時式衣服，拿着手杖，口裏含了香煙。

“噲，高斯他，”他喊着，“仍舊在那老廚房裏吃醃臘麼？”

“是，我仍舊上學的。”

“有什麼意思呢！我告訴你——明天請你到我那裏來。我們另外還有幾個女子——不像學校裏的尖酸貨，是真正漂亮的姑娘。還有許多新鮮酒，真的請你來。”

“很好，”我說，“我會來的。我們的老朋友也有麼？”

“自然是在 都是些好朋友，你來的麼？”

“很好。再會。”

四月十二日

這件事情是如此經過。我依照向來的時候，到伊凡公園邊他的家裏去。已經有十二人在那邊，圍着坐在桌子旁邊。范夏的父母同從前開小夜會時一般，出外面去了。現在我可以說出小夜會的究竟來。小夜會就是吃酒，同女子玩耍——和街上所做的情形却是不同，只不過是擁抱與接吻罷了。在桌子上放着一碗油煎黃芽菜——大家所歡喜的——和許多火酒，使各人得盡量大醉。我個人，從未見擁抱與握手以上的事過，可是現在看來，似乎還有些更壞的事情。

他們都圍了桌子坐着——其中有三人是我們學校裏來的（我不舉出他們的姓名來，）有幾個面上塗着彩色的女子。女學生一個也沒有。我進去時，他們已吃得很醉了。他們喊道：

“噲，高斯他來了，請吃酒！今晚有很有趣的事

情。”

“是，這是有趣的。”我說着，將杯子丟在地板上。“什麼是有趣，什麼是沒趣，我是認識了。你們，我親愛的同學們，請你們同我一起回去，從此不再在這裏露面。你們現在所做的事，我過去已經做過，這是一件很壞的事情。不過，在我們未走以前，再說幾句話給別的公民諸君，”

“怎麼，你發瘋了麼？”范夏巴爾根喊道。

“不，我並沒有發瘋，我已經蘇復過來了。”我回答說，“你可知道，范夏，你的的小夜會惹起許多糾葛？你可知道一個女子的生活——你知道她的姓名——爲着這事葬送了？你可知道，你也將葬送了學校？不，范夏，請你盡量同你的朋友去吃酒，玩女子，但請你不要引誘我們學校裏的人。”

“你這混賬！”范夏喊着，預備作戰了。我拿一個酒瓶向他丟去，和其他的同學，一同逃出那所房子。

四月十五日

疲倦得兩手在發抖。在暑假以前，有許多工作要做，因為冬裏的騷擾，使得我拖下許多功課，假使現在不把他們都弄清楚，整個的暑假便要斷送。他們在說，今年夏裏，要舉辦一個暑期學校。我起初以為只是為初等科的人辦的，現在卻像是中等的人也要參加似的。在夏天，我們有更好的修學旅行了。

西里斯克勃林納夫說，學校工作人在夏季裏要完全失去他們的能力，雖然在冬天，他們能做得一些事，但在夏天是不行的。

我近日得到一個新朋友，叫做夏西格勃六莫夫。他一向是和我同在一組的，不過我從來沒有同他招呼過。他很是一個快樂人，沒有思慮到什麼問題過。我把自己的事情及小夜會等告訴他，他說，這些完全是廢事。我把他完全忘了就是。

四月十七日

學校裏起了一件奇怪事情。當我走過數學作業室時，聽到有幾個人在那裏高聲大笑。我走進作業室去，見銀格弗拉特肯與斯大夏佛里普斯格面對面笑着。我以爲她們在玩，於是也笑了，問她們有什麼事。可是她們沒有回答，卻反笑得更重，我并覺得斯大夏的喉嚨裏有特別響聲。這聲音似乎變成窒息似的。我十分狼狽的跑到外面去找值日的學校工作人，——找到了阿爾馬克斯——帶他回來。那時，她們卻又在哭着。阿爾馬克斯說，她們是發了歇斯帝里。我跑去拿水及手巾來。她們立即就回復過來了。後來，同學們問我怎樣醫治她們的，而且我也譬如過查霞托賴維尼考凡的暈倒病。我說，這不是我的事情，現在的學生會會注意到的。

無論如何不歡喜，總有許多事情堆在我的肩

上。一個月以前，地方行政部聯絡我們學校，組織起社會法律少年保護委員會，於是我們要去幫助他解決浮浪兒的問題。因為契耿事件——他偷六個來蒙——及我去觀察頹廢的地下室，在那邊發見他的事情的結果，我被推為學校的代表，出席于社會法律少年保護委員會。因此，現在我要到那邊去，做着許多浮浪兒的事情，可是總沒有結果。倘若成年人同在那邊做了三個月工作，定要被送到精神病院裏去。

在我的意見，這問題是很容易解決。只要把像我們一般能同浮浪兒在各街角上巷戰的少年，組織幾隊，在作戰之後，同他們一起吸紙煙，吃浮得格酒，他們就會高興結識我們，我們就可乘此教他們讀書。我們有幾人是能夠的，如同范格彼得可夫說故事給他們聽一般。這樣，也不至于使得辦事人神經衰弱。不過也有一個問題，我們沒有時間做自己的功課了。必定要弄得十分忙的。我將這意見告

訴社會法律少年保護委員會的書記，那個精怪，她只是笑着我，我很恨人家笑我。她如不來笑我，自己肯去想一下，就要好得多了。他們現在的方法是沒有一點價值的。我不願再到社會法律少年保護委員會去工作。

阿來司格契歌的父親被一輛貨車碾死，靖巴拿領他來自己養育。全學校裏人都稱讚她做一件好事情。

四月二十日

學生委員會開着會議，討論女學生的歌斯帝里問題，我被當作證人叫了去。

“國民軍”也在那邊。學校國民軍係在一個月之前，為幫助學生委員會的行政職務而組織起來的。只有二個“國民軍軍士，”他們正像在影戲中所見的法國警察一般，裝着討厭的面貌，在學校裏巡

遲着，我在學生會上說明遇見的情形後就走。我不想他們會有什麼結論。

我們去參觀了幾次我們所參加的小組所在的工廠。

從種種方面說，無論 A. C. Y. 的支部及小組，似乎沒有什麼能影響我們的學校生活。這實在不是很好的事。

四月二十二日

今天在講演室中起了一場惡戰。浮羅格司幾滿士的面孔全是血，他受了傷，因之，我們幫他為“無敵將軍。”自然，國民軍是沒有辦法的，只叫了當值的學校工作人來。

學生大會討論着新的自治方針。依照這個方案，以後學生委員的選舉，改一月一任為三月一任。這樣，使得委員對於自己的工作，有時間使得熟練些。現在的情形，確實職務尚沒完全熟悉，卻已

要更換了。西里斯克勃林納夫反對這個新制度，他說，委員存在的時期延長，他們的權力也要增大起來的。但這不是一個什麼問題，就是委員的任期，延長到一年一選，他們豈是受着學校工作人所統治，他們自己是沒有絕對的權力。對於這點，靖巴拿回答說：‘我看勃林納夫還是抱着舊時的脾氣。他決不至要使得學校再成二派——特別是這學期之末，尚有許多工作再待完結時候。我覺得他是被陽春之光所反映着。’

西里斯克說：陽春與此沒有什麼關係，他只是想表示他的意見罷了。那時，大家都騷動着，勃林納夫十分激昂的大聲怒鳴着，於是阿爾馬克斯突然跳起來叫道：‘學校不再要勃林納夫！真正的騷動就發生了。’靖巴拿就立刻宣告散會。

後來，西里斯克在走廊上說，他要使學校工作人知道，在主義上說，他第一是革命家，學生不過是第二。他如此說了許多時候。

四月二十三日

一號新的‘E. X.’發表了，上面指摘着自治的無力。一大羣人圍着那壁報立着，西里斯克勃林納夫立在那邊作熱烈的演說。大家都贊成他的意見——無權的自治組織，完全沒有自治可說，還是使牠全都結束了的好。但他們決定把這事件延期到學期之末工作結束以後再說。西里斯克接着又說：學校工作人沒有實行他們的目的，若不驅逐他們，學校決不會走上革命的道路去，我們也不能安心生活着，工作着，可是這些話，卻有許多人不贊成他。從我的經驗說，靖巴拿及尼克彼得士那樣的人，正是忠實于他們的職務；自然，我對於愛爾尼克太有些問題，對於阿爾馬克斯也如此，但我不願說他們是無用的。可是西里斯克勃林納夫說，如果戰爭發生了，卻不能不同他們全部作戰。

此事以後，我和尼克彼得士在健身房中散步

談話。是他來叫我去的，他在各種談話之前，第一先問我爲什麼不同沙麗華親近。我說，在林娜事件以後，不同她做朋友的。主要的原因是沙麗華有着什麼事情疑心我（雖然我惟一的過失是參加小夜會，）而且說我沒有 A. C. Y. 的意識。

“她完全對的。”我說；“不過她的性格太激烈了些。她是這麼奇怪的，你是怎麼想着？”

“她是一個真實的女子。”他說。‘對於自己，對於他人，都持有很高的標準的人。但她一次同誰親近了後，便一直到最後同誰在一起的。’接着，尼克彼得士沒有什麼明白的理由，突然問道：“告訴我，賴勃茨夫，你以爲我是一個幸福的麼？”

“自然，你是一個幸福的人。”

“你的觀察是不行呀，賴勃茨夫。”

“是，尼高策彼得羅維基，我是從這一方面觀察的：我以爲一個人，孤獨着，而去竭力投入于社會活動中，以去忘了他的孤獨，便是不幸；一個人

沒有談話的對手，便是不幸。”

“你覺得不幸麼，賴勃茨夫？”

“呀，不。”我說，“你不能來提醒我！”

我們都笑了，我就走了出來。

大家都理解并歡喜尼克彼得士，我不懂他為什麼不幸。只有西里斯克勃林納夫是反對他，但他是反對全部學校工作人的。

四月二十六日

今日到社會法律少年保護委員會去，書記不在那邊，我看着放在桌上的書類去消磨時間。一封文字寫得壞的長信引着我的眼睛，我很快的讀了一回。這信使得我發驚，因為那邊沒一個可問的人，我就決定用打字機把他謄寫出來。自然，這事情我做得非常迅速，因為書記或者就要回來。我正謄錄好，把原信放入文件籠去時，書記就走進來了。籠仍放在桌上，還開着口未關。書記很懷疑的

看着我。“我不在時候，你在這裏做過什麼事？”她問。“沒有做過什麼，我只坐着等你。”“爲什麼文件籠開着口？”“哈，我只看過一下。”“讓我來併做一次告訴你，請你不要動我的文件籠，內面放有重要文書。”假使是重要文書，你怎麼把牠放在桌上。”

書記非常生氣的說：“你似乎是不能在正當的精神中工作的，賴勃茨夫同志，然而——”

“然而，”我說：“我在此地並沒什麼可做的事情。當我告訴你如何去處理浮浪兒問題時，你卻當作一件玩意兒看。”

回家以後，我再讀了那信。這是如何使我驚駭，成年人似乎也爲情的問題所苦惱，而且他們還是爲他們所做的事情受懲罰。我一定要將此事去問尼克彼得士。讀了這些信而不能明白那一部分是真，那一部分是假，真是一件苦痛的事。但這些事在書本上是找不出的。

四月二十八日

今天我們試驗算術，第四組的斯大夏佛里普斯格落第了。她走出作業室，忽然立下來笑着。那邊有幾個女學生立着等待試驗，她們想把斯大夏弄好，拿水給她吃，可是立刻她們都一齊發笑了，笑着又哭。斯大夏跌倒在地上，彈着腿，其餘的人也一個一個跟着她跌倒下去。學校工作人衝了進來。等到她們安靜以後，聽得靖巴拿對阿爾馬克斯說什麼“羣衆歇斯帝里”同“一定要想個方法才行”等話。全部工作差不多停了十五分鐘。

這件事情過後，我把社會法律少年保護委員會抄來的信拿去給尼克彼得士看。他很不安的看着，勸我把牠燬了，去思索自己的工作。但我堅持要他回答，他說，這都是性的墮落，蘇維埃政府正用着全力同牠奮鬥；譬如努力提倡體育，設起公衆講演，改善一般人民的精神能力。但這些話完全沒有解答我的問題。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尼克彼得士不安的時候。

四月三十日

在物理試驗之後，女同學們又發生一次羣衆歇斯帝里。今天‘E. X.’壁報載着下面一個報告。

‘歇斯帝里講座

“我們很愉快的告訴我們的讀者，我們學校裏將開設一新部門，他的名目叫做‘歇斯帝里講座’（不要同歷史講座混淆（1））研究完了，試驗及格的女學生，給以‘有教養的少女’的證書。這講座中所教授的科目，我們能說出的是舞蹈，賣弄風情，及各種歇斯帝里的情態——從鼠叫一般的銳聲到雷鳴一般的狂笑都包括在內——現在成績最好的候補者是以下幾人：

“N. F., S. V. I., D. 同 K. R.

“爲使上述講堂的研究便利起見，‘E. X.’熱

忱的介紹下面幾種新方法：

“(1)在講堂內設起可以放一百齣命靈草汁的木桶。

“(2)在操場放着貼有‘悲章之像’名牌的鐵像。所有歡喜哭的朋友，都可去伏在他的胸前哭，不致妨礙別的同學工作。

“這偶像必須用鐵鑄，使其不致被眼淚所溶化。

‘E. X.’確信這些新方法必大有幫助于歇斯帝里講座的發展。’

我們看了覺得很有趣，但女同學卻十分發怒，把‘E. X.’撕了下來。那時卻好靖拿大開始去讀，她踏着腳說：“我不願什麼人干涉學校內的出版自由。立刻把這壁報仍舊貼上去。”

於是她們跑去拿些針來，把這紙再釘在壁上。那時我們立在旁邊笑得肚子疼。

過後，我發見有着什麼東西失落在地上，在講堂旁邊拾起一張破碎的紙。這是關於斯帝里講座的記事，寫着的字是靖巴拿的筆跡。在稿紙的後面，同樣的筆跡，寫着“給編輯”幾字。以前沒有人告訴我這件事過，真是要命。同樣，許許多多的事情，只有自己發見。雖然好像有非常多的人，可是我覺得沒有人可以談話。我不同沙瓦華說話了，西里斯克已和從前不同，尼克彼得士是個成人，不能瞭解我；其餘再沒有人了。

我尚有一個作業要做完牠，然後拿日記來寫。日記，是我什麼事都可說得的好朋友。

(1) 斯帝里係神經昏亂症 在歐文係 Hysterics, 與‘歷史’的History 相近似。

五月十日

哈哈，我差不多全部工作都做完了。今天尼克彼得士祝賀我，說我已是第四組一般的了。我們一

組的人差不多都及格，也包含黑查霞及沙麗華在內。夏西格勃六莫夫落第了，他從一月份以來，沒有做過社會及數學二科，他說，這些功課完全沒意思，同時他也毫不介意于留級升級。還有一層，他不存心在學校裏讀完功課，他想進騎兵學校去。他說，他很歡喜那邊所穿的紅褲子。

我以為這完全沒意思的，一個人穿長腳褲與短褲子有什麼關係呢。

我將社會法律少年保護委員會抄來的信給夏西格看，他說，這事並沒有什麼奇怪，所有的成人都是如此的做，完全沒意思。

對於性問題的態度，是否與我一樣，他沒有說到過。

五月十五日

今天靖巴拿向我們宣佈，夏季中仍住在鎮上的人可以加入暑期學校，其餘的人可以離開此地，

回到自己地方去。她說，她仍舊在暑期學校裏做事，不去休息。

暑期的功課是：(1) 考察鎮市附近的鄉村狀況；(2) 與地方博物館聯絡，從事于考古學的研究；(3) 關於博物學上的修學旅行；(4) 爲着研究社會學去參觀博物館與各種古跡。

學校工作人各自在自己的專門範圍內做研究的指導。

暑期學校于六月一日開校，在休假證書及升級事務完了之後。

五月二十日

在足球時候，踢破了鞋子。現在爲省爸爸過分的費用，每晚自己補着鞋，因此沒有工人寫日記。鞋司務說，結果，我仍只有去買一雙新的。

五月三十一日

勃六莫夫有一個姊姊叫瑪麗娜，雖然她已經完全是成人了，她還是不離開那些年輕的男子們。她滿身吹着香氣，正像一隻酒桶。她的鼻子很白，但夏西格說，那些都是粉，實在是青的。我要去看她的究竟是怎樣。他們的父親是販貓皮的。他買了貓，剝下皮來，當作灰鼠皮賣。父親認得老勃六莫夫，說貓皮不十分好，要脫毛的。瑪麗娜常是很可憐着我似的。叫我為“孤兒”，把茶及果醬等東西給我。於是夏西格也開始叫我“孤兒。”這實在有些討厭，在另一方面，卻也無寧說我是歡喜這樣。

A. C. Y. 夏季裏停止開會，雖然我很少出席于工廠俱樂部的會議，但也覺得很難過。除此，西里斯克勃林納夫是到湯白府去，查霞夏季中到列寧格拉去和她的親戚同住。我時時覺得獨自在赤裸裸的地球上，四旁無人，可怕的孤獨，我心上非常癢痛。

原书空白页

普通抄本

六月三日

今天靖巴拿來解說暑期學校的作業。我們將從各方面的觀點，或照她所說的用混合方法，去考察離城五哩的格羅夫肯諾農村。我們可以去認識農民了，不過正因為我們是城市中人，應當注意，不可在他們面前有傲慢的態度。我們也可以去考察他們的生活方法，測量他們的鄉村地理，倘若他們需要，給他們知識上及其他任何幫助，經常的做成他們與城市間的關係人；這是第一種工作。此

外，我們可以聽農民的歌曲，故事，傳說以及迷信等，把牠們都記載下來，（還可以把農民的服裝繪下來——如果這些對於他們的‘生活方式’更有關係。）

靖巴拿爲要使我們知道民間紀事詩的內容是怎樣，曾從芬蘭詩中選出一首叫‘考萊夫拉’的，讀給我們聽過。有個民間傳說的蒐集家叫做魯乃倍的，曾經走遍芬蘭全國，蒐集一大批故事；後來有一個詩人叫蘭羅德，把牠們改作爲詩。

這完全不是同莎士比亞一樣，在三百年以前，不過是前一世紀——還不滿一百年的事。大約魯乃倍對於這些故事有些用處；但我不明白，爲什麼我們也要去費工夫研究牠，可有什麼人對於這些草木之妖及惡魔等的野蠻信仰，能有興味麼！

我也不信農民對於這些笨事會有信仰！

除此，也無須多去比較研究。譬如在芬蘭的民間傳說是些巨人，其中有三個巨人共同去搜尋三

巴地方的寶物；當他們搜尋時，會同各種惡魔的勢力作戰。如此，你怎麼能將牠去同老嫗夏格騎掃帚的故事相比較呢？在我們俄國所傳說的鬼婆及惡魔都是非常醜陋而且兇惡的。可是芬蘭人卻相信着不可殺青蛙，因為青蛙曾經做過人；牙齒跌落，必定要拋給蜘蛛等。這些話不過都是表示人民的愚昧，我看不出有什麼記載下來的價值。

其實，還是使他們知道些農村合作事業及電化事業等，使其轉變為社會主義者的事好些。靖巴拿說，無論什麼事情都應記錄着，尤其是民間傳說的部分沒有，將來實行農村電化，會完全沒有研究的方法。

我不相信這些事也值得研究。

我將這些意思向靖巴拿發表了，但她說我對於我們文化基礎的本國語沒有愛意。我一句話也不能回答；只將雷公烏各，太陽神配凡，拿着鐵鏈的第夏來姆，一切使用魔法的殺神都記錄下來。

(唉，我的天！)

除此以外，我們還要為地方博物院去發掘各種古墳。靖巴拿說，離此八哩地方有一處築有八條墳的很古的地下營地。地方博物院的人相信有許多古代戰士和他們的武器，乘馬，妻子等都一起埋葬在那邊。這是何等有趣，尤其是那些武器。我們把牠掘出來，可以在那墳的附近，舉行一次戰爭呢。不過我怕我們不只做這些事，別的學校工作人也許再有工作給我們

尼克彼得士身體不好，請了二個月假。他走以前，同沙力凡有一次很長的談話；我非常氣，他為什麼不同我說話，現在我完全沒有談話的人了。

六月七日

在愛爾尼克太的博物研究會以後，發生一件非常使我興奮的事。當我走出作業室來，見浮羅格，司幾滿士打着沙羅華的背。我見沙羅華在掙扎

着想躲過他，我走過他們面前時，沙麗華聲音很尖銳的喊着：“高斯他，賴勃茨夫，你不為我打他開去麼？”我仍舊自顧自走着，沙麗華又狂聲呼命的叫着：“烏拉特蘭，救我！”浮羅格，司幾滿上噴火般笑了出來，停了作戰，問着說：

“烏拉特蘭是什麼？”

這時我返身給他一個很大的赤衛軍的食糧，(1)他就跌在地上。他爬起來時，將身體向我撞了過來，我再給他一個手榴彈，(2)把他打出門外去。他在那邊舉起拳頭向我做着打勢，揮了幾揮便逃走了。

於是沙麗華向我說：“以前的事我現在都已明白，我覺得很慚愧。請你寬恕我。”

“你以前也是知道的啊，”我說：“我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寬恕你。”

她說：“不，不，我才從尼高萊，彼得羅維基那裏聽得的；我們仍同從前一樣做朋友罷。”

“同樣的友誼已是不可能了。”我很冷淡說着，就走了出來。我覺得她在哭了。

(1)(2)都是用拳打他的意思。

六月九日

昨天我們第一次到格羅夫肯納村去。農民們都很忙碌在各自分得的土地上做工，他們大多似乎在種蔬菜類。因為我是被分派着去考察他們的生活方式，我乃走到一個正在種馬鈴薯的農婦那邊同她說：

“讓我來帮你忙罷，阿嬌。”

“你是什麼人？”

“我們是從城裏來的修學旅行隊。”

“我想你們是學生罷。”

是。”

去年夏天，也有一批學生到彼屈拉斯各凡村測量地理，他們把亞理漢阿嬌的一籃亞麻偷了

去。”

“我們不會偷東西的。”

“我分不清楚你們是那一類人。請你走得開些，不要來煩擾我。”

“你相信妖怪麼，阿嬤？”

那時她立起來，搓去手上的泥土，大聲喊着：

“彼得！彼得！”

一個小農民背着一把除草耙從籬笆後跑出來，直向我們跑來。農婦說：“這裏有幾個學校裏來的讀書人，他會講妖怪。”

我提着精神說：“不但是妖怪的事，如果你們歡喜，我也會講電化事業及無線電話等事情。無論什麼事情，我都能幫助你們。”

“啊，我看你是個聯係人，”⁽¹⁾小農民說：“好的，好的，我們不必擔心，你是好人也未可知。不過，年輕人，你最好是星期日來；我們比較得有空的時候。”

我一點也學不到什麼離開那農場，走到農場後面的分配地(2)去。婦女小孩都忙着掘地。忽然一隻鬆毛狗跳了出來，向我狂吠。我蹲下地，假裝拾石子，這是我遇到狗追我時常做的把戲。但這一隻惡獸却仍舊吠着，另外又有幾隻從農場一直向我追來。我曾經聽到人家說過，驅逐猛犬最好的方法是向牠撒尿，可是現在卻四面都是牠們了，我便轉向這邊，轉向那邊，對着那些狗，各方面都撒了尿。

“這是什麼一回事？”突然在背後有了說話聲。“再是聯係人？”我轉過身去，看見方才那個小農民背着除草耙在近旁。他驅走野狗，我乃得走過去。但我走過二處農場以後，那狗又追着我了，一隻嚙住我的褲腳。我真急極，拔了一個籬笆的樁子來保護自己。

“呀，快把樁子丟了，否則牠們要咬得你粉碎！”

我連忙丟去了樁子，一個農夫走來同我說：

“你做什麼事情的？”

“我們來考察農村。”

“我們的屋內園場有什麼可考察，請你走罷，這裏用不着你考察。你爲什麼又拆破籬笆呢？你沒有裝好還麼，你有裝麼？爲什麼事情你把那籬笆拆破呢？”

一個女子從籬笆後推出來罵道：

“滾開去，你這個流氓！巡來巡去，你要偷什麼東西？我們常是防着你。你們已經在彼屈拉斯各凡（亞理娜阿嬌的）籃亞麻……范克！范克！”她像狂人一般喊着：“趕快出來，數數這些小鵝看。”

我回來時，他們始終注意着我走的路。別的同学也得不到什麼好結果。其中有二人想測量地段，乎被管理人打了一頓。

(1) 聯保人 (Link) 是一個政治上的名字係調協着工農二界之職務。

- (2) 俄國土地那部蘇維埃管理，由蘇維埃分撥給農民耕種，分地地 (Allotment) 即是此分得的土地。

六月十日

我很怕冬裏的事情要重新發生；只是現在不是我的罪過。除此，我也不自覺的繫念着林娜事件及從社會法律少年保護會拿來的那封信上的事，那信上說，人們爲着某種行爲要被處罰的。最壞是尼克彼得上訴着假。對於那件事情，我不能相信夏西格，勃六莫夫，然也沒有另外可以相商的人我完全是孤獨着。

這是幾日以前的事情，夏西格的姊姊瑪麗娜要扮演一幕契可夫的戲劇——‘求婚’，我扮演青年，瑪麗娜自己扮演新娘。這戲是舊式的，很呆蠢，都是關於地主的事情。我所以也去參加，是爲着要看出我可以扮演怎樣的角色。在劇中我要同瑪麗娜接吻。在練習時候，當我把兩手圍着她同她接吻

時，她說：

“呀，要命的，你的涎沫都濺着我了。你尚不知道怎樣接吻呢！”

旁邊有着五六個人，他們都笑了。夏西格喊着說：“他的面孔紅了！他的面孔紅了！”我發怒了，說我不願意表演這課，立刻便要回家來。他們都圍着我，請求我留着。夏西格帶我到旁邊同我說：“啊，你這噴火的小笨虫！仍舊使用你的拳頭呀，你用麼？你沒有看到瑪麗娜要抱着你麼？”我在初不懂得他什麼意思，但瑪麗娜跑上來推開夏西格，附着我的耳朵說：

“你就是一個有趣的孩子，高斯他！請你不要生氣，我來教你。你歡喜我教麼？今天晚上到我們花園裏來。”在她們家的後面有着一個小小花園。我仔細想了一回，看來我沒有什麼事情，便仍舊留着。

在晚上，我到她們花園裏去，瑪麗娜穿着薄薄

的上衣短短的裙子在那邊等着。她很快的抱着我說：

現在，當心些，不要再吐涎了。把你的嘴唇緊緊閉着，親在我的頰上。

但我不親她的頰而親了她的鼻子。她耳語着說：“不是那裏呀，笨貨！”——

結果，我終於看到她鼻上的污點。以後她告訴我如何在口上接吻，可是這並不怎麼有趣，因她的牙齒都是棕黃色，她的嘴上有了氣味，不但是香料氣，還有煙草氣。她常是一盒再一盒的吃着煙。再後，她又帶我到一處黑暗的角上，叫我坐在凳子裏，她自己坐在我的膝上。那時我突然嗅到獸類的惡臭，我說：“什麼臭氣？我們出去罷。”

她拍着我，在我耳上說：“請你不要着意。這是父親所晒着的貓皮。”

不要着意，確實的，這地方真像陰溝泥一般，或許還要壞些！我趁了一個機會，推開她逃回家來

了。但她似乎不以爲意。從此以後，我到那邊去了幾次，我們像小孩子一般她接吻着。這事一點也不有趣。但對於後來所引起的事情而說，這事的不利益，幾乎計算不清。我對於此事非常感得不爽快，尤其是記起社會法律少年保護會那封信時。

六月十五日

近來阿來司格，契耿是住在靖巴拿處，他十分變了樣。因爲他同浮浪兒過了許多時間，他的工作落後得多了，一定要留着再做一年的第三組。他非常瘦弱，面色灰白，終日靜默着，不大說話。靖巴拿爲他母親向經濟蘇維埃弄了一點救濟費來，那個老婆婆到靖巴拿那裏來道謝，在她面前跪着，使得靖巴拿十分爲難。我幾次想同阿來司格去談話，但近來他很少說話，只獨自一人時在嚙嚙響着。

六月二十日

前天我們同愛爾尼克太去修學旅行。這是一個博物學上的修學旅行，可是我們同時也學了很多社會學上的知識，愛爾尼克太是不懂得這些的。第三組（現在是第四組了）的人差不多全部都參加，第二組中也有一二人。

浮羅格、司幾滿士和銀格，弗拉特肯在火車中時立在走路上，把路都塞住了，所有的同學到便所去時都走過他們面前，一個人過去，立即第二個人又來了。自然，浮羅格發怒了，同時使他像被一個一個的女學生所玩弄的銀幕上的喜劇扮演者。銀格正像我們所尋着的一隻貓。愛爾尼克太叫我們唱歌，因為旅行的人都是唱歌的。我們問她唱什麼歌，她說：“澄靜的夜，降在我們身上。”於是我們開始唱着狂人般的歌，車長走上我們這邊來，很驚異的看着我們說道：“我以為緩急機犯了事怎麼樣了。”這是一回很有趣的旅行。

我們到沙爾奈克納，愛爾尼克太立刻同女學

生們開始說明博物學上的事情，我們卻去踢球。足球直到有幾人崑着一條蛇時為止。雖然大家都知道這是一條無毒的蛇，可是在後來卻弄了些麻煩，我們把這條蛇拿到愛爾尼克太那邊，尋她的開心，問她說：

“愛倫娜，尼克西娜，這是那一類的蛇？”

“這是蝮蛇。”她說：“是非洲鱗蛇的兄弟。”

“牠要咬人麼？”

“隻咬的，不過牠咬了也沒有毒。”

於是手中拿着那條蛇的夏西格，勃六莫夫走向愛爾尼克太說：“愛倫娜，尼克西娜，你能用手來拿牠麼？”

“爲什麼？”她說。

“不過是證明不會傷害你罷了。”夏西格說了，它向她伸去，既便像被火燒着一般很急速的蠕擾蠕動着。

愛爾尼克太及其餘的女學生都像狂人一般的

喊着：‘趕快把牠丟開去，’她說：“不要使牠爬近我。”

夏西格把牠放了，但他不丟下地去，一直拋向銀格，弗拉特肯那邊去。她把頭向後縮了下去，呀呀地喊着。我們都走開了。愛爾尼克太說，她要將此事報告學生大會。啊，好的，讓她去罷；她總是這樣那樣每天去報告呢。現在學生都不去聽她了，你不能在她面前做一點滑稽及有趣的事情。假使她在，那些女學生也會變成奇怪的醜相，使你看得討厭。

我們跑到農業人民委員會的製酪場所在的農莊裏去。牠的重要房屋及附屬場所現在都當作指示教授用的博物院，有許多旅行團體到這裏來看從前的地主，貴族，資產階級是如何生活着的。

自然我們也想全都去看一下，可是愛爾尼克太說：

“這次修學旅行的目的是在博物學上，我們不

可分心到別的事情去。我們去看製酪場罷；我可以將每件有趣的事情解說給你們聽。’

看雄牛與雌牛能有什麼趣味呢？如果我們為製造乳酪而來，也許會有點興致，否則有什麼趣味呢。於是同學們反對到那邊去，相持爭論着，直到見到一個穿茶色短衣的人——他年紀並不大，但面色很慘白黧黑——從玻璃門中走出來說：“你們不是要來參觀這宮殿麼？”

“你是管理人麼？”愛爾尼克太問說。

“是，”穿茶色短衣的人說：“我是這裏的主任。”他的聲音好像損壞的留聲機，很是粗糙，說話時喉嚨中好像塞有什麼東西，咯咯的響着。

“你可將各種事情都解說給我們聽麼？”愛爾尼克太說。

“什麼都可以。”管理人很蹣跚的說着。

“這樣，我們就進去罷罷。”愛爾尼克太窒着氣說。

原來她自己一件東西也不能解說得出，這是她以前不肯讓我們進去的理由。

於是這個管理人帶我們走過各處房子。他說：“這裏是宮殿的主人，烏爾沙夫殿下進膳的地方；這間房子是殿下吃茶的地方；這裏是殿下飯後小睡的房子。還有這裏——”

愛爾尼克太忍耐不住了。

“殿下是什麼？”她說：“你是在同蘇維埃的孩子說話呀！”（孩子！我正聽得進！）“他們不會懂得這樣的話。請你講得通俗些，管理！”

“很對很對（嗚啾！）”管理人說：“我們僅是保有着（嗚啾！）地——地方色——色彩。請看壁上掛着的畫；這是照劇場風采繪的。這張桌子是塞佛爾陶器製成的。什麼東西都請不要移動牠。有幾個到這來參觀的人，樣樣東西都去動動牠，東西都弄得很髒。”

“嗚啾！”他再打了一個噴嚏；“請原諒我打噴

噓。我惹吃得太多了，請等一刻。”他說着，走出了房子。

“一個奇怪的管理人。”愛爾尼克太說。

“人約你自己比他能解說得好些，愛倫娜，尼克西娜，”我說。

“你怎麼常在不必要的地方生出枝節來，賴勃夫夫，”她回答說：“我總不願聽你的話。”

管理人回來時候，我不再嗅到他的惹氣，但是有了別上特別氣息。

“天花板上的是什麼東西？”同學們問着。“啊，天花板上，”管理人回答說：“這是皮娜司仙女和乘着戰車追她的牧羊人白爾刊，你看到他手中拿着一枝鞭就可知道他是牧羊人。這是一很有名的非洲藝術家繪的。”

“那個藝術家的名字是什麼？”我們問。

“我忘記了。”管理人說：“我什麼事情都不能記得，”

一個很重的噴嚏聲從後面響着。這是夏西格勃六莫夫的噴嚏聲。管理人坐在一把紅色安樂椅上，閉着他的眼睛說：

“孩子們，我的孩子們，這位，高貴的赤色教育的女教師！請原諒我，我看到一支鎖鍊在我的眼前響着。”

“什麼鍊？”我們問。

“金鋼石的鎖鍊，”他說：“我立即就會好——惹吃得太多我是不適合的。”

等他立起來，我們走向前去。我們到一間很大的房子——儘够足球場用——有着很大的獨台從天井上掛下來，都是遮蓋着。繞着壁丁有了走廊。

“在這裏，”管理人說：“烏爾沙夫殿下在這裏自刻的。”

“他為什麼自刻？”我們問。

“他見了一個鬼。”

“怎麼樣的鬼？”

“一 白衣夫人，” 管理人聲音在發顫的說：這位白衣夫人如此美麗，如此男性的，假使說到這些事情，烏爾沙夫殿下一定不允許的。”

“呀！”一個女同學響着。

“管理，” 愛爾尼克太說：“我希望你能明白認得關于鬼的話不過是一件迷信，我希望你立刻將這故事的誕罔無稽向孩子們說明。”

“吶啾！” 管理人說：“我實地不可再吃惹了。我被吩咐着將事情如此說明，這並不是我的過失。那時我不在這裏，沒有親眼看見過什麼，你們不能希望我知道這事情。請原諒我，我看見一個村莊在我的眼前焚燬着。” 他倚着牆壁說。

“什麼村莊？” 愛爾尼克太不耐煩的說，誰都可以看到她已發怒了，

“愛奈西格村。” 管理人說，“假使你不歡喜我的說明，先生，請你自己說罷。”

“這很對，這很對，請愛倫娜，西克西娜說明。”

我們中的幾個人呼着——自然是出于惡意的。

“不，讓管理說明。”另外幾個人又這麼說。

“那麼，讓我們投票。”我說。“誰願意愛倫娜，尼克西娜說明的舉起手來。”

過半數的人舉起手來了。愛爾尼克太發怒的說：

“這樣事情我一點也不願做，完全是討厭的，我們立即走罷。”

“爲什麼走得這麼快？”管理人說。“我很歡喜同你們一起。好，請你們在昇入節再來，我的老婆子將替你們做些肉饅頭等着。”

愛爾尼克太在發怒中叫我們回到火車站去。我們只走到門口，很大的雨下來了。到火車站有二哩路。

“沒有辦法，再等一刻罷。”愛爾尼克太說。

我向外面看了，滿天都是黑色，管理人立在後面說：“爲什麼要走？你們都要濕透皮膚呢，你們

還是在這裏住一夜的好。我可以去拿乾草來鋪着這房子，你們也可以有幾個人睡到貯藏室去。在農業人民委員會那邊有很多的牛乳——你們要多少，我可以替你們去拿。”

“你也能去弄些麵包來麼？”愛爾尼克太很和氣的問道。

“假使你們要，我能夠拿到半噸。”管理人說：“尊貴的女先生，我能替你預備一場很好的宴會。你可歡喜我做麼？”他說了，誓着舌頭。

“我不懂亦說點什麼話，”愛爾尼克太發怒的聲調中說。“天下着雨，孩子們怕要受凍，我們要在此地過夜。請你告訴孩子們，什麼地方他們能夠得些乾草來睡，我不會允許他們睡到倉上去。也請你爲我們弄些麵包與牛乳來，我當付你錢。”

我們請求她允許我們睡在乾草儲藏間裏，但她說，她不允許，如身我們不聽她，她立即跑回車站去，讓我們獨自留着。我們只得讓步，否則學校

評議會要發生一次大騷動。這個結果，對於愛爾尼克太是很不好的。當管理人走出去拿牛乳與麵包時，愛爾尼克太說：‘這個管理人似乎非常奇怪，他的腦子一定缺了一部分。所以我要告訴你們，你們千萬不要同他做什麼事情。自然，我也知道你們很歡喜同他做朋友，但我不能允許你們。’

她有什麼可以允許不允許呢？倘若她不說這些話，也許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但現在我們卻決認真要給她和女學生們嚇一下。

雨繼續下着，我們不能跑到花園裏去，就在大廳裏玩‘塞爾克’。(1)天立刻就暗了，因為房子裏沒有燈火，我們所能做的事情只有睡覺。愛爾尼克太同女學生們睡在一房，我們都擠在另外一間房子裏。自然我們都是談着話，相互踢着玩着，愛爾尼克太罵了我們幾次。

等到什麼都靜寂了的時候，夏西格，勃六莫夫向我輕輕的說：

‘噲，爬起來!’

我們在日裏已經藏下一張街上買食物來的白皮紙，夏西格把牠戴在頭上。我們因為要躲過別人的注意，輕輕爬到大廳上去商量這件事，要怎麼才好。

當我走到大廳上時，見大廳的彼端有些微光，我忍不住發驚。夏西格捉住我的手說：

“你看見麼，高斯他，那是什麼？”

“大約是管理人。”

我十分發驚了。我們去看他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向着光線的方向匍匐過去，發見那光是一處我們以前沒有見到過的一扇小門中射出來的。那地方正在走廊下面，在最初使得我們感到驚駭。那門微微有點開着，我向裏面進去，見有一個舊式的火爐，爐上放着一把茶壺，一支長管，上端接着茶壺嘴，下端有着一個放有壘子的盤。爐中的火燃着，管理人睡在爐前的一把椅子上。

“他是在製蒸餾酒，”夏西格耳語說，“我曾經看到我的叔母用這方法製過酒，看呀，那壺子裏不是已有半壺了麼？”

我想看得清楚些，把身體屈下去，卻好這時，門搖動着，管理人張開眼睛，穿着短衣立起來。他唸着禱告文，彎向壺子那邊在做什麼，於是再閉上他的眼睛。

“我要笑出來了，我真有點忍不住。”夏西格說。

我也一樣的忍不住，捏住了鼻子免得發出聲音來。但突然夏西格哈哈大笑出來了。管理人跳了起來，衝到門口。我們緊貼着牆立着，他把門開得很大，向大廳看着。

“她又出來了，她在窺看我。”他獨自說着：“不怕她。我要捉住她，把她的頭毛都拔下來。”

我真奇怪，他要捉誰呢？但想到這點，卻也有點着慌。夏西格握起拳來向我一方伸過來，我也忍不住再要發笑了。管理人仍回到房子裏去。當他俯

下身去，想向壘子裏汲一杯酒時，夏西格又大聲笑起來，大廳上起了回聲。

“外面是誰？”管理人呼喊著，向着大廳跳出來。他向我們這邊看了一回，很驚慌的喊着，向我們同學睡着那房子跑去。

夏西格立刻把紙帽拿了下來，我們跑到走廊上，躲在一個小屏風後面，看有什麼事情發生。我們聽到我們的二間房子裏起了一陣騷動，愛爾尼克太的聲音同平時一樣比其餘的人更響些。那時雨已經停止，月亮也出來了，我能夠看到管理人跑回大堂來，在他的背後，跟着我們的同學和穿着外套的愛爾尼克太。

“在那邊，在那邊，”管理人指着我們的方向說，“正在走廊下面，我見到她立在那邊，真高呀，長呀，差不多接着天花板了。”

“她是誰？”他們都問他。

“是那位白衣夫人。”

‘你確實見到她麼?’浮羅格，司幾滿士說——我聽出是他的聲音。‘恐怕你還沒有清醒罷。’

“尚未清醒!”他說。“我看見她同此刻看見你一樣清楚，不過此刻她是走了，走到別的房子裏去了。”

“我們回去睡罷，”愛爾尼克太半睡的聲音說，“假使你再看見什麼，請你去叫管門人，不要來吵我們；你嚇了我們孩子。”

“請原諒，女先生，”管理人說。“假使你自己見到那東西，你怕要叫醒你自己的老子，不但——”

此後，愛爾尼克太同其餘的人都回到房間裏去了。管理人拿着一盞洋燈在各隻壁角裏搜尋，後來也回到他的走廊下的房子裏去。夏西格同我在走廊上再過十分鐘，乃很細心地爬下大廳，當我們爬下一半，我們突然在走廊下的另一扇門外，現出一個影子。我幾乎喊出來了，夏西格握着我的手說：“這是什麼東西?”我從他的聲音，知道他是十

分驚駭。

那影子沿着牆走過來，轉到我們的方向來，忽然又不見了。這東西走得十分靜寂，使得我的心臟停了跳。牠不走上梯子，一直向着管理人的房門那邊走去。我們息着呼吸。這回要發生什麼事情呢？

突然，我聽到一陣咆哮聲音，碎裂聲音，好像什麼東西倒下去似的，那個影子依舊跳回大廳來。

“呀，你在做蒸餾酒呵，你這糊塗的醉酒鬼！”影子大聲喊着。“決鬥罷，你敢來麼？不要着急，等到管理回來。跑進酒倉裏去蒸你的酒罷，去蒸着，去喝着！”

“幹什麼，打瞎你的眼的！”管理人叫着，抓住了影子的頸頸。“你不知道那邊有一批旅行人睡着麼？你驚醒他們，我要負責任的。我拔完你的頭毛——由着上帝，我愛拔了你的！”

那時，我同夏西格爬下梯子，跑回我們的房間來。影子不說什麼。

“你看那邊”管理人說，“那些小孩怕是到廁所裏去，都聽到了此話。當是使得我昏亂。瘟疫已等着你的！”

夏西格同我把頭埋入乾草裏，笑得幾乎犯了歇斯帝里。愛爾尼克太從女學生的房裏開出門來，嚴重的說：

“自然，我知道這一定是賴勃茨夫。請你不要寬心，賴勃茨夫，你會得到牠的代價。這真是可惡的事。我想着你的事，真是一句話也不願同你說。”

“我並不寬心。”我說。我覺得這事不再有什麼趣味了，就自己睡着。

第二天早晨，一個戴着藍眼鏡的老年人叫醒我們，問我們怎樣睡的。他是一個真管理人，才從城裏回來。另外一人只不過是管門人，所以他這樣可笑的說明。真管理人說，那個管門人從前是這裏的地主烏涅沙夫的傭人。他要驅逐他出去，他假充管理人已不是第一次了。

我們回來的路上都大笑着愛爾尼克太把一個管門酒鬼當作管理人，還去聽他的解釋。倘若她的專門學問是博物學，她還是放棄社會學好一點。

(1) 塞爾克(Saiki)是一種戶外遊戲。

七月六日

雖然靖巴拿似乎有什麼心事，而且也很瘦弱——我怕她是有病——昨天我們仍到格羅夫肯納村去作另一次修學旅行。假使這次不是靖巴拿的應付適宜，結果怕是十分惡劣了。書記雖是走了。我仍到工場小組裏去要了一封信給格羅夫肯納村 A. O. Y. 的介紹書，要求他們幫助我們考察農民的風俗，習慣。

那天是星期日，農民都散立在大街道上。他們大概是在朝晨喝過酒的。本地的 A. O. Y. 不巧正出去參加在三十哩外所舉行的縣委員會的會議。事情是這樣經過。靖巴拿捉住了村裏的議長，要他幫

助我們，但他自己不來，叫他的兒子，只有十五歲的年輕人來代替。

我們用着自己買來的測量機開始測量土地。

羣婦女：小孩跑來看我們。當同學們測量時，我想，我可趁此機會去考察農民的風俗。于是我走向一羣青年女子那邊，開始同他們談話。我叫她們唱一隻歌，她們都嘻嘻的笑着，相互躲避。她們說，她們不會唱歌。我問她們，可有一個人看到妖怪過。

“你就是一個妖怪！”其中的一人指着我說。

忽然一個男人跑來同我說：

“你真什麼玩弄我們的女子？這是你們到這裏來的目的麼？”

我拿出介紹信來給他看，他看了一回說：

“這對於我們無關。假使你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你就到共產主義者那邊去；請你離開我們的女子。”我同他爭論了，他們一羣人都圍着我。當時我見到我們的一羣人都真着什麼事起着勁。當他們在

分配地的旁邊測量時，有幾個農村小孩跑進農場去，把那邊的豆摘了去，對人家說是我們摘的。一個農婦從農場中跑出來喊着，她衝上靖巴拿，揮着她的拳說道：‘倘若你是一個教員，你應當管着他們！’

靖巴拿緩和的回答她說：“我不能對於你們村中的任何小孩負責任，我的學生都同我在一起。”

“你以為我沒有看見，是麼？那個孩子在那邊摘豆。”她說了，手指着我。

“你為什麼說謊話？阿嬌！”我發怒說。“我什麼時候摘你豆？”

“他還在戲弄我們的女子！”一個農村青年怒氣的說。

靖巴拿異常發怒向着我咆哮：“你怎麼敢去戲弄女子，賴勃茨夫？”

騷動立刻沉靜下來了，我一句話也不說，拿出介紹書來給靖巴拿看。

‘噯，于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她說。

“倘若我是考察農民的風俗，可以請她們唱一隻歌，抑是不可以？”

那時有一個立在我們旁邊。從沒有說過話的粗貌農民走上來說：“爲省些麻煩起見，你們還是趕快離開此地好！”

女孩子都遠遠喊着：“你們都給我滾！那邊是你們掃去的路！”

一個吃了酒的矮小農夫走來說：“我知道他們是來丈——丈量土——上地的，一定又要收稅的了。地獄中的活鬼！”

“把他們葬入地獄中去！趕快滾出去，否則我們要拿棒來了！”他們都狂呼着，失了豆的農婦跳上靖巴孀的身邊威脅着。阿來司格，契耿拖了她的手把她摔到旁邊去。

“我這樣被他們處置麼？唉，我的上帝！”她咆哮着，一個瘦長的人走來捉着了阿來司格的肩胛。

“停住！”靖巴拿發怒了大聲說，她的黃色的金牙齒像火一般的發着光。

“讓我說一句話。”

他們都立即靜止下來。

“你們不問一句話就已預備着同我們決鬥，”她像教授時一樣說着：“我們沒有什麼要傷害你們，我們想做成你們的城市同盟者，如果我們是幫助你們，我們必得拔一株草。”（她說着草。）

“呀，是什麼事情呢？”有幾人很輕的問着

“事情是這樣，”靖巴拿說。“你們需要我們城市中的顧客，你們可以明白同誰去相商你們所需要的事情，我們無論何時都很歡喜幫助你們。我們送給你們新聞紙，我們在你們所需要時供給你們購買種子的資本金，這就是所說‘照顧’的意思。”

“你為什麼不早點說，市民？”一個高大的農夫說。

“你們並沒有問過我們。”靖巴拿說，“為此，我

們也向你們的議長說明過，可是他仰着鼻子，不肯同我們說。”

“這正像是他，”一個醉漢很有趣的說。“他不是很重要的麼？我就是這個，什麼事情都是我！我是蘇維埃，我有權力！”

“你在這裏，很好，”靖巴拿說。“現在我們要回去了，你們不允許我們做工作。再會！一直回到學校裏去。以後我們還是要再來的。回去，學生們。”

“噲！我的豆怎麼樣呢？”

‘你同你的豆都滾到地獄中去！’酒醉漢說。“你沒有看到他們是有教——教訓，受過教——教育的？你不要看錯了人！你明白麼？”

村中的小孩子跟着我們走，很遠的跟到田野中，他們呼喊道：

“再會·顧客！萬歲，顧客！”

我們回到學校裏 靖巴拿說：

“我們必定要做到我們所答允着的話。”

“我們必定要做。”我們一同喊着。

七月十日

我現在覺得道爾頓貴族所啓明的方法有一部分是對的。一個人總要自己去考察各種事情；從別人那裏聽來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昨天在勃六莫夫家表演‘求婚。’老勃六莫夫在表演後請我們吃晚飯，每個人都吃了酒。吃過飯後，大家坐了很長時間。瑪麗娜叫我走出廊下，那邊非常黑暗，我在牆角上撞痛了頭，但一聲也不能響——大概因為酒吃得太多了，頭在發暈。瑪麗娜帶我進一間像是廚房或者是置物間的地方，房內掛着許多貓皮。我忍受不住，便逃回家來，路上我覺得眩暈，心跳得很厲害。這事使我十分感到良心上的苦痛，而最希望的是沙麗華不知道這事情。但她為何會知道呢？她差不多同夏西格說話，很多時候是同浮羅格，司幾滿上在一起。她似

乎沒知道浮羅格輪流着將女子們都玩偏了，她不過其中的一人。這事有傷了女子的自尊，特別是在沙麗華的地位，她是非常自矜的——比其餘任何女學生要高傲些。

七月十三日

今天我像一個‘顧客’的，再到格羅夫肯納村去，為安全起見，帶范格，彼得可夫同去。他現在放着假。我告訴他從社會法律少年保護委員會拿來的信，併問他關於此事的意見怎樣。

“自然，”范格說。“所有這樣污穢的事情確實是還存在着，但這完全是舊帝制時代的殘遺物。現在，這些不自然的障礙物全然不必要了。什麼事情都能很自然，很簡單地去做。”

我告訴他，在那封信中，有幾個我所不十分明白的字，但我想所謂‘簡單’方法也是討厭的，尤其是‘以後’。

“我也不知道。”范格說，“大約你是無需于此事。這些大事半是屬於當事者自己的。”

“假使她的年齡大過于你自己二倍時怎麼樣呢？”

“呀，這是一個討厭的女性。”范格說：“她們的以後是怎麼樣，你真是不知道的。”

我們一邊說着話 一邊到了格羅夫肖納村。見村中的女子們都在村外牧場上。因為今天是星期六下午，她們很巧妙的在跳舞，相互攜着手，作成圓圈，一圈一圈的在走着。

“我們可以看得麼？”范格問。

“你有香煙麼？”村中的男子問。

“有的啊。”

我們吸着煙時，男子們說道：“可以，你們歡喜看多少時候，就看多少時候罷！”

以後，她們都跑上我們這邊來，眼睛都看着我們，使我感得很為難。

“我這位朋友能夠同你們說各種故事。”范格說。我連忙用臂肘敲他，但是女子們已經喊着說：“說，朋友。說個有趣故事給我們聽。”

‘他說謊語；我一個故事也不知道。’

但是范格忽然很認真說：

“不，我永遠不說謊話的。”

于是我想了一刻，開始說：

“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國家叫做芬蘭，這國裏有許多的湖，有許多的岩山，那邊都住着巨人。”我一直依着‘考萊夫拉’那篇紀事詩說去，她們差不多都圍着圈子坐着聽。自然我把像梵泯年等名字都節省了，將這故事改成為普通所能相信的說去——不可殺死青蛙及其他等等。當我照着芬蘭人說到青蛙曾經做過人一節，她們中的一人伸起手來輕輕說道：“唉，上帝！我們常把青蛙埋在墳塚裏。”

“你為什麼做那件事體呢？”我問她。

“用牠的骨去迷惑男人，”其餘的男子們都笑着說。“你要迷惑什麼人？奧克司格，是斯推蒲格麼？”

以後，我們同這批鄉人一同跳舞（雖然以前我沒有跳舞過，我却覺得很高興。）

回來時候，范格說：‘倘若你歡喜，我們可以同他們玩個整夜。她們中你最歡喜那一個？’

但我不願同他談到這方面的話。

范格對於事物的觀察太簡單了，太像狗一般的。

七月十八日

今天爸爸問我：“高斯他，你們的女先生靖拿大用了契耿的救濟金是真麼？”

“你真是發狂的了，爸爸。”我說，一直看着她。

“這沒有什麼錯啊！她養育着那孩子，她自然是可以那些錢。”

“這完全是廢話，爸爸。靖巴拿不會做這樣事情的。這正是同搶了一錢沒有的婆婆一樣的話。并且，除此，那錢究竟有多少呢？”

“人家告訴我是二十盧布光景。”

“你去睡着這同你說話的人的眼睛罷。”

七月二十日

因着地方博物院的提議，天初亮，我們就動身到潘爾修克服村附近的古營那邊去。我們到時，博物院的助手已經在那邊發掘了。我們休息一刻，吃了點東西後，也開始發掘。時間過得很慢，天氣熱得很厲害，我們都脫去衣服。

夏西格的鏟突然掘着一件硬東西，他拿出一塊黑而圓的東西。主任助手看了這東西後說道：“這不過是顆鈕釦。”

正在我們要停止掘那墓時，我們忽然見了幾根骨。我也找出一支。主任助手說，這是馬的大腿

骨。我們堆起一大堆骨時，村中來了五六人，說道：“你們在這裏發掘，有得到允許麼？”

“自然，我們得了允許。”助手說，將許可書給他們看，但農夫們說道：

“我們不能允許你們在這裏發掘寶物，這是公有地，你們沒有理由可以來發掘我們的土地。”

他們爭論很長時間，農夫威嚇着，說要去叫村裏的人來驅逐我們出去。後來，一個助手說：

“我們一同掘罷，我們共有十七人，可以借些錢給你們。尋着金子給你們，別的東西都給我們。假使你們不贊成，去叫村裏的人來也好。”

他們自己商量了一回，很明白的，他們不願同村裏人共同分派金了，他們就拿鏟子，同我們一起掘了。

不遇我見到他們只在一邊掘着——離開我們這一邊。助手幾次同他們說了，他們仍照自己的意思掘着。在我們所掘的地點，只是些骨。

“這是奇怪了，”一個助手說：“從前我沒有見到一處墳墓中有這許多動物骨頭。”

村裏的人只掘了半點鐘時候，他們丟了鏟走開去了。在走之前，他們中一個人說：“你們要這些骨頭做什麼用？”

“我們對於骨頭很有趣味。”助手說。“可以從這些骨頭上考察得這墳有多少年數，同其他的事情。”

“那麼，你們為什麼不到前面那塊牧場上去？”他們說。“這裏不過葬了些馬。在前面，你們也能掘出牛來。”

“你以為是什麼馬呢？”助手問。

“十年以前，這裏發了獸類的大瘟疫，我們把牠們都葬在這兩塊地方。不過在前面還葬了些牛。”

於是我們不再去掘另一支墳了。所有我們發掘出來的全部骨頭，不過是沙皇的十五個戈比。

助手們說，博物院的地圖上一定有了錯誤，指錯了毫無價值的墳墓。

我想，假使他們在發掘以前，先同農夫們商量一下是比較得好了。

七月二十二日

學校裏回復些活氣，同學們漸漸回來了。西里斯克，勃林納夫也回來了，我同他有一段重要的談話。

“我已斷然決定了，”他說。“要改造這學校。誰都知道我們的學校工作人不適合于我們的事情。我們所需要的是正氣與健康的精神，不是要他們餵我們生着黴菌的食物。”

“我不是這樣想，不過我也相信這不是列寧式的。我們學習着，愈快愈好地去進高等學校。”我說。

“你似乎變成一個模範學生了。”西里斯克說。我十分發怒，同他口角。

却好在這時，爸爸又談起了靖巴拿的事情：

“老契耿的女人對附近的隣人們說，她沒有完全領得她的救濟金。”

“大概打了什麼折扣罷。”我說。

“不，”爸爸說，“這似乎是當作阿來司格的養育費，給了你們的女先生。那個老婆婆說，假使她完全得了那些救濟金，她也能同女先生一樣的給阿來司格衣服著，給他東西吃。”

“這是一個大亂話，爸爸。”我說，“我以前已經這麼同你說過了，現在我再同你說，靖巴拿不會拿一個錢的。”

“只有你是這麼說，”爸爸說：“你怎麼能叫她不说呢？而且她還說過，她向法庭起訴。”

啊，這個混賬傢伙！

七月二十五日

今天視學員到我們學校時，似乎發了一個爆彈似的。現在差不多是七月底了，已有過半數的人

回學校來，今天我們計劃着到郊外的森林去舉行一次全體旅行，但結果我們卻開了一次全體大會，秋學員也出席。

視學員第一即宣告一個學校的總檢舉，教員與學生都出席于檢舉委員會。我們討論了一個長時期，但最後，爲了幾種理由，大半的人都選舉西里斯克，勃林納夫；愛爾尼克太當選爲學校工作人的代表。

立刻在各人間有一種謠言——我不知道這是怎麼起的——一種不平之聲反對着我們學校，說教師有資產階級的傾向，現任的教師不能勝任他們的職務。我聽到這些話十分生氣，但有幾個人——包含着西里斯克的弟弟格里斯克，勃林納夫——走到邊角裏去，輕輕在說着什麼。我派一人來到他們隊伍中去，在五分鐘後，我就知道這件事，如果有了詢問時，他們就報告出種種事件，說學校工作人不公正，非常像舊式學校中的教員。我就大

聲反駁這些話，但他們中大半是拉不過來。

格里斯克，勃林納夫的社會，數學，俄文都落第。在第二組上留了一年。

檢舉委員會在學校工作人房間裏開會，自然，我們一點事情都沒有與聞着，西里斯克，勃林納夫的面孔好像粥吃得太多一般。格里斯克，勃林納夫的隊伍漸漸多起來了，我的同志卻還只以前幾個人。當我走過講演室，向裏看時，見沙麗華與浮羅格，司幾滿士二人坐在那邊。我想去問他們，是在我一邊呢，抑在格里斯克，勃林納夫一邊，可是我沒有去驚擾他們。

我記起沙麗華怎樣的常是我忠實的同志，能夠幫助我解決各樣困難。現在卻沒有一個人是我的同志，心中十分難過。在沙麗華與我的關係上，我從沒有過一點不好事情過。我在學校法庭旁徘徊了很長時間，感到很傷心的，很孤寂的回到家裏去。

她看他是怎麼樣呢？

七月二十七日

今日又到瑪麗娜家去了一次。討厭！討厭！討厭！

七月二十八日

雖然這是非常笨的事，我卻做了這首詩：

我想着你，想着你穎慧的心，
想着我們在學校中無言的會遇；
你而今背棄了我，只同他人言談，
可是，我呀，我的心仍滿藏着你。

這是一首好詩，抑是壞詩？

七月二十九日

視學員叫了我們中的幾人去，問着關於學生間內在的關係。這幾天學校工作人都很煩惱似的。尼克彼得士已經回來，他問我關於此事的首尾，但我却不能同他多說話。我實在忙着想旁的事。

“視學員用那樣態度來處理這事實在是令人討厭的，他應當第一先召集學生大會。”尼克彼得士說。

我們談話之後，立刻視學員來叫我去。在那房子裏，見愛爾尼克太的面孔非常灰白，西里斯克，勃林納人的眼珠，向着地下眨着。

“請你告訴我，賴勃茨夫同志。”視學員說：“你知道你們的女校長與學生間的關係如何。”

“我在學生大會中回答你，同志！”我回答。

“我有着全權的。”視學員說。

“那麼，請你也在大會中表示你的全權罷！”我說着就走開來。

以後，我去看黑查霞，向她說：

“你尙記得春天同我說的話麼？”

“哦，我記得呀！”查霞說，很大的睜開她的眼睛。

“我在這一點上相信你，請你把這詩——這不是關於你的——讀一讀，並將你的意見告訴我。”

“我自然知道這不是關於我的事。”她很遲緩的說着，就開始讀那詩。她讀着很長時間，讀了幾次，差不多每個字都咀嚼得很詳細。

我懷着很大的興味，等她的回答，可是她一句話也沒有。後來，我問她說：

“你已經會背得出了罷？”

那時，我見到她哭了，忽然，她很快的對我說，

“假使這詩是給別人，你無須拿來給我。”

我從她手裏，把那紙拿了回來，很快的離開那邊。

這個女子是怎麼樣的，只有魔鬼知道！

我見浮羅格 司幾滿士與沙麗華在體育場中。

我讓他們走過去，然後在他們後面叫着：

“噲，不能得勝的阿！”

“你對我怎麼樣啦，賴勃茨夫？我並有什麼侵犯你過。”

“你自然沒有咯。”我說着走了。

然而沙麗華停佇在那邊，很發驚的看着我。

七月三十日

檢舉委員會仍舊繼續進行着。有人說學校工作人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了抗議書，也有人說他們是預備着一同辭職。我同幾個朋友相商議，打算着幾個步就。

接着，碰着這件事：我再到勃六莫夫家去一次，瑪麗娜獨自一人在那邊。

當她要抱着我時，說我不常到她裏去。我回答說：

“我相信這全是性的墮落。”

“爲什麼？”她很吃驚的樣子說。

“請你來，”我說：‘我讀點東西給你聽罷。’我們走到花園中去。

我在那邊將從少年社會法律委員會抄來的信拿出來讀給她聽。瑪麗娜面孔發紅了，她說：“這是什麼，討厭的囁語？”

“我想你自己正是這樣討厭的。”

“爲什麼？”瑪麗娜說，我看到她的鼻子也從白粉中發出紅暈了。

‘我想你是喜歡這樣的。’

“不，”我很莊重的說，“我不願過着墮落的生活。再會！”

“你真是個阿木林，你的技倆只是這樣。”

“一點不錯。”

“你沒有權利可以離棄我。現在不是帝政時代。我要去申訴贖養費。”(1)

我已經走開了，她還在那邊喊着。

如果她要申請贍養費，她得先生出小孩來。用這樣方法，她是拉我不住的。

(1) 俄國法律 提出離婚者應向對方提供相當贍養費。

(在賴勃茨夫日記的此頁上，夾着一封摺皺了的，用打字機打成的信，信紙上有着社會法律少年保護委員會的署名。)

你讀了這封信以後，隨便叫我愚人，白痴，墮落者都可以。可是我無論那一點都是同你一樣，不過我是一個無教育的工人，你是一個受個教育的聰敏人。你知道勞動者的生活條件非常悲慘的，他們在黑暗與無知中生活着，他們兒女的教育不但不合常軌，且令人嫌惡。他們的兩親常是在悲喜失態中，當相互爭鬪時，父親的打着母親，驅逐小孩到街上去。有時候，他們在兒女之前，做着像買交及用他們的名字稱呼種種物件等的可怕事情。雖然是端莊時候，他們也是如

此做法。他們沒有東西給小孩吃，反而趁着手便，隨便拿着什麼東西來毆打他們，敲擊他們，我所受到的教育就是這樣。我是一個道德上的罪惡者。我在道德上與身體上都有缺陷，而且我是一個病人。但這都不是我自己的罪過，這是我生長着的環境之罪，是社會之罪。這個社會創造了這麼悲慘的生活，你對於這個疾患必得要設法——不要只用牢獄，要有更好的，更合理的方法。處罰着無辜的人民，不幸的殉難者，你應得自己發羞。你們的教育部與司法部對於這事情懲處人民五年的禁獄。我是一個貧困工人的兒子；我是失了常度的條件中長大起來的 我不知什麼時候，怎麼樣，爲什麼，開始到錯誤中去，但我是一個悲慘的破廉恥者卻是事實。當我十歲時候就染成了惡習慣。可是人們輕蔑我，政府以牢獄威脅我，我能向誰去說呢？只和我患着同樣疾苦的人才能理解我，然而，我要告訴我們

的農民與工人的政府，請求不要處罰這樣的舉情，而換以別的醫治方法。我需要着救治。請給我一個機會。我不應被責罰的，另外有着人應該責罰，並不是我。請給我一個醫治的機會。請援救我，否則殺死我，但不要把關鎖牢獄中。我怕着刑罰，也爲了這原因，我不將自己的姓名告訴你，否則你怕會來逮捕我。我是三十五歲。我見着許多流浪者都向着和我同樣覆轍上去，我知道將有許多像我這麼德道喪失的人會造成起來，這對於誰都沒有什麼好處，只是傷害了農民與工人的政府。——援救我，援救我。

你的學生

“社會啊，請看你的果實！你怎麼樣的耕種，你亦將怎麼樣的收穫。不要只敢懲罰我們，請懲罰你自己——三月二十六日”

七月三十一日

今天是決定勝負的日子。在早晨，我對幾個同職線的朋友下了警告，下午四時，包含着學校評議會與檢舉委員會的大會召集了。除開愛爾尼克太沒有一個學校工作人出席。我把自己的援助人都集合在我的周圍。我們占領了主席正前面的幾排位子。聲音最洪大的夏西格，勃六莫夫却躲在檢舉委員會案桌的正後面。

視學員的開會辭說：“噲，諸位同志，你們要知道我是視學員委員會的一個代表。這個委員會是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監督各學校行政。假使知道什麼弊政時，無論什麼時候，都可干涉他的工作，我不能說，我已看到你們學校中什麼顯著的弊政，可是我很抱歉的說，我已認得了某種不合所望的傾向。對於這事情，檢舉委員會在我的統制之下，決定如下的聲明書——”

“我並沒有簽名。”愛爾尼克太突然喊着，昏倒

在她的椅子上。立刻拿一瓶亞姆尼亞來在她的鼻子上薰着，她就蘇醒過來。

‘噲，同志們，’視學員繼續說道，“這個聲明書上說，你們校裏的學校工作人對於他們的特殊地位，沒有適合的資格。”

這時我做了一個記號。

滾蛋！滾蛋！毫無根據的！瞎說！瞎說！”我的戰士在各方面喊着。

“請你滾開去！”夏西格貼在視學的耳旁狂喊着，嚇得他幾乎跳出了他的位置。

主席斯大夏，佛里普斯格竭力搖着鈴，但喧鬧總是不停止，直到我做了第二次記號，我的戰士才靜止下來。我聽到西里斯克，勃林納夫的聲音在後面喊着：“不要臉的，賴勃茨夫。”

我立起來說道：“請你不要攻擊個人。”

‘除開這些，同志們，’視學員說：‘檢舉委員會在調查之後，決定向大會提出一個問題——這樣

不適任的教員是可以仍許其留在學校裏否。”

這時，我再做了一個記號，在鬧聲稍為停息一點以後，西里斯克，勃林納夫說道：

“我以兩重資格對諸位說話，第一我是你們的同志，第二是你們所選出的檢舉委員會的一人。”

“你是什麼東西？”我喊着，“是一隻二頭鷹麼？”

“無論怎麼樣，一條兩頭蛇是不會溫熱我自己的胸懷的。”（我不知道他這句話是譬喻什麼意思）
“同志們，我因為下面的理由，贊成檢舉委員會的提議——我們的自治，兩隻腳都跛着，這是完全沒有效果的。教授的方法只是斷片另碎，對於我們的生活毫無關係。學校同什麼生產形式都沒有關係，——”

“你以前怎麼一點也不說？”愛爾尼克太喊着。
“你到小組會議去罷。”

“同志們，倘若你們願意，請靜些聽我說，”視

學員說，“我告訴你們這些事情：在這裏不能有什麼最後的決議，因為這樣的決議，只有中央執行委員會才能決定。我們都只能將提出的問題討論着，做成一個對於學校的意見報告書。”

“讓我說幾句話，”我說，“我們所屬的工場小組的書記出席在這裏，過一忽，讓他發表些意見。現在，西里斯克·勃林納夫，請你聽我說！你知道愛倫娜、尼克西娜在沙爾奈克納村所經過的一夜麼？你可看見到白衣夫人麼？你可在農夫們要毆打我們時保護過我們麼？你可也像靖巴拿的拒絕假期休息麼？你可在阿來司格，契耿的父親死了以後，帶他來和你一同住麼？西里斯格·請你告訴我們！你也可像尼高萊，彼得羅維基那般絞盡腦子，翻折手臂的，不怕煩苦，向我們解釋過什麼問題麼？然而你說學校與生活沒有關係。在這個夏季裏，我們冒着生命的危險，去考察農村，蒐集博物學上的材料，發掘墳墓時，你在什麼地方呀？仰着你的肚子，

睡在草地上面麼？這可是說你是適合于你的地位，而靖拿大，巴維洛維娜則不適任的意思麼？你的意思是怎麼樣啦？’

我們一方面沒有做過什麼記號，可是在我的發言後起來了一陣可怕的喧鬧：有些是贊成我，有些是反對我。過一忽，小組書記請大家靜音聽他的話，他說：

“我不能同意于視學同志的意見，他之所以對於學校基礎之觀察不合理，很簡單的原因，就是沒有與小組有過聯絡。假使這位同志先到我們小組裏來，我就能告訴他，雖然這學校有了某種錯誤，但牠仍是很合規的進行着。假使小組沒有看出教員的不適宜，而其事實卻是存在，真是一件奇怪的現象了。現在，我個人才聽到這樣的事。勃林內夫同志的完全錯誤處在於他以前並沒有將這些事向小組報告過。這件事情使我覺得勃林內夫同志對於自己所站的地位，全然沒有明白。”

“我以為這完全是學校問題。”西里斯克囁囁說。

“不，勃林納夫同志，這是社會問題。有許多事情都是如此。”書記說，“現在我對全體同志們說幾句話。假使這事不是認識赤色青年的責任比任何人都明瞭的賴勃茨夫同志在這裏，事情的結果，不知會到于怎樣的不幸。”

“高斯他萬歲！”夏西格喊着。我做了一個記號，他就停止。那時我看見靖巴拿跑進大廳來。

“至于對生產的 關係關係，我們自然是最明白的，視學同志。”書記說，“請你到小組裏去，我們將仔細明白的告訴你。討論孤兒契耿事件時，因女校長自己收養着他，小組要我對於她的寬仁的行為及過去二十年間的克己的社會服務，對靖拿大表示感謝之意——”

那時像雷震一般的喝采聲幾乎把屋子震倒了。書記笑着，點了他的頭，向着門口走出去。我在

他的耳際說(在很大的喧聲中，他一定不會聽到我的話)

“你到那裏去，伊凡諾夫？”

他回答說：“現在我不在這裏，他們也會弄得舒齊了。”

我回轉身來，見視學員已經不在。愛爾尼克太用着全速率向我衝來，我想避開她，但她已躲過來拉住了我說道：

“我改變對你的心了，賴勃茨夫。”

這樣的魔鬼，我要她改變心幹什麼？

突然，黑查霞牽着我的袖子說：

“等一等，高斯他，你一定要同沙麗華和好。至少，也請你們對於這事尊重我的意見。”

沙麗華在她的後面看着我說：

“啊，烏拉特蘭——”

我就握着她的手。

八月五日

近來我不十分到作業室去，大部分的時間都化費在足球場上。爸爸忍受十分辛苦，替我買了一雙新靴子，于是我得加入第二足球隊。倘使沒有靴子，就不能允許在第二隊上踢球。我有時做右前鋒，有時做右守衛。我也想做管球門的，但隊長不允許，因為我常要跑出球門以外來。倘若管球門的永遠是立在一定地方，等待球滾進來，我真想不出有什麼好處。在某一時候，球不一定是被踢進來，而是在一二步之外猛力衝進來的。為着這事，我真不高興。因為在足球中，管球門的是第一個負責任者，在比賽時候，他是第一個能得人讚賞的，其他的半數人，竟是有沒有人注意。但我完全服從隊長，因為足球是一個團體運動，假使不受嚴密訓練的統制，全個比賽都會塌台。在我們第二隊裏，譬如夏西格，勃六莫夫是做左前鋒的，他常像是內守衛或外守衛得着球時一般的直踢。我們幾次同他說，這

是不行，假使個個人都要自己直踢，就沒有派司(1)了，對面有派司的一隊常會得勝。但夏西格總是依他自己的意思踢着球，他完全不聽。他辯論說，有名的左前鋒古西庚常是直踢的，這是攻進對方球門的最直截簡單的方法。隊長警告着夏西格，如果他再是這樣下去，要降到第三隊去，重要比賽，不許他參加。夏西格答應以後不再獨自直踢了。昨天我們同第三隊練習時，他仍舊獨自直踢着。雖然這次他三回打進了球，隊長仍給他一個處分。夏西格自己辯護說，如果在敵人的球門上派司着，他就有將球踢出圈外的危險，對於這點，隊長答辯說：“用你的後腳派司，就不至踢出球圈外。”大家都發笑了。回家時，我同夏西格說，假使他不當心，他要落到第三隊去。夏西格說，他不管這些小事情。如果像這樣的事情碰到我，我將完全停止足球，或者不再到學校的球場裏去。

(1)派司(Pass)足球中的踢法

八月六日

現在差不多各人都回學校來了。在今天的大會中，靖巴拿提議我們回復學校工作人所指導的正規工作。這是沒有一個人會不願做的，不過有時還要參加全部旅行及參觀等。願意學習的人不可對於他的功課有缺席，必得每天上學校來。大多數人都贊成她的意見，工作不是依日課表所規定那麼去做，而是分組研究；有些人同阿爾馬克斯一起工作，研究無線發音機，在學校裏裝起一架收信機來；另外的人同尼克彼得士扮演戲劇；靖巴拿提議組織一班普斯金的研究班，她說普斯金是一個偉大詩人，把他記在心上不會有什麼不好的。

浮羅格，司幾滿士問普斯金為什麼被殺的，靖巴拿回答說，有一個叫但德司的人，不肯離開普斯金的妻，普斯金被逼得向他挑起決鬥。這次決鬥的結果，對於普斯金是非常的悲慘。假使我是普斯

金，我一定不挑他決鬥，我將帶他在一邊，搗爛他的面孔；倘若他仍然如此，我將在他的肚子上給他一個丹麥足球式的蹴擊；他自然只有停止了！這個但德司真是一個上好的大豬欄——有些像我們的浮羅格，司幾滿上，他不肯離開任何一個女學生，他便會被大家打一頓。

種種奇怪傳說在學校裏傳播着。自然，女學生們對於這些事更加有興味些。她們相互神秘的耳語着過她們的時間，她們平常也正是如此談些廢話。譬如說，有一隻故事傳佈着，說是去年在莫斯科發生的事情。有一天，一個穿桃紅色衣服的小姑娘到司乃克來夫匡生處說她的母親患着病，請他去診察。她給他一個地址就走。她走了以後，醫生立刻想着要問她的母親患的是什麼病，可以知道應該帶點什麼藥去。他叫婢女去帶那小姑娘回來。婢女說，她沒有見到什麼小姑娘過，於是醫生叫樓下的門房來，他也說沒有看見小姑娘過。醫生非常

驚異，依照那小姑娘所開的地址去看時，卻真的見有一個患病的婦人在那邊。當他診察病狀時，婦人問他誰告訴他地址的。醫生說是她的女兒。婦人哭了，她說，她的女兒在三日前才死的，因她沒有力氣去埋葬，女兒的屍體尚放在隔壁房子裏。醫生走到隔壁房子看時，見那邊有一個穿着桃紅色衣服的女孩躺在桌上。這個故事是說一個人在死了以後，仍然能夠行動。當她們將這故事告訴我時，我只向地下唾了一口痰。

八月七日

今天遇着一件不快樂的事情——同靖巴拿起了衝突。同其餘人一樣，我已答應出席學校的照常工作，今天我卻將全個學習時間化費在足球場上，直到各項研究完了，我尚未到作業室去。在路上遇到靖巴拿，她說：她不希望我如此。

“你希望怎麼樣？”我問。

“破壞了紀律，”她說，“疏忽着研究會。”

我說明現在尙是夏天，大部分時間化費在戶外是很適當，竭力于體育的鍛鍊是必需的。但靖巴拿的回答說，萬事都應有組織的進行。如果我立了信約，就沒有權利可以破壞牠。而且她也完全不將足球作為鍛鍊體育看，只是一件非常不好的遊戲，同吃煙，喝酒等一樣比擬。她又說，如果一個人對於足球染成很大的習慣時，就很不容易除掉牠，譬如我的狂熱，便是一個好例。

總而言之，同她爭論足球的事體是非常不愉快。

這件事以後，我在學校裏徘徊着走了一刻，正好要回家去時候，沙麗華來叫我，我們就坐在講演廳裏談話。我告訴她關於靖巴拿與足球的事情，在沙麗華的意見對於足球不可過度熱好的話，靖巴拿是對的，我才開口辯論，黑查霞的頭伸進室內來，很神秘的聲調說道：“高斯他，賴勃茨夫，我有些事

情要同你談。”

我就立了起來。她帶我到庭園去，我們在那邊坐着，她說：

“我告訴你一件故事，打擾你們的情話，請原諒我。不過你同沙麗華的密談，不但對於同學們，即在學校工作人中，也引起了疑問。雖然我是很歡喜沙麗華，可是她近來的行動，卻也不能贊成。”

我聽到這些話發怒了，說道：

“假使你這樣說下去，你真要落地獄的！沙麗華與我並沒什麼‘情話’，我對待沙麗華不過作一很好的同志看。她的行動究竟什麼地方不行？你所說是屬於那一類的疑問？我告訴你，這都是臆說。我不知道你竟是反對她。”

“請寬心些，坐下來。”查霞說：“我叫你到這裏來，是要告訴你一個故事。請你聽着。我的哥哥昨天自南方回來，一隻手臂受了傷。這就是他告訴母親同我說話。哥哥是一個飛行家。在南方——我想

是柴格姆——的一處地方做事。一天晚上，他們在離柴格姆七八哩地方舉行一次宴會，宴會之後，哥哥就回家來。因為他是一個軍人，胸上掛着皮帶，那時候已很夜深而且十分黑暗——哥哥說，南部地方的夜裏，要比這裏黑暗得多。那時哥哥在路上繼續走着，可是到後來卻迷了路。大約他酒吃得太多了。到處都是如此黑暗，好像眼睛挖去了一般，什麼都看不到。哥哥踉蹌走着，忽然見到幾道光線，他以為是走進了鞑靼人的村莊。他照着火光走去，可是立即有幾個人喝住他，問道：‘你到什麼地方去？’哥哥說明要到柴格姆去。那個喝住他的人答應指點他到柴格姆去的路。哥哥很高興跟着這陌生人走去，但為安全起見，他的手提着手槍。他們走過去，經過一處村落，哥哥觸着一塊岩石路倒了。

“帶我到什麼地方去？”

他問着陌生人，手裏摸出了手槍。那人拿出

電筒向着哥哥的眼中射着。在黑暗之後，突然照了光，眼睛一閃茫然見不到什麼，可是他拿起手槍來卻很自然的。正在那個時候，另外有人很重的打着他的手，他的手槍就跌下地去。哥哥轉過身來，見那人一手拿着電筒，一手拿着手槍。另外一人，手中也拿着手槍，立在方才那個人的後面。他們二人都叫哥哥跟他們走，不許說一個字。另外也沒有什麼，哥哥就跟他們走着。”

“假使是我，就用頭撞進他的腹部推倒他，”我說，“然後抓住他的手槍，把另一人打死。

“是，這話是很容易的，”查爾說，“當你把第一人推倒時，另一人立刻從後面向你開槍了。所以哥哥在完全黑暗中跟着他們走，只是在前面的人拿着小電筒。過一刻，哥哥見他們走進一處有許多奇形怪狀的石堆中，終于在那邊停止，不知什麼地方拿來一把剷，叫哥哥掘着地，哥哥心中以為他們是叫他掘起自己的墳墓，但是，二支手槍都對着他，

除此，他也沒有旁的法子可想。于是他只得掘着泥土非常鬆軟，沒多少時候，他就掘成一處二呎多深的洞穴。突然，他的鏟打着一塊堅硬的東西。

“我不能再掘下去了，”哥哥說：“這裏有塊硬東西，”於是他們的一人屈下腰去，用短刃在堅硬地方斫削着，拉出幾塊木板，只一處很大的黑暗地穴。

“爬下去！”那人對哥哥說。

“爲什麼？”他問。

“不要問，否則打死你。”他們回答。

“沒有辦法，他只得攢進黑洞去。”

“我就要反抗！”我說。

“呀，你將怎麼辦呢？”

“那却不知道。不過讓他們活葬了，我寧願向他們打一仗。”

“啊，哥哥爬下地穴去。這是一個異樣大的地洞，大約有八九呎深。他的用電筒向洞裏照着。

“把那棺木背來。”他說。

“什麼棺木？”

“仔細看一下，你會見到一具棺木在那邊。”他
把電筒低低放入洞中照着，哥哥就見一具白布
包着的棺木。他想舉起那棺木，可是不能。

“太重了，”他說，‘我舉不起。’

“那麼，把棺外的白布剝下來。”哥哥設法剝下
白布，交給他們。

“現在再把那棺木打開。”他們說。

“他想去開，可是把手指弄傷了。‘我打牠不開，
棺蓋一定是用釘釘着，或是螺旋旋着。’他說。

“那麼，拿刀去，”他們將一把刀丟入洞裏。哥
哥將刀戮入棺蓋，用力扳着，終於把蓋打開了。那
時，他見一個美麗的青年女子躺在棺裏，也是用白
布包着。

“裏面是一個女人麼？”他們在上面問着

“是的。”哥哥回答說。

“她穿着什麼？”

“她是用白布裹着。”

“把牠撕掉。”

“沒有別的辦法，他只得把那些布解開。那些布有六十阿欵。(1)”

“合着米突有多少呢？”我問。

“假使你不靜些，我就不說了。哥哥把所有的布都從棺裏拿出來，交給他們。

“現在，把那女人拿來給我們。”他們說。

“怎麼拿法？”哥哥說

“把她擊起來交給我們。”

“哥哥竭力地舉起那屍體，交給他們。他們從上面握住她，但這個屍骸好像被什麼吊着似的拉不出去，或者他們以為是哥哥把她拖着，將短刀戳着死骸，却刺傷哥哥的臂，他就呼喊起來。

“你為什麼呼喊？”他們問。

“你們怎麼刺傷我的臂。”他說着，放了死骸，

她就跌下地去。

“那麼把指上的戒子除下來。”哥哥用手巾包好傷口，就去脫戒指，却說不下，好像鼠駭一方面也用力拉着似的。

“我拖們不下。”哥哥說。

“那麼，拿刀去把手指一併斬下來。”

“這我不會。”

“爲什麼不會？”

“我不會”哥哥說着就暈去了。

“我不知道他在那狀態中過多少時候，但當蘇醒轉來，他見頭上有一片天光，星亮在輝耀着。他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他躺了五分鐘，突然見在天空中現出一個頭，兩隻眼火把一般的發着光，哥哥恐嚇得像狂人一般喊着。那個頭，比他更響的喊了一聲，立即消滅。哥哥又暈去了，待他回復過來時，他見自己在一間小房子裏，旁邊坐着一個警察。

“你是托拉尼可夫麼？警察問。

“是。

“你遇見了什麼，告訴我。”

哥哥將遇到的事情告訴他們。

“這些話都像是真的，’警察說‘你現在是在韃靼人墓地看守人的房子裏。可是你能說明在你的衣袋裏這件東西的奇怪形跡麼？’他拿出一個帶有指環的手指。哥哥看着他說，他不知道這件事情，于是他問警察的意思，以為這件事是怎樣的。警察說，那兩個人是劫屍的強盜，他們借着哥哥的手，劫了數日前才入葬的韃靼王妃的墳墓。在墓穴上所發見的頭也是一個強盜，不過是另外一類的。他聽到哥哥的狂呼，他驚嚇得發顫，把頭撞着墓石自殺了。”

“另外二人怎麼樣呢？”

“那些布就吊住他們的腳。他們在柴格姆市場上賣那些布，便被捉住了。在反覆鞫訊上，他們供

出將手指放在哥哥的衣袋中，可以使嫌疑降到他的身上，于是哥哥得到放免，并得了休假。這就是他現在歸家的原因。”

“完了麼？”

“完了。”

“那個死了的穿桃紅色衣服的小姑娘——也是你的故事之一麼？”

“你以為怎樣？你相信一個死了的姑娘會到醫生那邊去麼？”

“我想，這就是你。”

我立起來，喊道：“沙麗華！沙——沙麗華！”

黑查霞跟着我，囁囁的說道：“沙麗華早已走了，沙麗華早已走了。”

我到各處去尋她，但在學校房子裏，什麼地方都沒有見到她，她一定回家去了。

查霞抓着我，嘲笑我說：

“你看，她不等着你，她不要你了。”

于是我突然明白，查霞是有意要把我從沙麗華那裏拉開去。但我仍不知是爲什麼原因。我發怒了，給她一個紅軍的糧食。她哭了，我就回家來。

(1) (Archine) 阿欽係俄國度量單位名，約合二，二二五尺，〇。七——二米突。

八月八日

停刊很久的“E. X. ”，現在忽然又出來了，上面載着一首很長的小詩，起首二節是如此：

我們用着電報語法來談話，
我們的口號是“簡短與迅速，”
雖然這種語法的使用是不易，
却要去說述月亮，說述牧場
用着詩的格式，
用着藝術的風態，
我們終得去試着，直到成功。

星夜充滿着芬芳與艷麗。
兩個偷兒匆匆的進來
偷去了廚房中的鹽具(何等的失德!)
却不撥醒家人的熟睡。

這倒是很好。不過我很奇怪，不知這是誰作的？高爾格，巴爾托沙夫同我決定以後只用這電報語法說話。這是很敏捷很便利的，而且人家不能知道你說的是什麼話。

八月九日

我不歡喜阿木林的女學生，她們中的大多數竟是這樣的人。然而若說誰最配接受這個名字，那要算是夏西格，勃六莫夫。他把我與瑪麗娜的事，向什麼人都說遍了。我不知怎麼樣使得他的舌頭這麼壞法，毫無理由的瞎說，這真證明他是個河

木林。

他今天又做了一件好事。他突然跑進物理作業室(那時作業室內學校工作人一個也沒有)發狂一般的喊着：

‘尼克彼得士對於斯大夏，佛里普斯格迷得發狂哩，’

自然，朋友們都問他怎麼知道的。女學生們更是興奮。夏西格告訴他們，尼克彼得士與斯大夏如何在庭中散步。後來走入木材場後面去，尼克彼得士握着斯大夏的手，很興奮的說着話。夏西格說他自己躲在木材場的另一端，所以完全聽得他們的話。假使夏西格沒有說過我與瑪麗娜的事，我對於他的新故事也不會引起多少注意，但現在我却很知道夏西格是十分歡喜造阿木林式的謠言。這個人是完全相信不得的。

今天靖巴拿開始她的普斯金研究，關於他的歷史，告訴得我們很詳細。浮羅格立起來，用着平

時的輕浮的調子問道：

‘當他的夫人有妊娠時，普斯金感得怎麼樣？’

靖巴拿回答說：

‘請你注意，司幾滿士，如果你是問得很莊重時，我將回答你的問題，但是，你是用着無賴的口氣來問，那我們中應有一人走出講堂去，你或是我。’

浮羅格竭力爭論這完全不是無賴口吻。他曾經讀過普斯金的信，一處寫着：“現在你是懷孕——”

然而大家都立刻喊着：“走出去，司幾滿士，這裏是講演室，不是玩耍地。”浮羅格喪氣的離開講演室。

八月十日

今天足球時候，夏西格又瞎談着尼克彼得士與斯大夏的事。這是一件可恥的事，特別是足球中

的人有許多完全不是我校裏人。因此，我叫他停住這些無意識的話。

“我偏不停，你怎麼辦？”他詰問着。

“打碎你的腦子，”我說。

“你還是不做爲妙。”

我沒有去打他，只和在第三隊做右守衛的高爾格，巴爾托沙夫商量去懲罰他。

當第三隊的前鋒得到球時，夏西格仍是照舊在直踢着球，高爾格跑上他的後面，裝着要奪他的球的樣子，他就將身體躺在他的腳下，不使他再向前動一步。正在這時候，我從他的後面跑上去，在夏西格的頭上重重地敲了一下。夏西格轉身過來，發狂一般的罵着：

“呀，混蛋！賴勃茨夫是故意的，你這隻亂暴的惡獸！”

大家都看到我沒有做錯什麼事，隊長對夏西格的無禮行動，着實給他一頓教訓。夏西格不能走

動 他的脚跌得很傷，發腫了。朋友們用担架抬他回家去。

八月十一日

我們校裏有一個女學生叫做傅魯芬。她的身體十分肥胖，大家都戲捉捕她。他們把她驅攔到房子的角隅去壓着，當他們要捉住她時，她像魚一般的銳聲喊着。我說這句話不過是形容着玩罷了，我十分知道魚是不會叫的。

今天我們正將傅魯芬攔到角裏時，愛爾尼克太突然衝進房子來，就用惡狠狠的聲音罵着，非常討厭的，無禮的。她又說要將此事提交到學校評議會及學生大會中去——她有什麼不提到蘇維埃機關去，如她也是在那邊？——後來我問她，請她告訴我們，我們終究做了怎樣的事。

“你們自己完全明白着，”她喊着，“不許裝做偽善者，事情像白日一般的明白，”

那時，有幾個上級女學生跑來了，她們說男學生真是不可教訓，他們總是不停的欺侮女學生。我聽了這些話真一刻也忍不住，告訴她們說，這都是瞎說，傅魯芬不過是被壓着，這並沒有什麼錯事。我并且加上說，這不過是愛爾尼克太自己發狂。於是愛爾尼克太叫女學生們圍在她的周圍，像是母雞與小雞一般，炫耀的宣告說：

“賴勃茨夫又表示他的真相給我們了，我以為他已轉換得一副新的精神，但這些胡亂的事情，正表示得他的理想現在是向着那一方面。”

她們都拉着傅魯芬的手臂，拖住她走——無疑的，去提出抗議了。

大約過十分鐘，尼克彼得上來了，叫我們到演講室去，再同我們話一回很長的性的問題。後來他拿出一本屠介涅人的小說‘初戀’，讀給我們聽。在這故事裏是說一個少年迷戀一個成年婦人。我們發了一陣笑。我問尼克彼得上說：

“你要我們領會得這小說中強情的理想的戀愛的存在麼？你不知道麼，尼高萊，彼得羅維基。我們已經完全知道了？”

尼克彼得士稍覺不安，說道：

“哦，你們知道，學校工作人中有幾人以爲你們對於戀愛及性的觀念走入了歧途。”

“你們的證據是什麼呢？”我問。

“可以，譬如你們對於倫娜，哦羅佛（這是傅魯芬的名。）的態度。學校工作人見到你們的行動中有病態的傾向。”

“我想這人就是愛倫娜，尼克西娜？”

“正是如此，但這不僅是愛倫娜，尼克西娜，女校長，非舍，同劉獨維格，克羅維娜（我們的唱歌教員）也是一樣的想着。

“我們終究做了什麼事呢？”我生氣問着。“確實，我們逐了傅魯芬。但這是什麼事情呢？大家都壓過她，直到現在，尚沒有什麼騷動過。”

尼克彼得士回答說：“是呀，以前學校工作人也曾注意着你們玩弄侖娜，哦羅佛的事情，但現在事情的壞處是在于侖娜，哦羅佛不願忍受。你應該知道，賴勃茨夫，一個人只有在女子自身不以爲意的程度中可以去壓弄她。我們把這問題作一個結束，我同你討論馬克思主義的倫理與道德的問題罷。”

尼克彼得士走開去時，我追着他問道：

“請你無顧忌的告訴我們，尼高萊，彼得羅維基，我們對於侖娜，哦羅佛的事實有什麼不行麼？”

“在我自己，沒有見得這有什麼大錯處，但我却以爲你應該不再去壓她。困難的是愛倫娜，尼克西娜說你是專使女子墮落的，而且你在暑期中有同勃六莫夫姊妹的真實事。”

“她怎麼知道？”我問着，覺得自己的面孔是發紅了。

“這事上真有什麼事情麼？”尼克彼得士緊緊

看着我說。

“你所謂‘真’是什麼意思？”我問他，“我不想這是有關于他人的事。請告訴我，尼高萊，彼得羅維基，你歡喜人家毫無理由的造起你與斯大夏，佛里普斯格的謠言，或同這一樣的事情麼？”

“爲什麼？有人造這樣的謠言麼？”他很快的問，覺得有些發驚似的。

“是，有這樣的事啊！你自己是不歡喜這麼的事，”我說，“自然，這完全是瞎說，人們有歡喜說着與他自己毫無關係的謠言。我不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倫理與道德。”

“這一點我很贊成你，賴勃茨夫，’尼克似得上很不安的說，‘造謠是舊時代，可恨的過去的殘留物。譬如說，我從來沒有向你隱蔽，我愛沙爾菲達，杜勃寧，但我歡喜她只是看她是一個人，並不因她是一女子。我對於佛里普斯格也完全是同樣的感覺。假使我爲找愛人到這學校裏來，我便是非常奇

怪了，不是麼？”

“沙麗華對於這些事情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我說，‘對於我與沙麗華的關係，除開同志的友誼外，誰也不能說有其他意義。而且，沙麗華與我是竭全力的獻身于革命，所有一切個人的關係，是放在第二位，第三位，或是直放在第十位。’

“我十分相信這話，”尼克彼得士說，“我如此尊重沙爾菲達，我決不允許我自己的思想過了限度。然而，賴勃茨夫，你可能以朋友的資格告訴我，是誰傳播那些關於我與佛生普斯格的無稽的謠言麼？”

“這我不能告訴你，尼高萊，彼得羅維基，因為你可以迫害他，用你的社會的——”

“決不！”他聲明着，面孔完全發紅了，“我決不至將個人的與社會的關係混淆一起。我所要知道的，不是挑撥者的姓名，而是問他是一個學生，或是學校工作人。”

“他是一個學生。”我說。

“啊，謝你，賴勃茨夫，”他說。“無論怎麼樣，你可相信我在俄羅佛事件中，是關心着你的利益。我不以為這全件事情有一隻腐蛋那麼的值得注意。”

“嘻呀，你好！”我說。

“你這話什麼意思？”尼克彼得士問。

“這就是說‘你是一個好人，’我用這話來替代‘謝謝你’。”(1)

“哈，在年輕人中，你是一個開始解雜國語的人。”他有點不平的說。“這是在必要以上的解雜呀。”(2)

“我不僅解雜，且也創造。”

“啊，我不想這樣的事也算是創造。”他說着，我們就分別了。

(1) ‘你好 (Yougofel) 是‘你是一個好人 (You Are a Good Fellow) 之略，‘謝謝你 (Thank You) 的語在俄文有感謝上帝之意。他因為反宗教，反迷信，所以

不說‘謝謝你’而用‘你好。’

(2) 係指牌表示蘇維埃政治(如以前所見的 Sovnarkom)

及外國的學術語于非學術的, 日常的談話中。

八月二十日

我同沙麗華到夏期遊園去看叫‘克蔓’的戲。我向來很輕視歌劇, 因他們用唱來代替說話, 是很不自然的, 有許多字要聽不清楚, 但這次我却十分讚賞牠。從電燈消滅的 - 瞬間起, 我便覺得很興奮, 似乎覺得拿着指揮鞭指揮音樂隊的, 完全不是人, 而是一個魔術家。接着, 歌劇開始了, 這次我大部能明白牠的辭句。雖然這也有些呆氣, 而且使得你思慮的。這歌劇表演一個軍人愛着一個女工——軍人的名字叫唐學粹。我對於另一個女子叫密格拉的上來唱了很長時間一節完全不明白。但在歌劇中常有這樣的事——忽然毫無意思的跑上一個人, 拉着他的手臂, 呼叫了半點鐘。葛蔓也愛着他,

但爲了某種原因，他要帶她到警察署去。當他帶領她走時，她突然推倒他逃走了。以後葛曼在一家旅館裏做舞女（她是真在工廠裏作工，抑是在近旁玩耍着，我看不明白。）再走上一個鬪牛人，唱着他自己鬪牛的事情。我最歡喜這一節，鬥牛人是一個非常好看的人。那時，沒有說出什麼理由，葛曼又愛了他（大約是因他比唐學粹漂亮，）同他訂了某種約——但我沒有完全看明白。鬥牛人下去了，唐學粹又忽然上來，可是在葛曼開始跳舞時，忽然又出現一個肥胖的軍官，把唐學粹驅逐出去，因爲他也希望得到葛曼。唐學粹拔出他的劍，正好要去殺死軍官時，就有一羣用布包在頭上代替帽子的羣衆衝上來，救了軍官。唐學粹便去做山賊。

在第三幕，山賊們與葛曼和唐學粹埋伏着等待鬥牛人，因他由鬥牛中得了許多錢。山賊爲要探候他離開唐學粹躲伏着。那時，格拉又出現了，唐

學粹却打走她。沙麗華說，她是唐學粹的未婚妻，但我不相信，因為唐學粹愛着葛曼，而且爲了她的緣故去做山賊。後來鬥牛人到了，唐學粹拿槍向他發射，可是沒有打着，于是他用匕首去刺他，鬥牛人又把一個匕首拔去，他們遂搏鬥着。他們不懂得怎麼樣作鬥，非常愚拙的鬥着。突然葛曼同其他的山賊跑來了，把二人分解開去。我不明白他們爲什麼放走鬥牛人，大概他身邊沒有錢，只是出去做事的罷。沙麗華說，我的意思完全錯的，他們並沒有要搶劫他的意思，但我所見的却是那樣意見，什麼人都能够依自己歡喜，去解釋歌劇。

在第四幕，表演着鬥牛。不知道那邊有多少牛，只覺得是有一大羣。因爲都是鬥牛人分隔着，他們共有二十多人，都拿着鎗與其他器具，同牛鬥着。看衆們都搖着手，這表示他們是如何熱烈的看鬥牛。他們都走了以後，葛曼跑進場來。她也想來看鬥牛，唐學粹不允許她，因爲他妬嫉着那鬥牛

人，終於她逃出來跑進了馬戲場，却在這時，唐學粹用匕首刺死了她。

我同沙麗華回來時候，她對我說道：

“妬忌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你可知道我常在妬忌你麼？”

我的眼珠幾乎跌了出來。

“你可是——”我喘着氣說。

“我怎麼樣？我懂得你的意思。但請你記着——妬忌不是一定要有個強烈的感情的存在。一個人也可被十分天真的人所妬忌的。和對你的一樣情形，我也曾妬忌過尼克彼得士同其餘的事情。但你能知道我所最妬忌的是什麼？這就是你的日記。假使你不願意再使我苦痛，你應該讓我看你的日記。”

這話以後，我們走了許多路沒有說話。自然，我不願使沙麗華苦痛，但在另外一方面，我如何能將自己的日記給她看呢？這正是將自己一人所討

論的秘密事去告訴她呀！

沙麗華突然說道：

“好呀，這就是表示你對於我沒有什麼真的好意啦。假使你對我有些好意，決不至于費這許多時候去考慮可否將你的日記給我看。”

“請你聽我，沙麗華，”我說，“日記是一個人所持有的最秘密的東西，你要我像一塊氈子般，將全個心靈在你面前公開出來，但是在我心中的事，有些你是不應知道的。”

沙麗華忽然很嚴重的停步說道：

“好呀，再會罷！”

“請你再走一忽。”

“我們已經沒有共通之點，我們為什麼還要一同走？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罷。”

“請你注意，沙麗華 你說我們沒有共通之點是什麼意思？這是呆話 我們有很多的共通之點。你不是說要我向你赤裸裸的給你看麼？”

“呀，如果你像豬一般的談話，我真要不願同你做什麼事了。”

我覺得有點傷心。

“我並不像豬一般的講話。你為什麼說這話？終究有沒有好意：請你聽這幾句話。”那時，我將自己的詩背給她聽：

我想着你，想着你穎慧的心，
想着我們在學校中無言的會遇；
你而今背棄了我，只同他人言談，
可是：我呀，我的心仍滿藏着你。

“然而，”沙麗華說，“這是無味的詩。我相信你的日記是更有趣味。你可想到我是這麼一個孩子，我不能確實的明白麼？請等一下。我先將我的日記給你看怎樣？你現在肯將你的日記給我看了麼？”

“怎麼，你也記日記麼？”

“我不騙你，我有的。”

“你肯讓我石麼？”

“我自然是願意的。我是將你作一朋友看待。不過是有一個條件——你也要將你的給我看。”

“可以讓我考慮一下！到明天回答你麼？”

“不，不能夠。這麼事情，用不着到明天。我以為你是一個成人，但你不過是一孩子。”

我覺得非常的不安，但我很想讀沙麗華的日記，於是說道：

“你應當對我說句信約的話，你永不向任何人說出一點事情來。你知道麼？還有，你也不能同我有什麼討論。一切要像沒有看過一般。”

“我可以對你守信約。”她很莊重的說，“可以讓你知道我並不是一個好事者，我就明日第一個拿日記給你看。”

八月十三日

男同學與女同學們，有許多人看過‘葛曼’，他們也想在學校裏表演一次歌劇。我提議，我們也演一次‘葛曼’，我自己扮演鬥牛人（我已經試過，）高爾格，巴爾托沙夫可以扮唐學粹——他有了最高部聲音，能夠喊出極重的歌辭。但劉獨維·克羅維娜說：不論‘葛曼’和其他有名的歌劇都不要做，可以在她的音樂集中，選出一隻叫‘齒輩的恐慌’的兒童劇，提議給我們表演。於是她演給我們看。我見台上有許多的不行，我不想這也可作劇場用，和着音樂，能夠在舞台上聯綴着。譬如這劇開始時，蘿蔔女王的歌曲：

A, B, C,

豆大王呀，

他怎麼的驚異，

他怎麼的怒鳴，

這是十分

十分的適宜。

假使我懂得牠的意思，我真是一個阿木林，我相信沒有一個人能夠明白。我聽了一刻，我自己也做起一首歌：

是，我知道，
這是我；
國王——王后，高貴的，
上你們的宮殿去。

劉狐維格，克羅維娜問我是什麼意思，于是我也請她將‘菌蕈的恐慌’的意義解說給我聽，我再告訴她我的意思。事情的最壞處，說這劇是描寫我們的被保護者，農民。倘若他們打翻舞台，殺死全體唱歌者，我也不能責罰他們。但劉狐維格，克羅維娜說‘菌蕈的恐慌’是最最有趣的歌劇，如果我不歡喜，我可以走。我們走了，只有年紀最輕的幾個同第一組的人同她留着。

沙麗華說，她忘記帶日記來，她明天必定拿來。

八月十五日

我才讀了沙麗華的日記，可是我相信她有些事情仍是隱藏着。她的日記確是十分有趣，但這是不完全的，因為她並不是依照日子記的，無從知道她將那一部分刪去了。在這樣情形之下，我也不將我的全部日記給她看，只將第一學期的第一本給她。

(在賴勃茨夫日記的這裏，夾有一册印格式小抄本，封面上的標題如下。)

“沙爾菲達(愛維特格)杜勃寧的抄本
中等科第四組學生”

這册抄本的開始，抄着愛賽寧(Esenin)的詩句：“我不仇恨，我不呼號，我不哭泣。”接着是翟契夫(Tyutchev)，白爾夢得(Belmont)，諸

寧(Bunin),阿普克丁(Apukhtin))的‘夫人’等詩句。以後便是本文：

我將萬事都親自去經驗，也是必得去親自經驗的。

人生！這在文學上，與現實上，完全不相同的事情。在理想中生活也比在現實上容易些。但這必須去奮鬥的。

我們的生活是什麼？一部小說。

她的作者是誰？是個 知者。

我們很努力的讀着，

有時笑，有時睡，有時悲悼。

誰都以爲這是格拉姆靖在十八世紀時所寫的麼？確實這是格拉姆靖。起初僅作些短詩，後來作了他的‘俄羅斯的歷史’。

• • • •

靖巴拿說，我有一種文學的風采。我問她，文

學的風采的長處是什麼。她回答說，這表示得一個有教訓的思想。有教訓的人是有很廣大的視線。

• • • • •

我同斯大夏的關係，正同以前和林娜一樣——我做了她噴氣的氣筒。我不歡喜牠，也不厭惡牠，我全不在心上。斯大夏的悲哀，在我看來並不怎麼可怕的，她的眼淚也不是很苦痛的。林娜比斯大夏有更多的失望的理由，但是結果，結果，當我在最決然的時候，廻看着我自身，我覺得自己的襯衣是最近于我的皮膚，總體的現實生活是比一瞬間的不幸要可怕得多了。已是在五年之前——自我感到人生的意義以來——我就認識人生是一件可怕的事，我可以說，和我同樣年齡的人，不論是男是女，必能瞭解這一點，至少也會感覺到。然而，這並不是什麼問題。而且我們的時代已學習了許多新的事情，雖然人生是可怕的，我們學得這些，就能同他奮鬥，克服他。他不是這麼樣可怕的，我

們可從他的好的觀點上去看，自然，這不是我自己的意識，但已是深入我的心中，長了根的事情。

這些話是能給我以生活之勇氣，去同人生奮鬥。但我在林娜與查霞問題的解決上，看不到什麼——她們做這樣事，無論如何是愚蠢的，當她們失敗了，那更是一層愚蠢。嘲笑的态度是世上最不好的一件事。

• • • •

當是一個人時候，就有奇異的感覺充滿我的心靈中。這似乎感到自己是離開了地球，浮在無空氣的地方。我常感到如此，尤其是月光射入我的窗門來的夜間。

• • • •

誰要着我？我有時覺得似乎沒有人會要我。于是我開始狂熱的思索，想找出一個要我的人。這是我所以成爲氣筒的原因。

父親是一個排字工人，所以我能讀書寫字。我

尙是小孩子時候，我們的房子裏已堆滿書本子——一個人的生活，形成一個人的精神。

• • • •

我讀了自己所寫的東西，也想過牠。無論什麼事情我都一樣的做得，我能夠哭，但沒有一個人知道。我也能發狂一般的發笑，但我常極力去抑制牠，假使不如此，我便失去自制力。

昨天斯大夏到這裏來，把她的許多浪漫史告訴我。我沒有想到她再使他有更多的苦痛。她不再進高等學校，她差不多是沒學問的，她也不願困苦地去學完第五組的功課。她爲什麼要結婚，因此結束了呢？

• • • •

父親與母親的一件爭鬧才完結。父親吃醉酒回家來，開始罵着母親。於是他們相互扭着，母親喊道：

“唐格，來幫助我！”

父親喊道：

“走開去，沙爾菲達；大人在愉快着時候，是無關於你的事。”

這事十分討厭，假使父親不跑出去，我不知道將怎麼辦？

• • • • •

我讀完‘戰爭與和平’一書，我希望自己是拿太沙，洛斯托夫一般，但我知道我是不可能。拿太沙雖然有一個圓滿的趣味生活，她仍沒有什麼超過生理的女性，依照‘戰爭與和平’上說，婦女的目的，是做成一個女性，另外不再有什麼。我相信拿太沙有一定的自己意識的要求，只是托爾斯泰，他是一個地主，一個伯爵，才盡力隱蔽自己的慾望。（他是一個封建主義的代表者）我將尼格萊·洛斯托夫聯想着高斯他，賴勃茨夫，不過他不是如此愚笨。查霞，托賴維尼考凡像是瑪麗，鮑爾康斯格公爵夫人，不過面貌要好些，然而，我實在沒有留心過查霞的

美麗的風采，這是一種奇異的風采。她的髮常是很亂。對於美麗的意見是各人不同的。我奇怪着，誰能在斯大夏裏看出怎麼來，她有了潤鼻子，右邊的齒缺了一個，她走路時，像兵士一般搖着她的手。然而，誰是完全熱情！

我非常明白我所寫的，是一大堆十足的小資產階級的談話，但我不能遏住牠。

• • • •

假使我不進高等學校去，而到工廠裏去做工，在我是會比較容易些。但我沒有決定，因為我知道我們A.C.Y.小組所屬的工廠的種種情形。這裏就是其中的一件——有一個十六歲已同人結婚的女子在這工廠裏作工，大家對於這事非常騷動。這也是確實表示十足的小資產階級精神。因為政府允許女子可在十六歲時結婚，他們應讓她自由。

• • • •

就我個人說，我現在不願意結婚。（假使我要結

婚，當然也可以了，因我在今年六月是十六歲。)我見過許多結婚了的夫妻，大部分的情形，是過着十分艱苦的生活。現在還有另一個實例在我的眼前——我自己的父母。父親本來是不吃酒的，但從他的意見與母親的意見發生歧異以後，他便吃酒了。

在另一方面，我想萬事都由自己去經驗着，我不在全都得到實證以後，不願停止。

我也明確認識必須要有充分的自制力，我有着二個不同的力爭鬥着，我不知他們中那一個要戰勝其餘一個。我叫驅使我向種種慾望那邊去的爲唐格，叫抑制着我的力做沙爾菲達。沙爾菲達是比較得有力量，唐格是一個不潔的淫婦，完全失了意識的抑制。

• • • • •

現在說意識問題，這確在人生中幫助了我們。但一個人常是全然不明白自己的正當態度是如何的。譬如說去跳舞。我想跳舞是不允許的，但今天

我爲着些事情去看伊凡諾夫——小組的書記——問他道：“告訴我，跳舞是允許的麼？”他回答說：“沒有人禁止過他。”

“那麼，爲什麼人家說跳舞是資產階級的娛樂，我們中等科中的一人說，跳舞只不過是一種相互引起性的興奮的事情？”

“呵，是的，你們說得太聰敏了。”伊凡諾夫說：“我們並不要使誰變成守戒僧。讓什麼人都依自己的喜歡去享樂，如果不使他人受害，儘管由他享樂下去罷。”

這是如此。要使這個意識問題，首尾都弄清楚，真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而且人對於人生的態度是依存在他的上面的。

從文學上去理解一件事物是比較從日常生活中理解容易。你能够任何幾次去復誦或是去推考一篇文學作品，但對於日常生活，你便立刻要碰到問題。

這樣困難的矛盾，在學校中是很普通的，你必得自己去決定自己的態度，沒有時間可以討論牠，也沒有討論的對手。當是和學校工作人有衝突，或發生騷動時，尤其是困難。近來，騷動在學校中已是很通常的事。上次，視學員來時，他說，這裏不是一隻學校，而是一羣浮浪人的集合。這是很確實的。我見到這裏有許多暴亂事情，可是在這一個革命時期中，這也是很自然的事。

* * * *

靖巴拿指導着普斯金的研究，同她一起做事非常有趣味。她使我們分析‘尤琴·奧乃肯。’在這問題中，我們第一步便要關聯到意識上去。‘奧乃肯’自然是含着封建的自然經濟與資產地主的意識。（這是很長的話，但要用其他的方法來說明是很困難，因為是自然經濟。）但我們不能爲了這點去輕蔑普斯金，因為在他的時代，尚沒有無產階級獨裁與蘇維埃政治。那時，專制政治得勢力，他的代表者尼

古拉一世，壓迫着普斯金，放逐他到克新尼夫地方，後來，放逐到他一族的領域中去。不過有些事情是我所不懂的——普斯金是一個阿拉伯人。(1) 蒸熱的南方的血充滿在他的血管裏，怎麼能寫成尤琴，奧乃肯那樣冷靜，無狂感的作品？靖巴拿說，在普斯金時代，年輕的女子們都以‘達帝埃娜’

(2) 為理想人物，我看不出，在腐敗的封建的資產階級時代，這如何可能。我不相信真有像達帝埃娜的婦女，空想家的普斯金不過是假擬了她。我也懷疑着奧乃肯，不過這由我的決斷是很困難，我不願做成達帝埃娜，我知道，我永不會做成達帝埃娜的。我相信一個女子應當依照她的感情，假使她是真實，是不該去壓制她。

無論如何，達帝埃娜不是我的理想女子。她沒有革命的情感，人生不可不有這感情的。若說我是贊成她的，只是因她能統制自己的一點，這是一件偉大的事。我僅在表面上是成功，而內心上却常在

爭鬥着。自然，在達帝埃娜 比較得容易，因為在她們的時代，沒有奧克得勃林娜，⁽³⁾ 也沒有沙爾菲 一般的女子，她不過是依照教給她的從來地主的道德做着（尼高萊，彼得羅維基的話）

我們女學生中多數人歡喜做影戲的女優，或跳舞的舞女。她們一旦做了自己的事業，學問對於她不成什麼問題。她們中的無知如斯大夏一般，那是當然的。一個第五組的女同學對我說道：“我待學校畢業以後，要做成一個女明星，動身到亞美利加去；這是我的次序單。”除此以外的女同學畢業以後，願意進工廠去，她們要做成工人階級中的一人。

• • • •

查霞，托賴維尼考凡來問我到什麼地方去。她是什麼意思？

(1) 普斯金的外祖父是黑人。

- (2) 達帝夫娜 Tatiana 是尤琴奧乃肯 E. gen Onelghin 中的女主人公。
- (3) 奧克得勃林娜 (O'tobinas) 十月革命後，婦女們所用的名。在這裏與亞爾月達(沙爾華表示她自己革新的名)並表示‘現在女子’之意。

八月十六日

今天出席于工廠裏的小組會議。他們說我們學校的社會工作做得不好，這並不是像有些人所想像的是學校工作人之罪，而是中等科學生自身的罪。西里斯格，勃林納夫說，什麼事都把持在學校工作人的手裏，我們究是一點事體也不能做，就是所謂‘自治’，也不過依附在學校工作人的松葉杖上的病人。但他們對他說，這是我們自己的罪，我們太不會活動了，在種種方面，有着我們注意所向的許多可做的社會活動。西里斯格說，我們有壁報，有研究會，但他們却指出赤色少年團尚未能組

織化，我們的少年團（團員全是低級生）所做的事情，只是些在大廳上合奏着音樂的行進步武，及其他幾種遊戲罷了。而日說除開少年團以外，尚有着其他的社會活動。西里斯格想再回答。但他們說，用說話去辯論自己的不活動是很容易的，所真需要的却是行動。

我們常是被批評得非常壞，我們必得自己相互協力活動起來。

八月十七日

我同沙麗華說，她的日記是不完全的，她沒有什麼回答。這證明我的話是確實的。我也同她說，我要把她的日記多放幾日，我要再仔細去讀。于是我給她第一學期的三冊抄本。在給她以前，我已預先讀過。內面十分確實的沒有什麼不可以使她看到的東西。

我很想知道她對於這日記有什麼話。

八月十八日

傅魯芬事件弄得很壞了。尼克彼得士告訴我，爲了這件事，學校工作人的會議開了幾次，靖巴拿提議將這事關係人的全部（這就是學生的大部分）公開裁判。但愛爾尼克太却說，假使這事不是我在內，其餘的人都不會參加的，所以只要裁判我一個人就可以。傅魯芬紅着面，非常不安的徘徊着。她幾次被叫到學校工作人會議中去。但沙麗華說，爲了她引起這許多糾紛，她真可十分自傲。

我問尼克彼得士，他的意見，這事將到怎樣的結束。他說，這不會有什麼大事，大概是‘譴罰的公布’罷了。他說，他將替我辯護，勸我在同志之中去找幾個幫手來。我想了此事幾次，告訴沙麗華，不知去找誰好，她問我要不要她做我的辯護人。

“但你怎樣替我辯護呢？”我問她。

“時候很長哩！”她說。“我現在只徵求你的同

意就够了。”

我自然是同意的。

八月十九日

我在足球中受了傷，可是雖然腳跛歪得很厲害，仍繼續到學校裏去。這是夏西格，勃六莫夫所做的，這事完全違犯競技規則，他是在第二隊中的，沒有權利可以來衝碰我。等到我的腳好了，我的新靴子將教訓他如何去踢人！

八月二十日

今天學校裏又起一場很大的騷動。我要把這事所經過的順序，全都記下來，然後，我自己能將此事比較的弄得明白。

這正 在演講室中普斯金研究時候。爲着靖巴拿要做關於‘尤琴 奧乃肯’的論文，我在三日之前

已將此文繳出（二組高級生——第四組與第五組——都參加這練習）今天我們全體集合着時候，靖巴拿跑進房子坐下，她將我們的卷紙及練習本擺在面前的一張桌子上，樣式非常神秘的。我們很靜寂的凝視着她。這樣過了三分鐘，我開始咳嗽一聲，浮羅格嘻嘻的笑了起來，於是靖巴拿說：

“假使亞歷山大，塞爾克維基，普斯金尚活着，只要讀了你們所寫的不可信的謔語十分之一，就會第二回死去。我便氣都透不過來。假使用你們所得意的說明語來說，只有地獄才懂得你們所做的事！但是不，我錯了，這比地獄進步得多呀。

我們都很靜聽着，此時就大笑出來。靖巴拿繼續說道：

“這裏也有幾個是例外的。有一二篇比較得是成功的論文。但也同其他的例外一般，他們只證明了一般法則。這是一篇真正謔語的實例。”

她翻開一本練習簿，大聲讀着：

“普斯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小說家，在這個關係上，他作了一篇叫‘尤琴，奧乃肯’的小說。這小說中，他要增添描寫當時所起的階級鬥爭。但普斯金是一個資產階級者，所以在他的小說中沒有描寫過無產階級，只是些關於資產階級的……他結婚了，為初級學生們作了一篇神仙故事叫‘蘇丹王與他的臣白爾大的故事。’以後他在決鬥中被殺死，埋葬了，但‘尤琴，奧乃肯’直到現在尚為人們所誦讀。”

我們發狂的響着，靖巴拿像石面一般的看着我們說道：

“你們笑誰呢？你們只嘲笑了自己。對你們的報告，這些話是從‘郭郭兒’裏來的，這是你們同普斯金一樣的當心諱過的啊，”

“大家都是如此麼？靖拿大，巴羅維維嗎？”沙麗華在她的位子上問。

‘我已經說過，有幾個例外的。但這不能改變

一般的印象。另外有一篇值得從頭讀到尾，對於‘奧乃肯’的簡明的節略。”

他挑出另一張紙讀道：

“尤琴是一個奢華紳士的兒子，他到他的很小的領土中時，見他的叔父已橫躺在桌子上了。彼起初對於鄉村生活頗有趣味，以後却失去趣味進行戀愛的事。達帝埃娜是一個地主。她讀着小說，撲擊婢女，扯破了胸襟。她同奧乃肯發生戀愛，叫她依乳母寫信給他，乳母叫自己的孩子送這信給奧乃肯。達帝埃娜十分戀着她的驕人奧乃肯，常在她的枕下會見着他。(1) 他們常常去訪問貧苦人，(2) 可是詩人蘭斯格看守着達帝埃娜。他同奧乃肯常是爭鬥着，(3) 每天都發生鬥毆。有一天，奧乃肯用着手槍去射擊他，把他打死了。後來，達帝埃娜同她的朋友，一個將軍結婚，過着很富裕的生活，每日享樂着宴會，被宮廷所注目。(4) 她的丈夫是一個無能者。尤琴再遇見達帝埃娜時，仍是迷戀着

她，表示他的感情。但她說：她同一個將軍結婚了，她當對丈夫守貞節。尤琴就于此斷了他的故事。”

“這是斯大夏，佛里普斯格所作的，”夏西格，勃六莫夫突然從她的位子上喊着。“我曾經看到她在卷子上是如此寫的。”

大家都停了笑，斯大夏，佛里普斯格跳了起來，蹬着腳，面孔完全發紅，似乎要說什麼話的。不過她忍不住哭出來了，就跑出講演室去。然而事情并不如此終結。

“你看，勃六莫夫，”靖巴拿沈默一刻後說道：‘你怎麼這樣忍不住口。誰叫你在講演室裏喊的？你這樣並不能增進佛里普斯格的智力，也不能使她的成績得到一點好處。你的行為，只是使她不再到學校裏來’

這時，沙麗華使得我發驚。她忽然跳起來說

‘不，這樣事應該來公開討論的。靖巴拿 巴維洛維娜。假使這事就在沉默中過去，中等學校就失

盡了牠的意義。”

全體女學生都噓着沙麗華，但她仍繼續說道：‘女同學們不喜歡我說這話，事實沒有什麼分歧。她們之不歡喜如此是很自然的。女同學中有些人只對於演劇研究有興味，她們爲什麼不到那邊去呢？有許許多多學校外的人想進學校的，讓我們幫他們留出位子來。’

這時女同學中多數人立起來喊着，非常嘈雜，一點也聽不出她們在說什麼。其中有幾人向沙麗華走來，要打她一般。我從後面握了拳威嚇其中的一人。在靖巴拿突然用拳在桌上敲着，兩脚一齊跳着時候，騷亂仍不停止。

“立刻靜止下來！注意，你們是在學校裏！”她興奮得面上都轉紅，那時候我知道她雖然時常裝着發怒的樣子，實在是歡喜這騷亂的。

騷亂多少鎮靜些時，靖巴拿提議推出一位主席，討論夏西格，勃六莫夫說出斯大夏，佛里普斯

格的姓名是不是對的。她說道：

“然而這是個人的事，我主張把這事放在廣大基礎上，即是我在‘奧乃肯’論文上發現這樣無教育，是在中等學校第五組中可容忍得去。”

西里斯格，勃林納夫一直靜默到現在了。從他的位子上說：“我們到這裏來是為學習的，不是為討論事情。”

“你真是使我發慌，勃林納夫！”靖巴拿說，“你不素對於每一問題的公開討論是有很大的趣味，可是現在却是反對討論了。如果，大家都同意于你，我就要撤回我的提案，再同你們說普斯金同他的作品。你大約很記得上學期費了二個月時間去研究普斯金。佛里普斯格問題可以交給學校評議會和學生大會。”

“我不贊成。”沙麗華說：“我們不能同意于勃林納夫的見解。我以為佛里普斯格問題應該立即討論，依照學校所應取的方法來做出決議。”

表決了，兩面的數目却是相同。西里斯格，勃林納夫立起來說道：“我走了，這是學校工作人所常採用的辦法。在表決以前，靖巴拿，巴維洛維娜用學校評議會及學生大會來恐嚇我們。她的話影響了票數是很自然的。現在的討論也同樣的只在顯然的反對之中進行，這樣的恐嚇即是干涉與道德的壓迫。我不願參加被強制力所造成的討論。

“我覺得你的理由是論理的。”靖巴拿說，“但你一定贊成像佛里普斯格的論文，勃六莫夫的行動等問題，不能由學校工作人及學生討論得，你要我們怎麼辦呢？我提議一個有着將來的影響的方法——這方法是合理的，是這會中一部分所同意，在另一方面，你說你是為學習到學校裏來，不是為討論來的，你又說我所說的學校評議會及學生大會為強制的，人家都以為你是要躲避過全問題，而不願有了解決，你的理由，真只有你自己知道。”

“呀，讓他滾罷！”我從自己的位子上喊道：“聽

他這樣的爭論，真是白費時間。讓我們來討論，或者仍弄功課，只希望讓我們停止這種毫無價值的事體。”

“對呀，對呀！”大家都喊着：“讓我們任何做一件事。”

幾個女學生同勃林納夫走了，但大多數人仍留着，決定開始討論。我被選為主席。靖拿大，巴維洛維娜坐在我的桌上，我占了她的地位。夏西格，勃六莫夫是第一個發言者。他說：

“我不承認自己的行為有錯處。我說是斯大夏有什麼錯呢？這正是教訓她以後不要再寫這樣的論文。”

“沒有人叫你，請不要說。”我說，“這些話是離了討論點。請坐下，勃六莫夫，到有人問着你時再起來。”

夏西格仍是辯論着，說我不知道主席的職務，我沒有下評語的權利。但其餘的人都禁止他，他就

坐下去。於是沙麗華說：

“我知道我的話一定要使幾位女同學討厭，但是不能不說。我是爲着她們想的。再幾個月，第五組就要進到高等學校，到實際生活中去。她們帶着什麼東西進高等學校去呢？今天靖拿大，巴維洛維娜所讀給我們聽的東西，不但是表示無教育，而且是無知的對蠻式。佛里普斯格沒有知道必要去同學校工作人，或比她較好的同學那邊去商問，真是最壞的事。只是一場胡賴——像幼年人所說的——把事體沒下了，就希望如此過去。我的具體提案是如此——我們第五組的在離開學校之前，先把自身注意一下，去清算一下自己的無學。”

浮羅格，司幾滿士立起來，在他一句也才說之前，大家都知道他要說些什麼呆話。他說：

“靖拿大，巴維洛維娜說，倘若普斯金讀了我們的論文，他也要第二次死去。我以爲這完全不成一件事，他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子孫，然而我們正如

歌中所說的‘農人與工人的少年先鋒’。”

“不是關於這點，司幾滿士同志”我說，“請你依着題目說話，不要說空話。否則我就不許你發言。”

“不錯，我是遵守着討論點。在我的意見，勃六莫夫說出‘奧乃肯’文的作者是很對的。第五組中的女同學佛里普斯基同着學校工作人久長的秘密的談話，不是證明她是受過很好的教育——”

“我不允許發言者講這些話，”我說，“我知浮羅格如果不造些謊言，他一定不高興的。”

司幾滿士鄙薄的笑了——一陣坐下去了。于是我接着說：

“請你注意，司幾滿士，倘若你要裝成下流，我就要請你離開這個會議

“你却變成十分溫順有禮的了，賴勃茨夫。可是的麼？”他說，“我要到學校評議會裏去麼？”

我真的發怒了。‘你侮辱主席，我要求你立刻

離開會場。”

我不是一個馱子，怎麼完全無理由便離開會場呢。”

“馱子什麼意思？請你走。”

“不錯，我就走。你會在普斯金的信中尋出馱子這字來。我勸你去讀一下。機勃夫夫。請清算一下你自己的無知。”

他於是走出講演室去。我斷定他故意拉上這件事來暴露我沒有讀過普斯金的信。以後，有一個高級的女生發言反對沙麗華。她也說，這無知不是學生自己之罪，而是學校工作人應該被責罰的（這我也一部分贊成。）他們讓這樣無知的學生進級真是大錯。

她說得很悶靜。假使沒有以下的突然事情發生，討論就可很和平終了。尼克彼得士很快跑進講演室，四面看着，看見靖巴拿坐在書案旁，他就坐在他的旁邊，同他很急速的耳語着。靖巴拿搖着

頭，也很興奮的回答他。結果大家覺得驚異的，凝視着他們二人。

突然，尼克彼得士提高他的聲音，很興奮說：

“你們可想到過在大眾之前，使一個成年的女子發呆，使她哭泣，使她成為歇斯帝里的健全的**教育方針**過歷？”

靖巴拿用很和緩而大家能聽到的聲音說：

“我們不要在這裏討論，尼高萊 彼得羅維基。我們到教員室去討論罷。”

“不，這是完全錯的”尼克彼得士說，仍舊繼續說下去，不過那時我提起勇氣說道：

“我雖然很尊敬你，尼高萊 彼得羅維基，我如果要說，我沒有許你發言過。假使你有什麼私事要說，你可以到外面走廊上去說。這房子裏是在開討論會。”

“啊，請原諒我。我不知道這裏是在討論問題。”尼克彼得士說着，走出了講演室，靖巴拿跟着

他的後面。他們走了以後，大家都跳起來了，我用拳盡力在桌子上擊着，還是不能回復秩序。女同學們都擠在屋角裏，相互囁囁的說着，沙麗華跑到我這裏說道：

“這似乎是我們突然接近了小資產階級的根性，有什麼救濟法呢？”

“你在什麼地方看出小資產階級的根性？”

“怎麼，只要看這討論，而且，我也發見自己有不好的思想。當門開起來時，我就推定是尼克彼得士。”

“我也這麼想。”

“是呀，這就是我所說的小資產階級根性。我們走罷。”

我們從學校工作人的房子裏聽到紛雜的討論聲，尼克彼得士的聲音比他人更加響亮些。我從幼年的同學處聽到說，斯大夏，佛里普斯基發了很厲害的歇斯帝里，回家裏去了。

我們一羣人忽然變成奇怪的靜寂。我覺得最好的事情是去踢球，于是就到運動場去。

- (1) 指在達帶埃拿的信中所說，她在會見奧乃肯之前，已經在夢中聽到他的聲音過了。
- (2) 他們沒有做得那些事——同菲項。
- (3) 在魯斯金的詩中，有二友人性格‘比較’之想像。
- (4) 即引宮廷中人之注目。

八月二十四日

有一個謠言傳播着，學校工作人間的意見發生決裂，尼克彼得士要辭職了。其餘的學校工作人都站在靖巴拿一邊，尼克彼得士完全是孤立。男學生中大半是立在尼克彼得士一邊，女學生中差不多是全體。

許多事情很奇怪並都羈雜一起。我不知道要贊成那一邊，然而沙麗華完全是贊成靖巴拿。在沙麗華的意見，尼克彼得士應該拋開對於斯大夏的

感情，主張公開與正義的，斯大夏不應繳進這樣的論文，無論如何，她是不能升到第五組來。

我完全同意于這些話，但在另一方面，我卻很歡喜尼克彼得士，在主義上，我也是常幫護少數者的。雖然學生中大部分站在尼克彼得士一方面，而多數的學校工作人却是反對他，自然，他們是有他們自己的意見。

各方面都想過以後，我陷于進退兩難之中，贊成沙麗華，抑是尼克彼得士？沙麗華說，如果我幫護尼克彼得士，就是殺主義。我不能立刻決定這問題。在我未得到解決以前，我不加到任何一邊去。

八月二十六日

新學期就要開學了，我同沙麗華去看伊凡諾夫，小組的書記。目的是去問什麼時候我們才能脫去候補者名義，做成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正式

團員。伊凡諾夫答應將我們的問題提交小組會議，并說我們在任何機會中都會被承認的。他又說，倘若我們歡喜，我們也可以做成活動者，他以爲我們正好是做得這樣的人。我聽了這些話，非常愉快。伊凡諾夫說，A.C.Y 的徽章不是最重要的事，發揮着正確的精神，提高我們學校裏的標準卻是需要的。我說，我們小組的前任書記西里斯格，勃林納夫應該注意這些。

呀，不，”伊凡諾夫說，“我完全不贊成你這話。你們的勃林納夫是一個很好的駕御者，如果全體共產主義青年將什麼事都留給書記，無論如何精力耗損的書記，也要爲工作過勞所疲。什麼事都推給書記，而其餘的人一點事也不做，不是合理。國家給與你們得到受教育的地位的機會，你們不沒辱這信任努力着，表示你們自己先鋒的價值，就是你們的責任。爲着這個目的，你們就應盡自己的能力去做工作，不要過分的去關心書

記。”

“我要問你些事情，伊凡諾夫同志，”沙麗華說，“你方才說到有教育的人，及國家給與我們加入他們地位中去的機會。是，我所要問的就是這些：我們女學生中的許多聰敏人，想在畢業之後進工廠去。倘若她們一刻也不等待，立即到那邊去，大約是很對麼？”

“她們爲什麼希望如此？她們在工廠中會做什麼事呢？”伊凡諾夫問。

“怎麼，自然是做工咯，如此會成爲勞動階級的一人。”沙麗華說。

“成爲什——什麼？”伊凡諾夫很驚異的說。

“成爲勞動階級的一人。成爲無產階級者。”

“但在離開學校之後，立刻到工廠中去做工是很困難。在工廠中的人是很年輕的時候就起的，”

“困難可以克服的。”

“她們無疑是能夠的。倘若就轉事業的一點

說，大約不會使你們年輕的姑娘們受什麼損害，’伊凡諾夫想着說。‘但這裏有一點，這是能合理麼？我的意思，這是能成爲合理的精力的利用。總之，極大的國民的錢的數量，都爲着你們消費了。這就是爲着你們的特殊的智識的用處而消費的。現在你們半途丟棄你們的智識，開始去受工場訓練麼？這意思就是費去額外多量的精力，才使得你們成爲工場勞動者。國家得不到這餘多的精力。而且我們現在有着很多的失業者，他們中許多人是熟練工人。我們現不爲他們找工作，而費了時間，金錢，精力，再來教訓你們，將以前已經費于你們身上的都丟給狗麼？不，同志，這是不會做的。我們需要醫師，教員，工程師，與種種的技術家。你們暫時忘了工場的事罷。’

“這是說我們沒有入工場的允許可能麼？”沙麗華上失望的聲調中說。

“這允許並沒有失去，”伊凡諾夫說。‘假使你

有十分決心，自然也可以進去。這裏不能，也有別的地方。不過你要冷靜的問一問自己，‘這是合理麼？’你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不是無腦子的愚人。假使你是關心着蘇維埃政府的困難，你就不應使牠增大，而要全力去排除牠。”

于是我問伊凡諾夫，在他的意見，如何才能使我們學校裏的標準提高。我們應該如何去做。

“在你們學校裏，沒有什麼工作。”伊凡諾夫說，使得我很憤慨。“然而，不能有結果。要有結果，你們應該停止說話，而去開始真實工作。”

于是我們問，譬如對！沙麗華與我有什麼工作能做。

“你們的少年團已經組織了麼？”伊凡諾夫問。

“這都像你所說的‘組織’那麼組織了。他們舉行嚴肅的宣誓，進行禮，赤色的領帶啦，加入行列啦，還有——”

“這就是如此。他們掛領帶麼？現在各學校中

少年團的先鋒都是沒有什麼做過組織運動的人所做的，這些前哨必定要使學校進于國家的社會的政治的生活中，組織自治機關，在種種方面幫助教員，包含着實際的訓練。獻力于少年的政治的，肉體的，反宗教的各種訓練。有許多我所未說的事他們能做。△什麼在你們學校裏只是組織了這樣的先鋒？

講着這些話以後，我們就回來。

八月二十七日

今天我爲着傅魯芬事件被審問。

這事非常嚴肅，西里斯格，勃林納夫被選爲審判人。他在初想推辭，後來却慚顏承認了。有二個告發代理人——阿爾馬克斯與銀格弗拉特肯——；兩個辯護人——尼克彼得士與沙麗華。

我被命坐在特設的位子上，傅魯芬也如此，陪審員由六個男學生，六個女學生組成，我看到存羅

格，爾幾滿士與夏西格，勃六莫夫同他們的幾個朋友也在陪審員之中，我覺得有些不安。

西里斯格開始審問說道：

“我們審問原告侖娜，哦洛佛所告訴的關於高斯他，賴勃茨夫在學校內組成不可忍耐的擾亂秩序的案件。高斯他，賴勃茨夫，你可申辯你的罪狀麼？”

“什麼罪狀？我只承認一件玩耍，這事件上，我不見有什麼罪。大家都壓過她。”

“‘大家’是誰呢？”

“全體同學。”

“你是被告并告發人麼？”

“這事情我沒有。”

“那麼，誰是告發？”

“沒有人告發，大家都壓她，這是一種遊戲。”

“在遊戲中必有領袖，譬如足球中的隊長。”

“足球是有組織的遊戲，而這一件却是無組織

的。”

“不錯，就是如此罷。侖娜，哦洛佛，你受損害有什麼說明麼？”

傅魯芬不響。

“怎麼樣，哦洛佛？”西里斯格用着審判的口吻說：“我們都等着你。”

“他壓着我。”傅魯芬像蚊子聲音般說着。

聽着的衆人都笑了出來。西里斯格搖着鈴。

“請大家肅靜些，否則我就禁止榜聽。那麼，哦羅佛，你可要說明受了損害麼？”

“阿木林，”高爾洛，巴爾托沙夫從榜聽席中大聲喊着：“她只承認被壓罷了。”

“巴爾沙托夫，你再說一句話，就請離席。那麼，哦羅佛，被壓是可以麼？”

“這是不好的。”傅魯芬輕輕的說。

“那麼，爲什麼不向值日的學校工作人告訴呢？”

“我嚇着。”

“你怕着什麼呢？”

“呀，你知道，他們要打我。”傅魯芬說。

大家又笑起來了。西里斯格問道：

“這是不合理的，哦洛佛，你從前可有看見什麼人打過女學生麼？”

“常看見的。”

“允許我問一句。”靖巴拿從旁聽席中說：“告訴我，哦洛佛，爲什麼這種毆打事情不引起學校工作人員的注意，而且爲什麼一個人不知道他們？”

“有什麼呢，這是一種遊戲，”傅魯芬說：“有時候，女學生也打男學生。”

“可以了，哦洛佛。”西里斯格，勃林納夫說。

“現在要問證人。法庭所傳問的證人是加羅凡君，她是當時值日的學校工作人員。愛倫娜，尼克西娜，你對於這事件有什麼話？”

“我要這麼說，”愛爾尼克太說，“賴勃茨夫是

一個背德兒，無疑的他是去壓服洛佛的領袖。哦洛佛所說為遊戲的完全不是遊戲，而是一種破廉恥的行爲。這在學校是不可恕免的。假使賴勃茨夫不在場，大家都相信不過是孩子氣的玩耍。但是現在是有了關於賴勃茨夫的事的別的報告。”

“我們不能審問其他的什麼報告。”西里斯格說，“另外，還有誰願作證人？”

“我做。”高爾格，巴爾托沙夫說。

“你有什麼話要說？請快一點。”

這時沙麗華突然立了起來。

“對於證人的說話，只是急速潦草過去，我提出抗議。”

“啊，可以。”西里斯格說，“說話拖得過分的長也沒有什麼道理。巴爾托沙夫，說罷。”

“好的。”高爾格說，“要討論的一暫是如此，關於這件事情，我也是參加的一人，為什麼單是賴勃茨夫要受審判。這不過一件普通的遊戲，假使這要

受審判。我們一天之中便要受幾次的審判。請校工注意，當他們自己在中等學校時候，是不是也有這種遊戲。”

“請說作學校工作人，巴爾托沙夫。”西里斯格訂正他。

“不錯，學校工作人——這不成什麼問題。就是在文學中，你也讀到過他們在描寫着惡戲。只不過那時候教員是握了大權力，可以由他們的心意鞭撻他們的學生；但現在却不能够了，所以他們發明這個審問來。”

“沒有什麼人發明這審問過。”西里斯格很嚴格的口調插着說。“審判是我們蘇維埃社會的組織形式。這就算了罷，請阿來克塞，馬克西密基對原告——

可是阿爾馬克斯忽¹⁴立起來說道：

“我拒絕發言，這事件已經十分明白了。”

於是第二個訴訟代理銀格，弗拉特肯立起來

說道：

“我要求極度的懲罰高斯他，賴勃茨夫——譬如把他開除出校去。他不能就倚着自己的手，每遇着一個女學生，總是在她的背上打一下。”

“是，但是她自己上星期扭拉了我的頭髮。”

“被告的發言請等以後說，現在請你靜些。”西里斯格說。

“我只是一回，有可做多少回數呢？”銀格問道。“我斷定設計去惡作劇的鬼命娜，哦洛佛的一定是他。他們都說，他們聽到她的悲叫很有趣味。如果我發怒了，或者用鞋子去打開他們的面孔，他們也敢來壓我麼？他們以後對於任何女學生都壓起來了，不是大恥辱麼，所以我要求嚴厲的處罰賴勃茨夫，如果不開除，至少也要給他在一星期內解答一百個算術問題。”

“學習不能算是處罰，”西里斯格說，“現在請辯護人說話。請你說，杜勃寧，”

“很好，”沙麗華說着，離開了她的位子。我轉過去看她，幾乎不認得她了。她的眼睛像火一般，她的頭髮都鬆着在頭上倒立着。

“倘若賴勃茨夫被開除了，”她說，“其餘的一切男學生也都要開除。只讓女學生單獨留着。起訴賴勃茨夫的弗拉特肯也告訴了其餘的全體，這很明白的不但賴勃茨夫要被開全體的人都應要罰在講堂中與走廊下，常有不斷的騷擾，沒有一個人能說，誰打了誰，或是說誰是最吵得厲害。假使我們是相互非難指摘，就違反了我們正當的意識。蘇維埃政府實行男女同學是要解放婦女，確立性的平等。或者賴勃茨夫是比其他的人多歡喜動手也未可知，但這決不能是破壞無產階級革命所創立的新的社會秩序及分離男女同學的理由。

“請問，爲什麼從沒有人用甜言蜜語來困辱我，也沒人在我的背上打擊過？這不過因我不做這樣的事，也不允許人家對我有這樣的事罷了。我對

于另外的人也是如此。我提議不應說賴勃茨夫有罪，法廷應該宣告歡喜此種戲談的女學生的罪狀，或者把她們開除幾個——”

“我請尼高萊，彼得羅維基說話。”西里斯格說。

“我覺得在杜勃寧的言論以後，沒有多少話要說。”尼克彼得上說：“然而我可加這句話，無論是誰，心中總在二個要素不絕的爭鬥着——善與惡，普通都稱這二要素為神明與惡魔；光明與黑暗等等。我們在文學上也能見到這些語。譬如莎士比亞的戲曲‘亨利王’。亨利王子同一個酒醉而放蕩的人叫做福爾致太夫的很要好；他們一同出去，搶劫走路的人，一同吃着酒等。後來亨利做王了，福爾至太夫急忙去看他的老朋友，想得着什麼賞賜，或者再有些豪暢的酒宴款待。但是事實上，福爾致太夫是弄錯了。亨利差不多不記起他，當他記起時，覺得對他是一件悲痛的噩夢般的事。這件事情的結

束是怎麼樣，你們可以明白想得。在每個人心中，也有一個亨利與福爾致太夫。有時候，尤其在年輕時，福爾致太夫是比較占優勢。但他起了對於他人的責任時，亨利會得勝利是一定的。那時候，福爾致太夫的分量變成悲痛難過的事了。你們以為賴勃茨夫的行爲是有罪，我却同意于杜勃寧的話，這是沒有什麼罪。這沒有比普通學校中學生的惡作劇有什麼不同。我們對於賴勃茨夫心中的福爾致太夫不應該怎麼去計較。這將如雪煙地消滅去，而且決定賴勃茨夫真有罪也不過是助長他心中的福爾致太夫。然而在賴勃茨夫的本來，却是亨利勝過了福爾致太夫——即是善超過于惡。”

那時，阿爾馬克思突然跳出他的位子。

“允許我說一句話。”他喊道，“我是告發人的代理人，對於辯護人有辯駁的權利，尼高萊，彼得羅維基方才說到善與惡，并說在賴勃茨夫是善超過于惡。我可以如此主張說：‘依真上說’，賴勃茨夫

的行爲‘是站在善與惡之上，依量上說，是時代的過剩。’說完了。”

沒有一個人懂得他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對尼克彼得士說，他是歡喜莎士比亞，無論何時，他是說着莎士比亞。）

“現在請被告說話。”西里斯格，勃材納夫說。

“我不想辯護自己。”我說，“我不應受責罰，這是大家所知道的，我辯護自己，即是辯護了這喜劇歌劇。但這是我所要說的話。尼高萊·彼得羅維基與阿來克塞，馬克西密基都談到善惡問題。在‘政治教程’上說，社會上沒有什麼善惡的事情，什麼事情都是依着經濟關係而定的。所謂‘善與惡’不過是理想主義。譬如說，我沒有想到在我肚子裏有什麼善與惡。有很多的東西吃時就好，餓着時候就壞。如果各人來侵犯我時，我就要去打爛他的面孔。這就是我的話。”

陪審員退席，停止了五分鐘。當他們回來時

候，我心裏忽然跳起來。假使我被開除了，怎麼樣呢！但是，浮羅格，司幾滿士官讀道：

警戒着 賴勃茨夫，今後不準再有惡作劇，并且教訓着哦洛佛同其他的女生，不要忍受什麼撲擊與壓抑等事。”

這事依着沙麗華的意見決定。

八月二十八日

一張新壁報標題爲“對於尼克彼得士”的貼出來了。上面沒有號數，也沒有署名。

我仍舊沒有決定加入那一邊。我對於這壁報沒什麼關係，也不知道誰發行的。沙麗華對於此事也不知道。報上有下面這樣的短論文：

藥——對爛舌頭的爭鬥

“伊凡，伊凡諾維基，阿木林教授發明一種對於最近所蔓延着的危險流行病爛舌頭的治療

法。

“這個醫藥界惟一能人，他在二個蕃瓜的形式上，偶然得到了諾貝爾獎金，就以他未來的精力，全都盡力于上述疾病的爭鬥”

“伊凡，伊凡諾維基，阿木林教授發見了爛舌頭的細菌。這細菌是非常的發達，在怠惰外皮上被謠言虫所咬傷而起的。這個偉大的醫家，很有興味于科學，曾將上述細菌注到自己身上，結果，他在一分鐘內要說一千多句的話，其中有十分之十二是最穢污的下流穢言。然而謝謝這位醫家的英雄的，堅忍不拔之苦志，發明治療上述疾病的方法。這個藥方依照着柯茨基及其他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作者的論理，發明者稱他為‘惡口殺。’

“這藥是在工作中，工作後及就寢時服用。

“阿木林同志又舉出 在這可怕的疾病治療期中所應注意的特殊養生法。

“爲着要有好結果(即減少細菌一分鐘間二十五罵人語以上的活動)病人應得不絕討論下面的題目:

“(1) 一八一三莫斯科的大火與我們校裏學校工作人忽視規則之比較。

“(2) 機器船，農禮服，釘子，與非儀中聖餐禮的異同點。

“(3) 從發光的禿頭上去點香煙的問題(用數學的證明。)

“在我們通信員的會談中，阿木林教授說明下面的事：他從格藏大臣的通牒在星期評論上面刊出時，即注意到這疾病的有世界重要性。在這流行病傳播于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內後，教授爲着特別調查之目的到俄國來時，才發現在我們學校裏有這病。

“已經預備着幾噸抄節油來摩擦病人的爛

舌頭。”

這是非常對的，我很贊成牠。只是我內心的爭鬥一天一天厲害了。我要贊助或反對尼克彼得士呢？有一傳說，說尼克彼士最後預備着辭職的決心。他若走，學校更是空虛了。

我將自己的疑問向沙麗華說。她事說：她在這問題，感到十分苦痛，但是一個人應得服從自己的主義。沙麗華又說，個人的問題不應在歷史上佔到一部分的事實也是很明白的，自然這是很對的。

八月二十九日

我最後決定去看尼克彼得士，我說道：

“尼高萊，彼得羅維基，當是個人的分子與社會的分子衝突時，我們應得先向那邊走？”

“向着社會一方面。”尼克彼得士說。

“我知道了。依這情形說，我不能站在幫護你

的一方面了。雖然這對於我是十分難堪的事，可是我只得加入你的敵黨中去。”

我們完全不需要什麼黨派，”他說，我覺得他是非常用力的說。“我知道我——是錯誤了。我將離開學校。因為一時之間，我將個人的放在社會的上面。”

我幾乎哭了出來。我們的談話就於此停止。

八月三十日

沙麗華與我現在是A. C. Y. 的正式團員了。我們在滿場一致中通過的。並且委任我們組織赤色少年團先鋒。這是第一次的黨務工作。

尼高萊，彼得羅維基，奧寺岳夫離開學校的事，今日正式決定宣布了。我將到他的家裏去看他。

九月一日

我充任先鋒的代表加入學校評議會。赤色少年團員把我舉起來。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但羣體的少年朋友似乎都歡喜我的。

我們的先鋒萬歲！